

嘯龍吟

旧参

I 246.4

2 2 M

(4)



27671

◎ 武俠長篇小說 ◎

虎嘯龍吟第四集

◎ 紹興朱貞木撰 ◎

1941

1247671

虎嘯龍吟第四集目錄

第 六 回	第 五 回	第 四 回	第 三 回	第 二 回	第 一 回	
偏 屈 奇 才 ○ 折 腰 更 半 生 落 拓 ○ ○	草 堂 逸 士 ○ 蟻 陣 鬥 奇 兵 ○ ○	璇 閣 佳 人 ○ 鶴 醪 佈 巧 計 ○ ○	華 鏓 三 更 ○ 玉 女 舞 梨 花 ○ ○	海 市 蜃 樓 ○ 扶 餘 通 秘 道 ○ ○	荒 島 絕 壑 ○ 旖 旖 作 元 戎 ○ ○	龍 吟 驚 海 窟 ○ 奇 事 重 重 ○ ○
荒 山 闖 怪 獸 ○ 強 項 令 千 里 馳 驅 ○ ○	荒 郊 養 痾 ○ 嬌 女 慰 親 心 ○ ○	狹 路 逢 仇 ○ 奇 巧 揮 獨 臂 ○ ○	雀 選 起 風 波 ○ 恩 仇 了 了 ○ ○	雀 選 起 風 波 ○ 恩 仇 了 了 ○ ○	雀 選 起 風 波 ○ 恩 仇 了 了 ○ ○	

武俠
小說

虎嘯龍吟第四集

第一回

狹路逢仇。奇丐揮獨臂。
荒郊養病。嬌女慰親心。

上集說到艾天翻到蘇州去從師習武，那奚景軒家中，上上下下原是被張長公點了穴道，過了幾個時辰，個個如夢方覺，奚景軒醒來，身上兜着十幾兩銀子，還附着一張大仙爺手諭，寫明這是佃戶繳還租銀，如再設計囉呢佃戶父女，本仙定即嚴懲不貸，揚州人本來迷信很深，奚景軒又是色厲肉花的俗吏，誰也想不到是張老英雄做的手腳，反而誠惶誠恐的設起大仙爺牌位，早夕鮮花供養，再也不敢想那女子的計策了，且說艾天翻負笈從師，跟着張長公到了蘇州，張長公家在蘇州桃花塢，本是個幽勝之地，張長公自從江湖洗手以後，隱居桃花塢已有十幾個年頭，老婆早已亡故，膝前只有一女，年已十九，芳名緞蘭，就是後來的千手觀音，那時正在妙年，長得端麗非凡，慧智絕世，非但武功盡得乃父真傳，文學上也是一個不遑進士，父女二人，因為不同外人交接，家中除出一個老蒼頭應門，料理些俗務，便輕易沒有間雜人等進門，幾間竹籬茅舍，幾畝花畦藥圃，打掃得明潔無塵，父女二人平日練功夫以外，灌藥澆花，吟詩敲棋，享些世間清福，

可是張長公想到男大須婚，女大須嫁，未免平添了一樁心事，而且這位嬌女，是個巾幗英雄，又是志高氣傲，目空一切的，物色夫婿，却也不易，那天張長公獨自到揚州去訪一個老朋友談談，無意中遇着艾天翹，略一打量，便覺此子神俊氣逸，卓爾不羣，又見他那番豪邁舉動，代那佃戶打起抱不平來，一發對了自己脾胃，心裏一轉念，就暗地跟進奚家，用遊戲手段，代他們輕輕救出佃戶女兒，又引艾天翹到了城外舊廟，細細盤問一番，才收入門牆，跟到蘇州，在張長公主意，以爲艾天翹文事有餘，武事不足，好在年輕，破費自己幾年陶鎔，不難造求一個文武全材的英俊少年，那時門徒而兼子婿，在自己家中，可以了却向平之願，自己百年以後，武功血食都有嗣續之人，何等完美，不過目前暫可放在一邊，且看這幾年艾天翹心術何如，再定進退，張長公打了這個大主意，把艾天翹帶到桃花塢，早晚悉心傳授武功，看待他如親骨肉一般，這位緞蘭小姐落落大方，同艾天翹便像親姊妹一般，而且從旁指點，艾天翹武功格外進步神速，三年以後艾天翹已前後判若兩人，一半艾天翹立志甚高，聰明絕頂，聞一知十，一半張長公爲着艾天翹存着另外主意，格外盡心傳授，兩下一湊，艾天翹武功自然進步飛快，非但各種兵刃件件精通，連張家獨有的百步神拳，也略得要領，不過百步神拳是內家一派，全仗平日水磨功夫，決難躡等而進，艾天翹功候不到，較之緞蘭小姐，還差得多，幾年下

來，把張長公女性氣却都摸熟了，平日張長公看待自己一份神氣，同言語之中時時鼓勵的口吻，明白老人家對待自己，門徒以外，還有進一步的希望，本來自己看得級蘭小姐同天上神仙一般，倘能真個蒙老人家青眼，得到這樣神仙眷屬，真比南面王還要快樂得多，因此在級蘭面前，一發恭而有禮，級蘭小姐也看出老父的意思，自己暗地琢磨，也有點芳心可可，三人這樣心照不宣，平日相處，也就無異家人父子，艾天翻居然還能以禮自持，雖然同級蘭早夕相見，絕不露出輕薄之態，只一味拚命用功，果然有志竟成，再過了幾年，武功大進，差不多把張長公一身絕藝盡數得去，但是練武功的人，學到了家，還須出外訪友，閱歷一番，張長公也教艾天翻到各省去遊歷一番，長點見識，結交幾個成名的英雄，在艾天翻自己也要露一露一身能耐，做點俠義事情，顯顯自己名氣，好博級蘭的歡心，不過廝守已久，一日分離，實在不大好受，而且自己師傅盡管平日語氣之中，流露出招贅之意，却没有直截痛快說出來過，就是級蘭本人，平日嘯寒問暖，非常體貼，可是婚姻兩字，也絕口沒有透露過，此番出來遠別未免忐忑不寧，幸而臨別這一天，張長公級蘭置酒饒行，當席叮嚀了許多閱歷江湖的門檻，又約定不准走遠，無論如何，游歷到一年光景，必須回來，因為自己風燭殘年，有椿心願等你回來舉辦，你須切記在心，艾天翻聽了這句話，心上一塊石頭頓時落地，細味老師這句話，明明是

囑咐自己游歷回來，舉行入贅大典，偷眼一看，緞蘭似乎蛾眉深鎖，大有惜別之意，剎時却又揚揚如平時，只舉杯勸飲，殷殷叮囑一路小心，一年以後，快快如約回來，免俺父女盼望，艾天翻聽得喜慮交併，只可快快告別，那知道一別，情海中生出萬丈風波來了，張長公父女自從艾天翻走後，屋中缺少一個人，頓覺冷清清的格外如世外桃源，張長公又非常鍾愛艾天翻，一天到晚，總要把艾天翻三字提幾遍，緞蘭小姐天性純孝，知道老父記望愛徒，悉心服勞奉養色笑承歡，想盡法子替老父解悶，忽然想起已曾出嫁的阿姊緞秋來，住在太湖，路並不遠，何妨叫老蒼頭去接來，盤桓幾時，熱鬧熱鬧，張長公知道她主意，却連連阻止，因為緞秋正幫她丈夫呂元整頓太湖基業，事關重大，不可以私廢公，緞蘭只好作罷，幸而光陰飛快，一年易過，父女二人屈指艾天翻出門到今，已到一年之約，想必快要回來，每天張長公含着旱烟袋，背着手到桃花塢外溜躡一回，盼望那艾天翻到來，但是一天天這樣盼望，總是長吁短嘆的回家，轉眼又是春盡夏來，艾天翻依然踪影全無，最奇自從艾天翻拜別遠行，始終沒有得到他一封平安信札，連一個便人口信都無，父女二人未免有點詫異起來，張長公放不下心，同緞蘭一商量，決定到揚州向艾天翻兄嫂一探消息，順便探望幾個當年老友，主意打定，立時獨身，走揚州城內，到了艾天翻的兄嫂家中，却值天翻的兄經商遠出，只剩他嫂氏守家，一問天翻消

息，他嫂氏說，天翻自從一年前來家探望一次，據說學藝已成，要各處訪友，只住了一夜，就拔腳走了，直到現在，信息全無，他的阿哥正想到蘇州探望老師，打聽他的消息呢，張長公問不出所以然，只可無精打采的轉身出來，想起城外開元寺老方丈六指頭陀多年不見，路又不遠，何妨去同他談談，信步行來，恰恰又經過奚翰林的大門，一想不到，萬一被幾個惡奴識破，倒老大沒趣，慌一低頭，脚步加緊，如風趨過，走過奚家門口時，隱約看見門口圍着一堆人，人叢中似乎有個奇醜老乞丐，同奚宅家奴纏繞不休，自己走得快，也沒在意，霎時來到城外吊橋上，想起初見艾天翻，代他救了佃戶父女，一晃已是好幾年，望到橋下河流中自己的倒影，頭上鬚髮皓然如雪，又想起壯年躍馬橫刀景象，一幕幕影上心頭，不禁楞楞立住，一搔頭皮，仰天長歎，歎聲未絕，猛聽得身背後哼哼一聲冷笑，急轉身一看，不覺一楞，只見橋上遠遠立着一個奇醜的獨臂老丐，兩眼如火，鼻孔撩天，面如瓜皮，髮似枯草，穿着一身七零八落醜醜難聞的破衣，斜背一個破黃包袱，露出一身人臘似的乾皮膚，緊包着一串骷髏骨，左臂自肩以下，截如刀削，右臂伸出鳥爪般的瘦指，握着一根乞棒，向張長公一指，裂着滿口巉牙的大嘴，發出怪梟似的笑聲道，張老英雄，幸會，幸會，想不到在此地不期而遇，倒免了我一番跋涉了，說罷，又是一陣磔磔怪笑，聲音而銳，非常難聽，張長公自隱居桃花塢以後，同

江湖上久已隔絕。除去幾個老友，也絕少有人來找他的，今天碰着這個怪乞丐，聽他口氣，似乎認識自己，而且還想專誠造訪，暗暗奇怪，可是打量這副怪形狀，滿肚皮摸轉，也記不起有這人來，暗忖這人必非善類，找自己也決沒有好事，這樣心裏一轉，面上依然一絲不露，笑問道，恕老朽眼拙，記不起足下高姓大名，未知足下怎知老朽姓氏，想尋老朽有何見教，那怪丐一聲冷笑，正想答言，忽聽脚步聲響，有人走上橋來，怪丐一指前面林內一片亂墳堆，低聲說道，張老英雄英名猶在，胆量過人，請借一步奉告，張長公這時益發瞧料來意不善，却也不懼，點頭道，好，請足下先行一步，怪丐一柱乞棒，拖着一雙爛草鞋，踢塌踢塌跑下橋，向林中奔去，張長公隨後跟來，暗自留神怪丐身法，只見他跑下橋以後，一陣風似的奔去，並不腳踏實地，從橋下到那邊樹林，還隔着一片綠油油的草地，怪丐兩脚不沾一塵，脚跟提起，脚尖微點草面，一路飛行，竟是內家凌波躡風的絕頂功夫，頓時大吃一驚，這才想起二十年前的舊事來，原來張長公看那怪丐一路飛行功夫，猛然記起從前八俠之首了因和尚的門下，都有這樣能耐，有一個俗家徒弟，天生是個獨臂，江湖上稱爲獨臂俠，其實他姓冷雙名擎天，取隻手擎天之意，這冷擎天雖是從小殘廢，却深得了因真傳，一身功夫，在了因門下首屈一指，後來了因多行不義，被呂四娘白泰官甘鳳池呂元等七個師弟，大義滅親，合力除去，那時冷擎

天恰恰不在跟前，免了殺身之禍，却因此把呂四娘這般人恨如切骨，苦於力量不夠，沒法替師傅報仇，設法投奔臯四子王郎，獻了許多毒計，把那江南七俠弄得死的死，遁的遁，終算替乃師報了仇，最奇他居然機變過人，看清雍正猜忌毒辣，決無好結果，未等雍正登極，早一抽身出來，却被他收羅許多門徒，在福建武夷山內，人跡罕至的一座峻陰山上，開闢了一個寨基，派幾個親信徒弟守住山寨，自己化裝成各色人等，混迹通都大邑，劫取富商鉅宦的奇珍異寶，仗着一身出色本領，巧取豪奪，從未破案，幾年下來，他山寨內結聚了無數珍寶，把山寨築成許多隧道密室，裝飾得不亞皇宮內苑一般，他却有一樁好處，只愛財，不愛色，如果門下犯着探花，立刻傷在他寶劍之下，有一年春天，正值張長公大女兒紉秋出閣這一天，那時呂元名頭也同白泰官甘鳳池相仿，官廳時常注意他們，那敢明目張胆的嫁娶，好在新郎新婦都是人傑，倒不拘此小節，只一葉扁舟，就把新娘接去，那時呂元尙未開闢太湖某業，只在浙江上游嚴陵灘畔幽隱處所，背山面水築了幾間草廬，權爲新婚洞房，張長公一時高興，愛慕嚴陵灘風景絕佳，直送女兒到婿家來，每天同着愛女新婿游釣於山嶺水涯，領略無邊幽趣，一天獨自短衣草履，一荷着釣竿，到了江邊，撿了突出的一塊大石磯，磯旁鑽出一株歪脖高柳，綠陰如蓋，正把一輪紅日擋住，張長公大樂，雙足微點，帶着釣絲跳上石磯，盤膝坐下，看那灑灑碧

波中，游魚啜喋，自在游行，有幾尾竟是尺許長的鱗魚，這樣活跳的鱗魚，本是錢江出名的珍品，忙慢慢放下釣絲，凝神一志的靜等魚兒上鉤，釣了半天，只釣得幾尾細鱗白條魚，鱗魚竟不上鉤，抬頭一看，日影近午，只可立起身，收拾起釣具，一伸手，摘了一支柳枝，把兩尾魚穿好，蹀上岸來，忽聽得頭上山腰松林內，有一個怪聲怪氣的人說了一句此地便好，就此請教賢伉儷幾手絕藝罷，又聽得紉秋嬌喝道，你這人太沒分曉，人家不願意同你交手，怎麼這樣纏繞不休，老實說，你這種殘廢乞丐，誰願意與你較量，張長公正聽得詫異，忽聽那人哈哈一聲怪笑，大喝道，不知死活的小輩，死在眼前，還敢目中無人，張長公大驚，把手上釣竿魚兒一拋，颯，颯，颯，接連幾蹤，已到山腰，兩臂一分，一個孤鶴橫空，業已飛落林內，睜眼一看，自己女兒女婿都戴着竹笠，提着土錘，立在一邊，對面松樹底下，立着一個奇醜不堪的獨臂乞丐，伸出一條焦炭似的長臂，鷹爪似的瘦指，指着呂元夫婦喝道，想不到太爺今天會碰着你這忘恩負義幫兇助惡的小子，更想不到你這小子逃在此地，還娶了個嬌滴滴的媳婦兒，看你這媳婦兒，大約也有幾手，來，來，來，你們一齊上，太爺一塊兒打發你們回老家去，怪丐正罵的高興，冷不防林外又飛進一個體貌清癯半老年紀的人來，話鋒畧頓，正想喝問，呂元已從對面慢條斯禮的踱了過來，笑嘻嘻向怪丐拱手道，足下素未謀面，無端辱罵，未免可笑

，怪丐亂髮上豎，怪眼圓睜，不待呂元再說下去，厲聲喝道，太爺就是武夷冷擎天，恨俺早離師門，被你們這般兇徒恃衆欺寡，謀害了俺了因師傅，別人猶可，你這小子不想從前在祖師爺朝元和尙門下，年紀最小，入門最晚，一點能耐，完全你大師兄代師傅受，你偏受恩不報，倒行逆施，俺今天如果把你輕輕放過，江湖上從此不用講義氣分尊卑了，說罷，一跺脚，獨臂一揚，鷹爪似的五個手指，一伸一縮，便像鋼鈎一般，同時全身骨節格格山響，臂上腿上，登時墳起一塊塊的栗子肉，好像耗子般在黑皮膚裏邊週身亂鑽，最奇瘦得像枯骨的一隻臂膊，剎時似乎比先大了幾倍，長了幾寸，這時呂元夫婦同張長公都吃了一驚，雖沒有同他見過面，早聽人說起了因門下有這麼一個人，雖是獨臂，功夫不在了因以下，此刻看他運用易筋經的功夫，十分老辣，便知不易對付，張長公恐怕愛婿吃虧，慌上前含笑說道，在下蘇州張長公，久仰老哥大名，今天幸會，實在難得，老哥替尊師雪恨，原也應該，但是從前朝元禪師留有遺囑，吩咐八個門徒，如果日後八人中有一不守師訓，貽害良民，不論長幼，代師行罰，把他除掉，這層老哥你也知道，那時小婿年紀輩分都小，幾位師兄抬出先師遺訓，怎敢不從，事後小婿何嘗不捶胸痛哭，悔不欲生，可是話又說回來，尊師了因忒也兇殘，就是幾個師兄弟不自遵師規，也難保首領，現在事過境遷，怨仇宜解不宜結，何況彼此除去這點夙恨以外，平日

聞名不見面，別氣過不去的事，在下勸老哥留個人情，把令師私仇消釋開去，彼此以祖師爺遺規爲重，依然大家是一家人，日後江湖上也都有照顧之處，豈不是好，老哥是明白人，今天看在下薄面。丟開手罷，張長公說罷，冷擎天面色鐵冷，兩條倒挂橫眉一動，哈哈大笑道，說得好輕鬆的話，俺也知蘇州有個張老前輩，端的功夫出衆，令媛當然也是家學淵源，這位呂小子，更不用說，把自己大師兄都能夠殺掉，俺這殘廢乞丐，當然不在你們三位心上，閒話少說，是非嘴上是辦不清的，你們六條臂膊同咱一條臂膊交手，這樣便宜事，難道還要担心麼。他這樣淋漓盡致的一陣挖苦，連鐵石人也要動心，呂元雖然涵養到家，也難忍受，把頭上竹笠除下，向級秋遙遙一擲，便向他老丈說道，岳父且請遠立一邊，這位冷先生擠得小婿沒法，只好同他周旋一下，張長公默然退後，冷擎天更不待慢，就在一聲怪笑聲裏，一個箭步，縱將過來，單臂一起，就是一個獨劈華山的招勢，向呂元蓋頂砍來，掌風颯然，疾逾迅雷，如果被 he 砍上，腦袋立刻分家，呂元功夫何等精深，等待掌鋒切近，一偏身，左腕虛勾，右拳疾吐，用了一着挑裁互用避實蹈虛的手法，朝冷擎天左肩穴擊去，冷擎天接招還招，全仗右邊一隻手，左肩當然空虛，交手時節，全身力量重心，比較普通四肢完全的人，似乎應該吃虧一點，那知這怪物非同小可，一條瘦臂，渾如鐵鑄，而且剛柔互用，運用自如，比八臂哪

此還厲害幾分，起初舉掌下臂，原是試敵的虛招，呂元一應招，立時臂隨身轉，指東擊西，忽蹤忽橫，變化萬端，而且招數奇妙，與衆不同，掌風所到，呼呼有聲，尖風砭骨。遠看去他身上滿是臂影，非但看不出是個獨臂，反而像滿身都長着手臂似的，呂元應付之間，竟瞧不透他用的是那一路拳法，知是勁敵當前，不敢疏忽，慌把自己一套獨門功夫五拳施展出來，這套拳法他自從華陀五禽數內揣摩出來，像的是龍，虎，豹，蛇，鶴，練的是神，骨，力，氣，精，內外都是五個字，所以名爲五拳，兼有內外宗派之長，是呂元從小苦練出來的獨門功夫，端的門戶謹嚴，無懈可擊，冷擎天雖是毒辣，一時却也難以佔得便宜，這樣兩人三條臂，勾欄封解，由慢而緊，各逞絕藝，已戰到四五十回合，兀自未分勝負，忽見冷擎天一聲怪吼，托地跳開丈許遠，獨臂一輪，鋼鈎似的五指，向空忽拳忽舒，來了幾下，兩隻怪眼，暴突出來像雞卵一般大，睽睽如火，直注呂元，身子却挺立不動，這時冷眼旁觀的張長公，看得來人不弱，原已代愛婿捏把汗，此時又見冷擎天無故跳出圈外，現出這付怪相，正以爲異，呂元却已殺得興起，幾個連環進步，已逼近前去，冷擎天兀自像木雞般卓立如山，等到呂元掌臨切近，猛地一伏身，身子一幌，已到呂元身後，呂元急轉身，冷擎天雙足微點，又從頭上飛了過去，這樣來了幾次，呂元心頭怒發，雙臂齊揮，冷擎天却又步步後退，這功夫遠觀的張長公猛然省

悟，驚喊一聲不好，這廝用神功般禪掌的毒着門，一言未畢，身旁級秋一聲嬌叱，金蓮微頓，縱向前去，說時遲，那時快，冷擎天未待級秋趕近，驀地牙縫裏起個霹靂，大喊一聲，着，同時疾伸獨掌，遙向呂元胸前一推，呂元正放步追去，原自留神，不意經他猛然大聲一喝，略一疎神，突覺胸前如中鐵杵，胸口一痛，兩眼一糊，身不自主的突然往後倒退，恰好級秋身後趕到，一伸手扶住呂元，冷擎天哈哈一聲狂笑，轉身拔步便走，級秋大怒，一蹶腳趕上前去，猛覺頭上黑影一幌，自己老父已用出當年絕藝，一個海燕掠波勢，憑空飛出去五六丈遠，正落在松林口攔住冷擎天去路，雙手一抱，峙立如山，冷擎天看見阻在路口，冷笑一聲道，難道張老英雄也要賜教麼，但是冷某怨有頭，債有主，犯不着欺侮無怨無仇的人，怨冷某急於走路要失陪了，言畢，一蹶腳，從張長公頭上飛越過去，張長公一聲不響，待他飛近頭頂，一伏身，連人帶拳向上一冲，只聽得冷擎天飛身落地時，鼻子裏哼了一聲，回轉頭來，惡狠狠向張長公點頭道，好，再見，說了這句，如飛的奔向山下去了，張長公也不追趕，慌向呂元級秋所在走來，只見呂元自己在地上盤腿坐定，閉目調息，運用內功調理胸口內傷，級秋蹲着，帮着按摩丈夫的週身血道，張長公一俯身細看呂元面上，隱隱罩了一層青灰色，額上滿布着一粒粒汗珠，慌喊道，此地不妥，仔細山風，快回家去，俺有法治，呂元不住點頭，却已無力

起來，緜秋把丈夫攔腰抱起，背在背上，却問道，爹，這樣輕輕把兇徒放走，女兒真不甘心，張長公在前邊走邊說道，這廝中了我百步神拳，居然落地時，還能拔步如飛，實在不能輕敵，俺也未必準能勝他，雖然如是，聽他落地時一聲哼，也夠他養幾個月的傷，三人一邊說着走下山來，張長公一看山脚下自己拋掉的釣竿，被人拗斷的粉碎，兩尾白條尾，倒依然串着柳條，在草上亂跳，折斷的釣竿，想是冷擎天恨極張長公的表示，張長公一笑，拾起柳條串的魚，護着女婿女兒回到草廬，百事不做，先把自己帶來的一袋草藥，檢了幾味，濃濃的煎了一碗，教呂元吃下，再用許多丹藥，敷在胸口，隔了頓飯時光，呂元嘔出許多紫血，出了一身大汗，頓覺清爽許多，可以坐起來講話了，緜秋這才長長的吁了一口氣，呂元却問道，這廝手脚，起初也不過如是，後來幾番游關，小婿也明白他定有毒計，也曾暗運內功小心備防，不料竟着了這廝手脚，而且這廝這着，竟同老丈百步神拳相仿，張長公慌搖手道，你元氣未復，不要多言，且聽我告訴你，這廝剩了一只手，能夠把神功般禪掌練到這個地步，真也不易，本來這種掌法，同百步神拳差不多，相差在一個是發掌開聲，一個是不必開聲，照你這一身內功時候，本來可以抵擋，因為冷擎天狡毒異常，看你內外如一，沉着應戰，不易攻取，故意同你游關幾下再引你遠遠追去，使你神疏氣散，便乘虛而入，你又是新婚以後，破了童子功，幾

下一湊，却被那廝佔了便宜，但是換了功夫差一點的人，豈止這點內傷，早已一命嗚呼了，緞秋正手上拿着藥站立在床邊，忽聽到父親毫無顧忌的說出新婚破童子功的話來，頓時兩頰緋紅，一轉身，飛步而出，後來呂元調養了把個月也就復原，張長公游興已盡，也就別了女婿，回轉蘇州，把冷擎天這個人，也就漸漸淡忘，不在心上了，上面這一段補敘的故事，就是張長公探聽艾天翻消息，在揚州城外碰着怪乞丐，猛想起二十年前的椿舊事，現再接說張長公想起了這椿舊事，知道前面走的怪乞丐，定是當年的冷擎天，想不到二十年之久，還會找來報仇，想到這許多年冷擎天定必格外厲害，自己年衰氣薄，恐怕不易抵敵，不覺心頭亂跳，冷汗直流，但是冤家路窄，既已碰上，只好拚個死活，心裏這樣一盤算，兩隻脚已到林內，一抬頭，怪乞丐已把手上乞棒丟在地上，獨臂叉腰，像兇神一般立在前面，一副怪像，比二十年前還要醜惡十倍，心裏又轉念，這怪物無論如何厲害，年紀也快到五十，未必定能勝我，面上却依然笑嘻嘻道：老哥有話，就請見教罷，怪乞丐冷笑一聲道：張老頭子你真個不認識我嗎，當年你仗着百步神拳，帮你女婿，乘我不備，暗下毒手，在你以爲冷某準死無疑，那知俺百煉金剛，豈懼你這點微末之技，照理你這一拳之仇，早應該同你算帳，不過俺這人與衆不同，你這一拳之仇，完全因爲自己愛婿，平日在江湖上也沒有凌辱過人，何況俺當時並沒受傷，所以

俺並沒有報復的心，你想真要報仇，豈待今日，就是當年俺懲誡呂小子，也是手下留情，你如果懂得神功般禪掌的奧妙，定可明白的，這是以往的事，也不必提他，現在俺要找你，在你定以為報仇來的，其實不然，却是另一樁事，因為咱門下雖多，却沒有一個可以傳授俺衣鉢的不料事有湊巧，新近俺收了一個得意門徒，名叫艾天翮，言方出口，張長公驚得啖的一聲，喊出口來，怪乞丐獨手一搖道，你且不要驚奇，聽我告訴你，我知道艾天翮也是你的得意門徒，是艾天翮自己口中告訴我的，學武藝的人多拜幾個師傅，不算為奇，艾天翮雖然從此住俺門下，你們師弟情分，還依然存在，不過以後能否與你見面，要看你們緣分了，所以俺特為此事，老遠跑來通知你一聲，免得你盼望他，他這一番話，把張長公聽得呆在一邊，做聲不得，心中一分難過，比打他幾拳還要難受，因為自己費盡心力把艾天翮教成一身功夫，眼看東床雀選，子婿兩兼，萬不料一出門，平白地被這老怪物奪去，聽他口吻，從此想見一面都為難，最奇怪艾天翮未必不明白我對待他一番恩意，怎肯輕輕拋却，就照他平日聰明高傲，豈肯平空拜這老怪物為師，其中定必另有別情，張長公這樣一轉念，向怪乞丐道，天翮能夠拜在老哥門下，這是他的福氣，但不知現在天翮住在何處，老哥尊府在於何方，因為天翮臨別，同老朽一年為約，有許多緊要的事，必須同天翮當面討個下落，請老哥賞個詳細地址，老朽也可發門負

荆，怪乞丐不待他再說，鼻子裏哼了一聲，高聲道，你要問俺住址麼，老實說，黃河以北，凡俺足跡所到，都是俺的住址，也都有俺的門下，至於艾天翻，俺已派他到雲南貴州一帶辦事去了，你怎樣能同他面談要事呢，張長公越聞越驚奇，脫口問道，老哥怎麼把新收門下的愛徒，就派去辦這遠道的事，而且老哥自己說各處都有高徒，都有住址，想必老哥神通廣大，這幾年定有非常事業，但是老朽却一點沒有耳聞，老朽既蒙老哥諒解，釋去前嫌，老朽對於艾天翻二次拜師，也決沒有不滿意的意思，不過艾天翻家中還有兄嫂，老朽處也有未了的事，所以盼望他回京料理一下，倘蒙老哥惠允，讓天翻先回來一次，老朽格外感激不盡了，怪乞丐等張長公說完，呵呵大笑道，想不到張老英雄在家納福了許多年，江湖上的勾當這樣隔膜了，說了這句，一俯身，拾起地上乞棒，忽地一旋棒把，颯的掣出一把漆黑錚亮的鐵扇子來，向張長公一揚，大笑道，百言抄一總，你看到這把扇子，就明白這幾年我做的事了，張長公一看這把鐵扇子，頓時又驚又怒，把雙目精光四射，恨不得一口把面前怪乞丐吞下肚去，厲聲喝道，這幾年我早耳聞長江一帶，沸沸揚揚說有鐵扇帮出現，專用詭計騙取紳宦珍寶財產，爪牙甚多，獨樹一幟，原來就是你就怪物作祟，你在長江一帶害人與老朽無關，將來自有你的報應，你不應該把老朽門下誘入你無法無天的帮內，你要知道艾天翻是一個身世清白志向遠大的青年，

被你這樣一來，豈不葬送他一生，這事老朽決不能置身事外，依我良言相勸，快把艾天翹送來還我，否則莫怪老朽反臉無情，張長公愈說愈氣，幾根白鬍子吹得直豎，怪乞丐冷擎天滿不理會，冷笑道，我好意解釋前嫌，特地通知你一聲，不料你以耳爲目，竟把鐵骨俠腸的鐵扇幫，說得一錢不值，你不知道艾天翹已五體投地的欽服鐵扇幫，在俺面前當衆插血立誓，將來還要傳俺的衣鉢哩，俺話已說盡，信不信由你，照你這樣不通世故，應該立時叫你識得俺的厲害，但是俺看在艾天翹面上，權且讓你一次，時已不早，俺要失陪了，說罷，把鐵扇子依然向棒中一插，旋好棒把，就要開步，這一來真把張長公氣急了一蹶脚，攔住去路，戟指喝道，老賊，走向那裏去，今天你不還我艾天翹，休想活命，冷擎天滿面露看不屑神氣，把手上乞棒向地上一插，大聲道，我不還你艾天翹你待怎樣，不知好歹的老東西，真要找死嗎，這時張長公已是怒氣填胸，拚出性命也要與他爭個你死我活，但是勁敵在前，又不能不攝氣凝神，運用全身本領克敵致果，冷擎天大約也看出張長公今天要同他拚老命，也是提起全付精神對敵，這擋口，兩人相距五六尺遠近，四隻精光炯炯的眼珠，像鬪線般互相注射，蓄勢待發，又像兩隻負軛猛虎一樣，這樣對峙了半晌，張長公猛可裏兩臂一分，先是一個白鶴亮翅的招式，一躡身，倏地變爲分龍手，向冷擎天攔腰擊去，冷擎天一看張長公出手用的是少林宗派，喝一聲來得

好，一扭腰好像旋風般，飄了開去，獨臂一揚，駢指如戟，已向張長公腦後穴點來，張長公一矮身，橫腿疾掃，這招原是虛招，以為冷擎天定必兩足墊勁，來個旱地拔葱，待他聳身空中，再改用猴拳中最厲害的摘陰手，攻他個措手不及，那知冷擎天家數非常，真夠厲害，一看橫腿掃來，並不聳身跳避，一聲厲喝，掌鋒疾下，向腿上砍來，張長公喊聲不好，知他又用出神功般禪掌的辣手法來，如果被砍上，腿骨立斷，怕腰中疊勁，一拳身，趁勢着地一滾，托地跳起，暗運神功，雙掌一合，一個童子拜觀音的招式，遠遠向冷擎天一推，冷擎天在二十年前已領教過百步神拳的手法，也趕慌丹田提氣大喝一聲，猛的單拳攢勁，向前一放，這樣兩人遙遙對立，各憑神功，互相虛擊，張長公這方面是雙掌並出，每發一掌必隔許多功夫，雖是遙擊，依然發一掌有一掌的招式，這一邊冷擎天也是如此，兩人雖遠遠離着，一招一式，此迎彼擊，都與近身交手差不多，而且兩人全神貫注，目不旁瞬，比近身交手還要緊張萬倍，尤其是冷擎天兇睛暴突，鬚髮怒張，一拳遙發，狂喝如雷，形狀像山精夜叉一般，這樣兩人各出死力爭鬪多時，只見張長公額汗如淋，漸漸喘氣，似乎有點抵擋不住，這邊冷擎天面如噴血，虬筋密布，每發一拳，必前進一步，每逢他前進一步，張長公忙連連後退，一面兀自拚命雙掌齊發，竭力支持，但已面色大變氣促身顫，搖搖欲倒，冷擎天哈哈大笑道，天堂不走，地獄

自投，今天叫你識得俺冷擎天的厲害，言畢，一聲厲喝，握拳透爪，正待猛發一拳，忽聽得身後有人低喝道，狂徒敢爾，冷擎天大驚，這一聲竟像在自己耳邊說的，嚇得他不敢回頭，一蹶腳，斜刺裏蹶出丈許遠，猛轉身，睜眼看時，只見自己原立地方，一個白面朱唇劍眉星目的文弱書生，背着手，狼瀟灑的朝他立着，冷擎天暗想，這人到了我背後，竟未覺得，但看他這樣神氣，無非一個手無縛雞之力的書生，便舉步近前，大喝道，你這厮胆敢到此窺探，難道也來討死嗎，書生微笑，指着張長公道，這個討死的人，死得非常廢事，像我這樣文弱書生向你討死，當然是很容易的，我倒要試一試，討死的滋味，你就乾脆放出死人的手段好了，其實此時張長公已經氣盡力絕，跌翻在地，同死也差不多了，那書生故意開玩笑似的向冷擎天說了這幾句話，冷擎天不免心裏狐疑起來，照書生這樣口吻，定非常人，但一身弱不禁風的樣子，又不像，冷擎天藝高胆大，滿不在意，伸出爪似的手指，向那書生一指道，你真活得不耐煩嗎，你如果自以為學過幾手三腳貓，想充好漢，打不平，我勸你趁早回家抱書本子去，老實說，像你這種人，經不起俺一個指頭的，那書生哈哈大笑道，好大的口氣，如果你只剩了一隻鷹爪的人，也想橫行天下，兩手完全的人定可飛上天了，閒話少說，你這樣殘廢的人，我實在不願意同你交手，你不是懂得幾手般禪掌麼，現在咱們這樣辦，你也不用遠遠的發掌，你儘

管在我面前擊我三掌，我決不還手，我試試你的般禪掌究竟有多大功夫，你就過來發掌罷，冷擎天一聽暗暗吃驚，心想揚州除出六指頭陀別無能人，如果這人不是吹大氣，不要說六指頭陀，誰也敵他不過了，我倒不信，難道被他幾句大話就嚇倒不成，何況他說不過不還手，就讓他還手，這點年紀的功夫，也未必在張老頭之上，主意打定，大踏步近前去，冷笑道，拳腳無情，不是兒戲，萬一有性命之憂，豈不自己討死，那書生不待他再說，喝道，混賬的兇徒，在我面前，還要稱能快發掌，冷擎天被他罵得惡胆陡生，喝一聲看掌，猛不防一掌向那書生胸前發去，這時冷擎天同書生還差四五步遠近，一掌發後，書生若無其事，笑道，你這就是看家本領的般禪掌麼，這樣也能把人打死嗎，笑話，笑話，也許你離得遠，或者你不願意叫我死，手下留情，其實大可不必，現在你近一點再來幾拳試試，冷擎天這時真有點毛骨森然，幾乎自己都有點不相信起來，一不做，二不休，把全身暗勁貫在臂上，一躍身，逼近書生身前，大喝一聲，着，連發兩掌，只聽得拍亮兩聲，打在書生胸前好像擊在一段枯木上面，那書生兀自笑容滿面的立得紋絲不動，冷擎天大吃一驚，這才知道遇上剋星，喊聲不好，慌轉身一個箭步，退去丈許遠，便想拔腳逃走，不好了，霎時那隻獨一無二的右臂，紅腫起來，腫得像吊桶一般，比大腿還要粗，而且筋絡拘攣，痛澈心肺，把兇神一般的冷擎天，痛得蹲在地上，動彈不得，

書生冷笑道，剩了一隻還要逞兇，不如把這隻手也廢掉，倒可保全你一條狗命，說罷，忙趕到張長公身邊，蹲下身，把張長公扶起上身，盤膝坐定，從懷中拿出一粒丹藥，納在張長公口中，又替他遍身穴道按摩一番，無奈張長公年老氣衰，用力過度，氣分大傷，雖是悠悠醒轉，兀自立不起身，微微張眼一看，知是書生救他的命，本來書生在危急關頭現身出來，張長公雖然跌翻在地，兩眼尚能看到，直到書生制住冷擎天，自己實在支持不住，一時昏迷過去，此刻又被書生救醒，定了一定神。自己知道此番惡鬥，受傷過甚，沒有書生搭救，早已命傷冷擎天之手，但向前一看，冷擎天在地上痛得亂滾，比自己還要難受幾分，想不到這文弱書生有這樣驚人能耐，而且素未謀面，也從未聽得揚州有這樣能人，忙強振精神，有聲無氣的說道，老朽蒙足下再生之恩，一世報答不盡，但是老朽已是風燭殘年從未得罪江湖，冷擎天逞強同老朽惡鬥，雖被他打傷，依然毫無怨恨之意，現在冷某被足下制住，看來性命也在呼吸之間，將來怨仇固結，從此不解，實非所宜，老朽願代他拜求足下救他一命，救他一救，老朽格外感恩不盡，說罷，舉着戰兢兢的雙手，連連向書生拱手，那書生微一點頭，遙向冷擎天大喝道，你聽聽張老先生這番大仁大義的舉動，才是英雄本色，照說我與你無仇無恨，何必定要你命，因為從旁看你逞強欺老，才出來管此閑事，現在姑看張老先生面上，饒你初犯，便宜你一條狗命

便了，說罷，慢慢走到冷擎天身邊。冷不防騰的一腿，向冷擎天尾間跌去，把冷擎天整個身體像肉球般跌起四五丈高，說也奇怪，冷擎天一落地，頓時好好的立得筆直，痛楚如失，手也不腫了，可是一臉兇猷萬丈，變爲垂頭喪氣萎靡不振之態，滿面生痛的向書生拱手道，足下本領委實佩服，可否請教大名，在下也可時時記在心上，書生大笑道，你問我姓名嗎，我自己也不知道姓甚名誰，如果你想報復的話，你可以向幾位老前輩，打聽打聽游一瓢是何如人，你就能明白了，冷擎天一聽他就是游一瓢，一言不發，向前拔起插着地上的乞棒，一轉身，飛也似的跑走了，張長公從旁聽出書生就是游一瓢，心中大喜，前幾時原聽六指頭陀說過，游一瓢是當今第一奇人，江湖上稱爲陸地神仙，一身鬼神不測的本領，都從一冊易經參悟出來，也無人能知道他身世同武功的像派，忽隱忽現，捉摸不定，性情舉動，迥異常流，最奇數十年前游一瓢已經出世，到現在還是一個白面書生，因此有人疑他是劍仙一流，但六指頭陀聽他自己說，無非懂得養生駐顏之術罷了，當下張長公知道這書生就是游一瓢，驚爲奇遇，高興得連身上痛楚幾乎忘記了，便想支持着立起身，無奈兩腿像棉花一般，一聲長歎，又癱在地上，游一瓢慌搖手道，快不要動，此地距開元寺甚近，俺背你到六指頭陀那兒去休養一時再說，張長公大喜道，六指頭陀與老朽也是老友，不過要尊駕背去，如何當得，這是萬萬使不得的，游一

瓢大笑道，你又不是大閨女，俺背你去礙甚事，就是大閨女，急難時也應從權，俺祇曉得做人類應做的事，最恨人情虛偽，說一種言不由衷毫無用處的謙抑，說罷，一蹲身，反手輕輕把張長公兜在背上，如飛的向開元寺而去，張長公被他這樣一搶白，面上雖然扭怩，心裏益發欽佩得了不得，知道這種人不能同常人一例看待，就是世俗號稱英雄俠客之流，也比擬不上，祇可一聲不響，任他背去，游一瓢把張長公背到相近開元寺，走不到里把路，就到了，一直背進寺內，恰好六指頭陀正在大殿上率領僧衆將將做完功課，一見游一瓢舉步如飛，背進一個老頭兒來，仔細一看，原來是蘇州張長公，一看神氣，就明白受了拳腳內傷，忙指揮幾個門徒，把張長公抬進方丈自己房內禪床上，張長公抬不起身，只好點頭示謝，却由游一瓢說明所以，六指頭陀一面聽受傷經過，一面替張長公細細診了脈，對游一瓢說道，幸而你救得快，遲一步就無從救藥了，雖然如是，也要好好調養幾個月才能起床，而且目前萬不能再勞動身體，我們都是應難老友，索興在敝寺養好了身體，再回蘇州去好了，張長公喘吁吁的說道，承老友看待，自然感激入骨，大師又是精於醫道，原是最好不過，但是小女紉蘭一人在家，定必早晚牽罪，只有回去再說，六指頭陀笑道，這又何妨，我就打發人把紉蘭姪女請來，就留在敝寺伏伺你便了，而且這幾天俺正有一樁大事，想到蘇州同你談談，萬不料你被游兄無

意救來，這也可以說天緣湊巧，好在敝寺有的是精緻的客館，打掃出幾間來，足夠你父女兩起居的了，便是游兄也寄寓在此，游兄大名，俺早日同你提過，游兄的本領，你今天當也領教過了，俺可以說一句，像游兄的本領人品，世間少有的，江湖上稱他陸地神仙，足可當得，俺特地挽留他盤桓幾時，你在此養病也可同他親近親近，豈不是好，六指頭陀是個胸無城府的人，說到那兒定要做到那兒，當下不由分說，便打發人當天到蘇州去把緞蘭接來，張長公知道六指頭陀皮氣，只得由他，再說游一瓢這樣本領這樣人品，實在舉世無雙，何況又有救命之恩，恨不得把游一瓢請到自己家中去才對心思，不表張長公肚內思索，且說蘇州到揚州本來不遠，緞蘭在家得到開元寺去人通知，得知老父被冷擎天打傷，急得一佛出世二佛涅槃，匆匆吩咐了蒼頭幾句話，好好看守門戶，自己料理一點應用衣服等件，當夜趕到開元寺，這時張長公已移到寺內後院一個精雅的書軒內，所有床榻藥鑪以及一切應用物品，六指頭陀早已代為佈置得妥妥帖帖，另外還撥了一個年老香火和尚承應，緞蘭一脚趕到寺內，走進老父病室，恰好房內已點起明晃晃的紅燭，六指頭陀游一瓢都坐在病榻旁談心，緞蘭走進屋內，目無旁矚，急淚瑩瑩，直趨病榻，一看老父身倚高枕，面色蒼白，兩眼深潛，只喊一聲爹爹，已哽咽得說不出話來，張長公悽然伸出瘦指指着游一瓢說道，兒呀，你不要急，爲父沒有這位游兄搭救，

早已命傷冷賊之手，你且謝過游先生同六指大師再說，紉蘭忍住痛淚，回身一看，左邊坐着六指頭陀原是認識，那右面坐着一個神宇朗澈瀟灑出塵的少年，想必是有救命之恩的游先生，粉面一紅，慌先福了一福，便插燭似的拜了下去，游一瓢大驚，趕緊一飄身遠遠避開，連連說道，女公子快請起，這是萬不敢當，邊說邊也遠遠跪下還拜，六指頭陀白鬚亂拂呵呵大笑道，好一位知禮的巾幗英雄，但是古人大德不謝，何況救父之命，存在心中便了，紉蘭盈盈起立，又向六指頭陀福了一福，道，承大師醫治家父，還要沾汚寶剎，實在心裏不安，六指頭陀笑道，且莫說這些話，你父不能多言，我來告訴你，便將冷擎天如何收艾天翮爲徒，自己如何與他理論，如何動武不敵，游一瓢如何來救，如何懲治冷擎天，天花亂墜大聲大笑的說了一番，紉蘭聽得游一瓢如此本領，不免秋波電閃，向游一瓢打量幾眼，覺得此人神宇朗澈，不染一塵，端坐室內，宛如春華秋月，令人油然敬愛，不禁暗暗稱奇，不敢正視，慌一轉身，低頭坐向老父榻畔，絮絮問交手細情，身上痛楚，張長公長歎一聲道，古人說，吉兇悔吝生乎動，一點不錯，俺隱跡多年，沒來由收起徒來，費了幾年心血，把艾天翮造就，想不到一離師門，便改變心腸，投入兇賊門下，細想起來，冷擎天對我說艾天翮已同他插血爲誓，甘心與羣賊爲伍，也許真有其事，六指頭陀從旁大笑道，據俺所聞，冷賊這幾年黨羽密布，胆子越來越大，他

居在武夷山賊巢內，富麗堂皇，一呼百諾，好不興頭，但出來時節仍然扮作乞丐模樣，掩人耳目，艾天翻年紀青青，意志不定，看得他賊巢內富將王侯，自然樂而忘返了，紐蘭看得老父滿面怒容，思索了半天，沒有開口，等六指頭陀話鋒略止，微微笑道，艾天翻初到蘇州，女兒就覺得此人聰明有餘，言過其實，決難傳授父親衣鉢，幾年來別無外物引誘倒也小心翼翼，毫無過處，不料一出師門，就走入魔道，這是他自己甘心墮落，父親犯不上爲他氣苦，再說父親爲他被冷賊擊傷，將來看他有何面相見，游一瓢笑道，女公子說的話很有見地，老實說，冷擎天這人從此不致再出現江湖，令徒艾天翻也許迷途知返呢，張長公父女都不解，愕然問道，游兄此話怎講，游一瓢笑道，事有湊巧，今天無意中救了張老先生，又無意中替長江一帶除掉一個魔頭，在冷賊受了在下罡氣反震，性命本已難保，經老先生求情，賞他一脚，雖則保全他一條命，那隻獨臂，從此也就廢掉了，這人剛愎自雄，無端成了廢物，如何忍耐得住，回到老巢，也就羞憤自盡，休想作祟了，張長公聽得連連太息，紐蘭却心中大喜，以爲報了傷父之仇，四人談了一會，六指頭陀同游一瓢告辭出來，走到前殿，游一瓢悄悄說道，俺細察張老先生氣色，已神游墟墓之間，大約內臟受傷太甚，平日練的百步神拳，雖是內家一派，究非正宗，全憑丹田蓄氣，氣分一耗傷過度，加以衰年，恢復決非容易，又加艾天翻一層憂傷攻心，

元氣格外斲傷，恐非藥石所能奏效了，六指頭陀縷眉道，俺何嘗不知，希望人力勝天而已，兩人歎息了一回，也各自回房，一宿無話，第二天張長公病無變象，依然同六指頭陀游一瓢隨意閒談，只能起身罷了，這樣過了十幾天，紐蘭同游一瓢六指頭陀在老父病榻旁時時相見，混得廝熟，只覺游一瓢溫文爾雅，一派書生氣象，倘然不是自己老父說出救命時的功夫，真不信這樣文弱書生有這樣驚人本領，偶然在病榻旁彼此談到武功，游一瓢只微笑而已，有一天四人正在張長公病房閒談，忽然那個承應的香火和尚從外面遞進一封信來，說是專人送來，來人送到就走了，信面却寫着紐蘭女史芳啓，紐蘭接在手中，非常詫異，隨手交與張長公道，父親，你看這封信外面沒有寫明寄信人姓名同地點，不知何人寄來。

第二回

雀選起風波。思仇了了。
龍吟驚海窟。奇事重重。

張長公拆開信來一看，頓時面色大變，兩隻手捏着幾張信箋，瑟瑟亂抖，猛地把信箋向紐蘭面前一塞，仰面一倒，氣得吁吁直喘，六指頭陀游一瓢大驚，慌近前詢問，紐蘭也顧不着看信，先替老父揉胸敲背，忙得手足無措，六指頭陀慌說道，事從信起，你且看明信內甚事，紐蘭拿起信紙一看，原來是艾天翻寫來的，信內大意，說是現遵冷師遺命

，爲鐵扇幫首領，凡鐵扇幫的人都立誓替師報仇，要游一瓢的命，而且冷師死時，也知張師不久人世，非常懊悔，且已知張師雀選東床之意，一同與命弟報仇後，擇吉迎娶，本擬親自造謁，一叙契闊，偵知仇人在室，與仇相見爲期不遠，屆期當知鐵扇幫之天羅地網，取仇人之頭如反掌也，緞蘭看完，也氣得手足冰冷，半晌說不出話來，六指頭陀不管三七二十一，一手搶過信紙，粗粗一看，呵呵大笑道，這小子忘恩負義，還想癩蛤蟆吃天鵝肉，真真豈有此理，怪不得長公兒氣得如是，邊說邊向游一瓢一揚道，其中還關着你哩，你也應看看，緞蘭心裏一急，要想把信搶回，却不能造次，忽聽游一瓢笑道，不用看，鐵扇幫的伎倆，何足罣慮，六指頭陀詫異道，你沒有看到信，怎知是鐵扇幫來的，游一瓢遙指床前信封道，只有信皮後面一個扇形戳記，就明白了，緞蘭同六指頭陀低頭一看，果然，這時張長公已回過這口氣來，長歎一聲道，這孩子完了，恨我兩眼如盲，枉費心機，看來我這病確也難以望好，只有這女孩子終身大事未了，是椿心事，其餘全無甚罣牽，說罷，又連連歎息，緞蘭已嚶嚶哭泣起來，六指頭陀游一瓢也黯然相對，一時無言可慰，大家靜默了一回，六指頭陀似乎張口要說出一句話來，忽然一看緞蘭哀傷神氣，又縮了回去，却用別話安慰他們父女一番，便同游一瓢辭出，讓他們父女談談體己話，這樣又過了幾天，張長公神氣日見衰弱，瘦得皮包骨頭，藥吃下去，如石投

大海，有一天晚上，游一瓢出外游覽揚州勝境未歸，緞蘭也不在面前，只剩六指頭陀坐在病榻邊，同張長公閒談解悶，六指頭陀心裏本藏着一樁事，恰好張長公又說到緞蘭終身，六指頭陀單刀直入，呵呵笑道，你的事就是我的事，自從賢姪女到來，俺就心裏存了一番主意，現在長話短說，我來做個媒人，替你選無雙奇士做乘龍之選何如，張長公苦笑，天下那有這現成無雙奇士，六指頭陀大笑道，此人非別，就是日日相見的救命恩人，張長公大驚道，游先生是振世奇人，豈肯要我這庸俗的女兒，你故意逗笑罷了，六指頭陀面色一驚道，老實對你說，我們這位游兄，現在正在物色嘉耦，却與別人娶妻生子傳宗接代的通俗恆情，大不相同，他所以要物色嘉耦，是要求一個志同道合偕隱修道之侶，一不在貌，二不在身世，只要他自己選擇認可，就能算數，這幾天，我同他言語之間，探他口氣，似乎對於賢姪女非常贊美，這倒是不可多得的良緣，張長公聽罷，微微長歎一聲道，小女能夠爲游先生終身伴侶，尙有何求，但是俺平日言語之間，確已露過口風，將艾天翹贅在家中，雖未正式定局，在艾天翹心中終以爲我說話不算，這層怨孽，如何了結，只恨我活到這樣年紀，還做這一樁荒唐事，六指頭陀不待他說下去，大笑道，我問你，照你這樣意思，依然想把自己好好的女兒，匹配匪人不成，張長公慌喘着氣吁吁說道，我不是這個意思，我想……：……一言未畢，忽然一陣風響，從窗戶

裏穿進一個人來，一身勁裝，背插長劍，一現身，跪在榻前，朗聲說道，徒弟該死，想不到冷師會同師傅決鬪，害得師傅害病在此，但是冷師也被碎尸萬段的游一瓢打傷，活活氣死，既死不究，師傅也可稍釋胸中之恨了，徒弟記罪師傅病體，特地前來探望請罪，說罷，站起身來，四面一看，不見紉蘭，只見一個童顏長鬚的老和尚在側，慌一躬到地道，這位想是六指大師，承蒙看待敵師，小子理應致謝，說罷又是深深一躬，這時張長公六指頭陀都怔住了，誰也料不到艾天翻會在這時飛進屋來，而且將才說到艾天翻同紉蘭婚姻的事，也許艾天翻在窗外聽得一清二楚，事情一發難辦，張長公正想啓口，又不料紉蘭正在這擋口端進一碗藥來，一跨進房，猛見艾天翻立在床邊，心裏一驚，把一碗藥叮嚀一聲，碎在地上，艾天翻一回頭，看見了紉蘭，心中一喜，忙遠遠一躬道，久不見師姊，心中時時記罪，尚乞恕小弟疏忽之罪，說罷，又是一躬，紉蘭被他這樣一來，一時無言可答，只可斂衽回禮，禮畢，一俯身，拾起地上碎磁片，又蓮步匆匆退出門外，那知一退出門，幾乎同一個人撞個滿懷，那人身法快極，一閃身，便退在一旁，紉蘭一抬頭，頓時心頭亂跳，原來事有湊巧，游一瓢正在這擋口回寺，又來看候張長公了，這時同紉蘭觀面，看她面色驚慌，極不像平日沉靜之態，錯意會是張長公病症有變，忙問道，令尊今日病象如何，六指大師在內嗎，紉蘭忙連連搖手，悄悄聲道，艾天翻來

了，游一瓢聽得毫不驚疑，只略一思索，便昂頭直進，這一來，緞蘭大驚失色，把手上碎磁片向階前一拋，身不由己的又跟了進去，那知門外緞蘭同游一瓢一問一答，房中艾天翹都聽在耳內，等到游一瓢跨進房門，艾天翹從未與游一瓢見過，却認不得，只覺這人丰姿絕世，容光照人，巧不過此時緞蘭返身進房，又緊跟在游一瓢身後，在艾天翹眼中心中，頓時有點酸溜溜的不大好過，偏偏六指頭陀捉摸不過，一半也看不起艾天翹，故意朗聲說道，游兄來得巧，啫，啫，俺來替你引見引見，這位大英雄，就是冷擎天的高足，新任鐵扇幫首領艾天翹艾英雄，一言未畢，艾天翹只聽得一個游字，早已怒火十丈，面賽青霜，霍的一退步，劍眉直豎，虎目圓睜，厲聲喝道，你就是游一瓢嗎，游一瓢滿不理會，連正眼都不看他一眼，從容自若的向六指頭陀道，今天你寺裏燒夜香的人忒多了，有二三十位鐵扇幫的英雄，夤夜前來，都在屋上游行隨喜哩，六指頭陀一聽，肚內雪亮，正待開言，張長公已氣得說不出話來，伸出細長瘦指，指着艾天翹，半晌才喝道，你好，你好，你快把我刺死便了，艾天翹大聲道，師傅休要誤會，師姊切莫驚慌，俺們報了冷師之仇，便迎養你老人家同師姊到徒弟那兒去，稍盡俺一點香火之情，說畢，一翻健腕，掣出身後長劍，一蹀脚，一個飛燕鑽雲勢，穿窗而出，艾天翹一飛出窗外，便聽得天井裏很尖銳的一聲口哨，頓時四面屋上，都有口哨之聲，夾着刃劍叮噹亂響，

把闔寺僧衆，嚇得走頭無路，以爲大羣強盜劫寺，躲在幽僻處所，瑟瑟直抖，這時病房內張長公拍床大叫，直喊小冤家你簡直逼我老命，干脆你弄死我，便報你恩師冷賊的大仇了，緞蘭也驚得花容失色，連喊怎好怎好。就是六指頭陀，也弄得手足無措，低聲向游一瓢道，這小子依仗人多，蓄意同你拚命，你雖本領高強，究竟好漢擋不住勢衆，你又是赤手空拳，依我看，犯不上同這般亡命一般見識，悄悄避開就完了，游一瓢笑喝道，胡說，虧你不惶恐，當年總算經過大敵，竟說出這樣喪氣話來，不是我游一瓢誇海口，這般強徒，再多來幾倍，也不足懼，你也不用出去，只幫着女公子好好守在房內，看護張老先生要緊，我自有法開發他們，決不能叫他們損壞你寺中一草一木，你放心便了，六指頭陀被他一頓搶白，弄得啞口無言，忽又聽得艾天翮在屋上喝道，游小子，你也只有這點胆量，躲在房內想求俺師傅庇護不成，要知道報仇的不止俺一人，求俺師傅是沒有用的，干脆你出來領死，免得驚我師傅師姊，游一瓢聽得微微一笑，只一晃身，使人影不見，六指頭陀知他已飛身出去，到底放心不下，悄悄對緞蘭道，你仔細守在床邊，待俺出去助他一陣，說罷，一回身，從壁上摘下一把塵土厚積的寶劍來，鏗的一聲拔劍出鞘，掠起僧袍，一躍身，竄出房外，走出天井抬頭四下一瞧，星月在天，絕無人影，正在驚疑，忽聽得遠遠大殿上一陣呼嘯之聲，便又寂然，心裏疑惑，一蹶脚，蹀上屋

面，凝神向大殿上一看，只見無數黑影，一片刀光，在殿脊上像猿猴一般，蹀躞飛舞，亂做一團，其中却有一道匹練似的白光，閃電似的在無數黑影中穿來穿去，白光所到，黑影如波分浪裂，四面亂竄，霎時殿上黑影被那道白光掃得一個不剩，似乎無數黑影，變成一溜烟似的從殿角奔向配殿，又向寺外滾滾散去，那道白光激箭般向後追逐，兀自緊緊不捨，直到六指頭陀看不見爲止，六指頭陀暗自吐了一回舌，喜氣揚揚的跳下地來，回進屋中，嘖嘖稱贊道，痛快，痛快，俺活了偌大年紀，見過多少英雄，却沒有見過游兄這樣本領的人，俺同他相交多年，他平日恂恂不露，俺只知他內功深湛，高逾我輩，萬不料今天讓俺開了眼，先頭俺還代他惹惹過慮，真所謂管窺蠡測，反令我慚愧無地了，張長公紉蘭聽他一路大贊，並沒有說出真情來，同聲問道，究竟外面怎樣了，六指頭陀大笑道，說也慚愧，俺出去滿意想助他一陣，那知他恢恢有餘，竟使我無從插手，連人影還沒有辨清，已被他秋風掃落葉般掃淨了，你們想，古人說的妙手空空兒聶隱娘一類的劍仙，也不過如是罷了，張長公聽罷，很惶急的問道，這樣說，艾天翮性命也難保了，六指頭陀明白他依然痛惜艾天翮，故意大聲道，像艾小子這是微末之技，遇着游兄，豈能倖免，想已尋那冷擎天去了，張長公信以爲真，一陣心酸，悽然低叫道，天翮天翮，真料不到你這樣結果，口中叨念了好幾遍，竟紛紛淚下，紉蘭立在一旁，也花容

慘淡，默默無言，却把六指頭陀氣得火星冒頂，暗想張老頭兒竟這樣賞識艾天翻，自己爲他吃了苦頭，還要護短，看來我這個媒人有點不妥，正想開口，忽聽窗外大笑道，你這老禿驢又信口胡說，語言未絕，游一瓢已笑容滿面倒提着一把長劍，從容跨進門來，笑向張長公道，休聽他胡說，我同艾天翻往日無冤無仇，何必害他性命，非但艾天翻毫髮無傷，就是同來的二三十個同黨，也一個沒有傷害他，無非略施警誡，把他們手上兇器奪下，趕出寺外便了，說着把手上長劍一揚道，這便是艾天翻的兵器，特地拿來交與張老先生，便時仍可還他，其餘不少軍器，都擊落在大殿下面，讓幾個香火和尚收在一邊，免得張揚出去，碍及本寺聲譽，張長公聽得艾天翻安全逃走，心裡一寬，却由心坎裏佩服游一瓢大度寬容，連聲道謝，六指頭陀却拉着游一瓢問道，你究竟是人是鬼，游一瓢詫異道，此話怎講，六指頭陀滿面慚愧的笑道，不瞞你說，我想出去助你一陣，立在屋上，只見大殿上匹練似的一道白光，在羣賊堆裏穿來穿去，便知道就是你的手段，但是這種功夫，實在駭人，不由人不疑心你是劍仙一流，現在你不許拿嬌，須說出這種身法，是何種功夫，何人傳授，游一瓢大笑道，虧你練了一輩子，會問出這句話來，六指頭陀大聲笑道，別人這樣挖苦，俺定不饒他，惟獨你這怪物，俺實在五體投地的佩服你，由你說得嘴響，但俺還要打破沙鍋問到底，不要說俺，就是我們這位張老兄，同這

位武功絕頂的賢姪女，也比你差得萬倍，游一瓢不待他說下去，慌笑道，算了，算了，你請看我身上穿着這身銀灰色的衣服，身法略爲比別人快一點，在月光下遠看去，便似一道白光，至於我赤手空拳，同那羣亡命玩了一回，無非用了幾着空手入白刃的拳法，這是在座諸位都是精而又精的，何足爲奇，話雖如是，在俺心中以爲無論何派拳法練的不外身眼手腰步，只要持之有恆，總可練得出人頭地，但是這樣苦練，無論練得如何神妙，逃不出一個技字，如要由技而進於道，必需練心，也不止武術一道，僧釋道三教的聖賢，都是練出來的，人的這顆心，實在有不可思議功用，祇要你運用得法，真可以說遇千千敵，遇萬萬敵，但非從內功入手不可，所謂內功，又非僅僅懂得運氣貫勁就算，必須達到心之所至，百體從令，指顧之間，皆可摧敵，才算內功正宗，可是練習內功，却非人人可學，必需秉賦特殊，得天獨厚的人，方可問津，此刻俺同艾天翹略一接觸，便知這人倒是個可造之材，怪不得張老英雄巨眼賞識，可惜踏入歧途，愈趨愈遠了，這一番話，聽得三人連連點頭，尤其紉蘭如醍醐灌頂，暗暗會心，不禁秋波凝注，一往情深，恨不得立時拜他爲師，學習內功正宗，張長公却不理會這些，只聽得游一瓢也稱贊艾天翹資質不錯，說自己老眼無花，頓時滿心舒暢，有道不出的一種舒服，因此却格外把游一瓢當作神聖看待，只六指頭陀心頭橫梗着作媒的成見，總不以游一瓢贊揚艾天翹

爲然，誤會游一瓢故意這樣說，寬慰張老頭兒罷了，光頭一搖，長鬚亂颯，正想開口，忽見游一瓢猛一轉身，面向窗外喝道，敗軍之將，還不心服，又來作甚，喝聲未絕，颯颯發道白光，從窗孔裏直向游一瓢上中下三盤射來，游一瓢一動不動，只聽得一陣叮噠聲響，有二枝爭光耀目的鋼鏢，一齊跌落地上，還有一枝却正正插在游一瓢口中，六指頭陀同張長公緞蘭齊吃一驚，以爲游一瓢遭了毒手，六指頭陀正想飛身出去，忽的又是一道鏢光，直射進來，說時遲，那時快，只聽得游一瓢鼻孔裏哼的一聲，霍的張嘴一吐，口中一枝鏢比電還疾，向外射去，巧不過正迎着來鏢，兩鏢一碰錚的一聲奇響，火花四射，把來鏢反激過去，又是的答兩聲，兩枝鏢並肩插在窗櫺上，却聽得窗外怪聲喝道，好厲害的鏢，俺艾天翻也不是好惹的，終有一天洗此羞辱，房內游一瓢大笑道，好，俺希望你在此志氣，此刻再寬容你一次便了，游一瓢說罷，窗外聲音寂然，知艾天翻已去遠，回頭一看，床上張長公却已面色大變，氣息僅屬，緞蘭同六指頭陀已趨近榻邊，極力叫喚，張長公兀自答不出聲來，因爲艾天翻一來一去張長公原已十分氣苦，萬分難受，等到艾天翻二次暗箭傷人，又被游一瓢嚇退，張長公格外傷心到極點，一時逆痰上壅，竟自氣厥過去，好容易被六指頭陀撫摩了一陣，救活過來，更加奄奄一息，病體重了十倍，緞蘭看得老父如是，只哭得格外淒慘欲絕，六指頭陀同游一瓢暗地一商量，知

張長公人已絕望，不如送回桃花塢，落個壽終正寢，一面打發急足，把大姑奶奶級秋，同大姑爺呂元接來，料理身後，張長公經過氣厥以後，自己也明白不久人世，急欲回轉自己家中，第二天六指頭陀親自把張長公級蘭護送到蘇州桃花塢，游一瓢却又飄然雲游別處去了，張長公回到蘇州，呂元同級秋夫婦兩也從太湖聞信趕到，兩女一婿，晝夜伏伺了幾天，張長公竟自一瞑不視，臨死的時候，兀自把艾天翹三字叨念了幾遍，看他神氣，到死還想見他一面，也算情有獨鍾了，等到喪事終了，呂元先回太湖，級秋恐怕妹子獨處傷心，暫留桃花塢陪伴，級蘭自從父親死後，芳心寸碎，笑音全無，時時支頤深思，眉頭百結，在級秋總以為妹子思念先父，祇可百端譬慰，她們兩姊妹本是一床同臥，有一天，級秋半夜醒來，偶爾下床小解，忽見裏床睡的級蘭不見，四面一看，並無蹤影，覺得奇怪，一眼瞥見几上燈盞底下壓着一張字條，慌把燈花一彈，油燈驟亮，取出字條一看，頓時大驚失色，原來字條上寫着，「人生不過百年，學業却無止境，妹將浪跡天涯，以遂素志，瑣瑣家務，請姊決之，他日有緣，當趨太湖一晤也，妹級蘭留言」表面看去，好像出外訪師求友的意思，但是何必深夜偷行，棄家而去，級秋也是個聰明絕頂的人，雖知道寫着的幾行字未必真意，却想不出其中奧妙，而且深知自己妹子平日貞烈謹慎，決不致走入邪途，此次不別而行，定必另有用意，又想到級蘭武功比自己高

強，足可保身，倒也無庸十分罣慮，祇好把家中大小事務，整理清楚，仍舊託那蒼頭看守，如果二小姐三年不回，再作道理，囑咐已畢，便也自回太湖，同呂元一商量，就面託江湖朋友隨時留意紉蘭行蹤，以便探訪，其實紉蘭出走，却因為父親喪葬擋口，六指頭陀也趕來執紼，等父葬事告竣，六指頭陀於無人處，私下同紉蘭說道，賢姪女，巾幗英雄，天姿高超，應該掃除庸俗女子態度，求一終身歸宿才好，游一瓢這人，賢姪女也是欽服非凡，現在他在雁蕩最高峯結廬修道，願得終身伴侶之人，臨走時曾托俺致意賢姪女，如有同志，請賢姪女屈駕到雁蕩相會，却須秘密行事，免得被人知道，妨碍兩位偕隱之願，六指頭陀說完這番話，就回揚州開元寺，紉蘭在當時也不加可否，等到葬務告畢，自己把這樁切身大事，足足琢磨了許多天，才決定於深夜不別而行，故意留着幾句尋師訪友的話，讓紉蘭猜不出自己行蹤，自從半夜出走，只攜帶一包袱同幾十兩碎銀，晝夜不停，趕到雁蕩，居然被他在雁蕩山最高峯頂的雁湖邊，尋着游一瓢，兩人就在雁湖邊結廬隱居起來，這樣一男一女，在這跡罕至處所高隱，真像世外桃源，深山仙侶，而且兩人只憑六指頭陀一句話，就此草草結合，在那時禮法束縛時代，也是常人所辦不到的，紉蘭方面還是移樽就教，在世俗眼光看起來，同私奔也差不多，可是講起實際來，紉蘭同游一瓢，與其說他們是夫妻，還不如說他們是師友，比較為切貼，因為紉

蘭肯這樣屈身相從，離家別姊，完全爲的是想跟游一瓢學內功正宗，作一個巾幗特出英雄，在游一瓢忽然同級蘭結合起來，却因爲一見級蘭慧質天成，一身秀骨，極合傳授內功正宗的資格，既可作爲修道良侶，將來也可幫助自己一派的道技，而且還存着待時而動恢復漢室的深意，這幾層一湊合，兩人就締結同心了，果然級蘭問一知十，在雁蕩隱居了十幾年，非但武功大進，迥異從前，而且竿頭日進，漸窺練心養氣之奧，駐顏辟穀之術，幾乎要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了，兩夫妻這樣在雁蕩隱居了十幾年，游一瓢忽動遊興，想同級蘭雲遊四海，物色幾個佳徒，可以廣大門戶，級蘭也非常贊同，兩人略事結束，就飄然下山，遊歷天下，那知這一下山，夫妻間生出絕大風波，波譎雲詭之致，竟將一對絕無僅有的情侶，生生拆散，其實說來說去，無非爲得一個情字，古今來讓他一等的英雄豪傑，有幾個能打破這情字的一關，游一瓢級蘭這樣的超人，也脫不了情字的束縛，所以連虛無縹緲的大羅神仙也僅有許多艷迹濃情，在人間傳述許多悲歡離合的故事，閒話休叙，且聽在下慢慢道來，且說游一瓢同級蘭從雁蕩天台轉到浙江上流金華衢州一帶，每日遊山玩水，漸漸走出浙江境界，來到福建省的霞浦山福寧灣沿海一帶，這一帶大小島嶼，星羅棋布，沿海住民，都是漁戶，無論男女，個個揚帆掛網，像魚一般，在海濤起伏中隨意出沒，倒也別有樂趣，有一天，夫妻二人，從霞浦山走上望海嶺，

漸漸人烟稀少，風景却漸漸尤勝，這條長嶺，橫亘海岸，一面是海，一面萬嶂如屏，千巖競秀，比較天台雁蕩別具一種空靈之勝，嶺上萬松夾道，邱壑神奇，遠眺南海，空闊無邊，漁帆隱沒，翩如白羽，紉蘭大樂，邊走邊撮口作聲，劃然長嘯，響遏行雲，隱隱與潮音和答，游一瓢大笑道，你知道古人發嘯大有學問，像孫登一嘯，能作龍吟虎嘯，尙是次等功夫，最高的能一嘯風雲變色，海波飛立，其實也是從練內功而來，由丹田聚氣而出，你此刻長嘯，雖能鼓氣行遠，却無紆迴繞梁之音，一呼而出，並無餘韻，紉蘭笑道，這樣說來，你定然當行出色的了，何妨一試呢，游一瓢微微一笑，並不即時發嘯，恰好這時兩人已走上最高嶺巔，游一瓢四面一看，看見相近一株合抱長松，虬枝四出，蔭及畝許，的是百年以上之物，游一瓢略一矮身，兩袖一展，便像白鶴一般，飛上松巔，恰好松上枝幹盤錯處，足可容身，便在枝上安坐下來，紉蘭在下面也技癢起來，金蓮一頓的也飛身而上，擇了一枝掣出的巨幹，半倚半臥的同游一瓢左右相對，四面一看，萬山奔赴，一覽無遺，山風徐來，襟袂欲飛，宛如步虛躡雲，飄飄欲仙，游一瓢閉目危坐，調息凝神起來，半晌，忽見他嘴唇微動，似乎聽得有一種極微極幽的聲音，搖曳而出，音細而清，宛如游絲裊空，若斷若續，一忽兒，漸高漸遠，好像半空中發出笙磬之樂，猛可裏張口一呼，萬山響應，竟像千軍赴敵，萬馬奔騰，加以松濤怒吼，狂風驟

起，遠近山麓，無數鷲禽猛獸，狂竄四逸，遠遠海波，也像隨着震蕩，鼻浪如山，紉蘭細細辨認，明知音從口發，却像從天而下，正在不解，忽又聽得各種聲音，漸遠漸殺，頓又波平風止，松靜山閒起來，這擋口這種餘音未絕，驀地又聽到遠處山坳內，百鳥齊鳴，簫管並奏，襯着山谷迴響，異常悅耳，不一時，又變爲哀怨淒絕之音，如泣如訴，淒絕異常，聽得紉蘭神鬱不揚，游一瓢也暗暗詫異，忽又聽得聲調又變一派靡曼之音，隨風飄蕩，倏高倏低，竟聽不出聲從何處發出，游一瓢同紉蘭憑高四眺，半晌，才看出側面山岩半腰裏，炊烟幾縷，穿林而出，隱隱似有村舍模樣，各種異聲，也像其中發出來的，這擋口異聲頓寂，却另有一陣小兒鼓噪之聲，游一瓢笑道，那面山腰中定有奇境，我們何妨過去一看，大約也不過幾里路，順便也可一探聽到的各種聲音，從何而來，紉蘭恰也好奇，原想一探究竟，兩人意思相同，立卽一齊飄身下樹，從側面羊腸小徑，走下嶺來，嶺下面盡是一層層的山田，越過山田，又是幾層崢嶸石嶂，繞盡石嶂，地稍平頗，露出一片松林，林外溪流潺潺，幾隻悠然鴨子，在溪中浮拍自如，兩人一看到鴨子，知已走近山村，忙穿過松林沿溪走去，曲曲折折，走不到二里路，面前奇峯陡起，層巒環抱，那支溪流，正從面前山腳底下汨汨流出，兩人越過溪流，向一座高樹腳下轉去，不料繞出崗巒，景象大變，當前一座十餘丈高的礪樓鎖住山口，礪柵嚴閉，寂無人

影，兩旁整整齊齊的砌着丈許高虎皮石的女牆，連山而起，勢如長龍，只望到礪後峯尖亂擁，古木參天，却不知礪內是何景象，紉蘭詫異道，這兒還有這樣雄壯的礪壘，却非意料所及，想必山中居民狠是豐富哩，但是俺們在對面嶺上，怎會見不到這座礪樓呢，游一瓢笑道，這何足奇，你此刻立在礪前，也見不到那嶺上，因為中間還隔着幾層石幘哩，看來此地藏風發氣，形勢天成，倒是個好所在，可惜隱隱蘊着肅殺之氣，其中雖有幾個豪傑，恐也非光明正大之輩，大約礪內並非良民，此地近海，或者是海盜首領佔據之地，也未可知，河水不犯井水，我們也不必留連了，一言未畢，忽聽得礪內角聲大鳴，夾着步履叱喝之音，游一瓢略一沉思，忽向崗脚幾株合抱長松一指道，俺們且到那樹上瞻探一下，礪內角聲大起，定必有人出來，不是合圍行獵，就是操練婁卒，且看看是何人物，再作道理，說話之際礪內已人聲漸近，似有無數人馬擁出礪來，游一瓢一揮手，紉蘭會意，兩人同時略一飛騰，宛似一雙點水蜻蜓，幾個一起一伏，便已到了崗脚，直上松嶺，穩住身子，仔細向礪前窺探，半晌，猛又聽噹噹鑼響，一陣叱喝，頓時礪柵大開，像潮水般擁出五顏六色一隊隊的人來，頭一隊排着十幾個崢嶸壯漢，一色紫花布窄袖短衫，紅帕包頭，皂布裹腿，前面兩個高舉一對劃角，吹着烏烏怪響，其餘荷着一對對的豹尾槍，如風前趨，壯漢背後，却擁出一對對盡是山精般的大脚村婆，居然也

包頭紮腿，腰跨蠻刀，鬚腳邊還都插一朵血紅的山茶花，個個腆胸瞪目而出，遠看去這羣村婆，足有二三十人，都不過二十左右，這擋兒，潑刺刺跑出四匹雕鞍鮮明的白馬，騎着四個俏麗女郎，一律穿着一身榮綠的窄袖密扣短褲袄，頭上劉海齊眉，頭面分梳兩瓣，壓着兩個紅絹蝴蝶大結，眉目如畫，揚鞭出碓，同前隊村婆相映成趣，紉蘭在樹上正猜想，這般不倫不類的人是何路道，忽見擁出碓外的一般人馬，條的左右一分，相對立住，中間讓出一條甬道，猛的碓內又是一陣犬吠，呼的奔出無數兇猛高大的獵狗出來，後面緊跟着兩匹赤灰似的駿馬，頭一匹却無人騎，只馬背上蹣着兩隻鐵喙鋼爪的巨鷹，後面一匹才駝着一個儀態非常，容光奪目的佳人，錦帕抹額，翠璫貼鬢，披一件紫緞鐵金一口鐘，微露窄窄蠻靴，穩踏金鐙，据鞍顧盼，秋波流射，好不雍容氣概，一出碓前，略一指揮，便率領着四個俊俏女郎直趨隊首，那羣猛犬便在她馬前馬後，搖尾追隨，等候號令一般，只見她櫻唇微撮，便發出一種尖銳峭利之音，餘音未絕，絲韁一帶，潑刺刺一馬當先，轉過山脚，向溪邊跑去，馬後四個女郎，帶着鷹犬緊緊跟隨，最後村婆壯漢轟雷似的一聲繳應，又復合隊疾趨，霎時這一大隊人馬，風捲殘雲般，滾滾沒入林烟嵐影之中，紉蘭在樹上看得出了神，兀自猜不出是何路道，向游一瓢一招手，先自飛身而下，追向前去，游一瓢本想入碓一探，不料紉蘭意在馬上女子，祇得也自飄身下來

，一同追去，兩人脚下何等飛快，不一時已見前面人馬左旋右轉，趨入密林深谷之內，遠望去豐草沒脛，怪石遮雲，頗形幽險。紉蘭停步悄悄說道，我們跟在後面，易被他們覺察，不如從側面崗上盤旋過去，踞高臨下，可以看得明白，兩人商量停當，一伏身，從近身山脚飛越而上，可是並無路徑，滿山盡是荆棘，好在二人憑着絕頂輕身功夫，毫不猶豫，衣襟一擦，颼，颼，颼，一口氣飛出一片荆棘，才尋出一條窄窄的小徑，從小徑紆迴曲折，又越過幾重崗巒，走上一座巉巖，巖上長松蔽日，藤蔓引風，百鳥啾啾，如隔塵世，兩人流連一回，向前一看，巖外一層峭壁，拔地而起，不下二三十丈，與這邊相離祇隔丈許，並不相連，走近巖邊，俯身一看，下臨絕壑，形似夾銜，藉着一線天光，照向壑底，却正見那隊人馬，宛若螞蟻，蠕蠕而動，又像一字長蛇蜿蜒走出，紉蘭道，這般人帶着鷹犬，當然是出來合圍打獵，但是到此絕壑裏邊，是何意思，游一瓢搖頭道，我們地理生疏，不必妄猜，且看他們走向何去，兩人一聲不響，看了半天，只見下面一羣人馬，向絕壑深處走了一程，忽然向左一轉，一個個連人帶馬，竟從峭壁裏面捲將進去，這一來，把二人看得詫異非常，心想這般人是山精海怪不成，怎態叱壁而入，紉蘭道，我們既然到此，總須探個水落石出，不如我們飛渡到峭壁上面，再看那邊是何景象，游一瓢抬頭向壁頂上一打量，距離不過丈許遠近，可是那邊峭壁頂峯，比這邊

要高出好幾丈，從頂至底，天然如削，毫無借力攀援之處，兩人沿着巖頂周圍探了一遍，忽見對面壁上，有一處倒掛着一株千年奇松，形如蒼龍攫海，丹鳳朝陽，滿身蟠着朱籐，籐梢枝枝下垂，又像龍髯鳳尾，隨風飄拂，竟蕩漾到這邊來，游一瓢大喜道，有此飛梁，便不必多費氣力，說罷，略一結束，便騰身而起，直向那株崖松飛去，將近松樹，兩手向上一撩，便握住朱籐，即趁蕩漾之勢，直上松背，兩手一放，身形一矮，恰正輕輕立住，再向上一看，距離崖頂還整有兩丈多高，游一瓢更不停留，兩臂一分，雙足點處，一個旱地拔葱，早已飄飄然立在崖上，低頭一看，紉蘭已按照自己辦法，岩鞦韆似的宕上松背，轉眼也飛上身邊，兩人這樣飛渡千紉絕壁，滿以為踞高臨下，可以俯瞰一切了，那知一到崖頂，面前奇峯無數，層層遮風蔽日，比立着的絕壁還要高過幾倍，依然望不到礪內情形，兩人一轉身，向崖上打量，盡是嵯峨怪石，除出那株奇松，別無一草一木，兩人從怪石上面飛越過去，却見裏邊崖下景象，又是不同，層層的小山峯，都是直上直下，曲曲折折，彷彿重門疊戶，半腰裏都鑿成盤旋甃道，釘着核桃粗的扶手鐵練，向內的崖壁，也一樣鑿着一級級的石凳，兩人拾級而下，約到半崖，忽聽得崖下一片人聲，夾着山谷迴響，就像千軍萬馬一般，兩人慌縮住腿，俯身四面窺探，只見前面峯脚下，現出一個天然巨洞，那般人馬，都從洞內飛奔出來，洞口滿是倒掛籐蘿，

如果沒有人馬出現，不到洞口，却不易看見，游一瓢低聲嘆道，俺們少見多怪，原來峭壁底下有這樣深邃古洞，可以出入，俺們初次從上看下，竟疑心他們是山精海怪，豈不可笑，其實近海山峯，都有玲瓏剔透的洞穴，俺們常遊的天台黃巖一帶，都是如此，想必這種地方，在上古都是海底，石質含沙，易被海水穿透，到後來滄海桑田，陵谷變遷，便成爲絕壑古洞，許多海盜惡霸，還藉此聚賊亡命，謀爲不軌哩，緞蘭道，俺們初在望海嶺流覽四圍景物，還有點幽勝之概，此刻一看這種窮山險谷，實在一無可取，但是這般人不倫不類，究係何等樣人，而且此地亦非游獵之地，這般人到此又來幹甚麼呢，說猶未了，游一瓢忽把緞蘭衣襟一拉，低聲道，莫響，你看他們演起陣法來了，緞蘭急俯身舉目看去，只見下面一羣村婆，一齊拔出腰刀，壯漢們端着豹尾槍，向四面散開，個個鷺行鶴伏，分捺披莽，朝那重門壘戶危岩砂石脚下，步步走去，幾十頭巨大，也昂首四嗅，如有所聞，這時那馬上佳人，已脫去外氅，露出一身艷麗俐落的行獵服裝，腰中一條妃紅色汗巾，掛着一把長劍，背上又斜繫一條皮製腰帶，插着十幾把亮晶晶的柳葉飛刀，玉掌連揮，東指西點，似乎命令那般壯漢村婆依令行事，還有四個俊俏女郎，一個個手挾彈弓，卓立馬背，緊緊護着馬上佳人，看風行事，這一大隊人馬，除出馬上佳人嬌喉嚨嚦嚦指揮一切，其餘都鴉雀無聲，如臨大敵，游一瓢緞蘭立的所在，正在這般

人背後，相距雖只一箭之路，高出約有十餘丈，却看不透下面這般人嘴內搗着甚麼鬼，雖然是打獵光景，但除出前面怪峯脚下重門壘戶的一條曲折窄徑，其餘四面都是直上直下的危岩陡壁，有何野獸飛禽可獵，正在看得不懂，猛聽得窄徑上面半腰陡峭處，轟然一聲巨震，一塊砂磚般的磨盤巨石，骨碌碌崩下一塊來，一塊方下，接着大塊小塊，像冰雹般拋下山來，同時黃土如雨，隨石而下，迷漫山谷，宛如石雨之中，又起了一陣烟霧，下面一般村婆壯漢，發聲喊，從烟霧中拚命向後奔逃，一時犬吠馬嘶，狂喊驚呼，夾着山石拋下轟隆不絕之聲，四面山谷迴響，格外石破天驚，地搖山動，便像前幾座高峯，一時崩陷一般，連游一瓢級蘭也吃了一驚，却又聽得對面山腰一陣磔磔怪笑，聲如裂帛，絕非人音，便知有異，再低頭一看，下面那卓立馬背的四個女郎，已發彈像雨點般，向崩石像連珠打去，那馬上佳人也從鞍上摘下硬弓羽箭，幫同射擊，頓時弦鏑爭鳴，呼呼怪響，經這樣一陣箭射彈打，對面山腰中怪音頓寂，飛石亦止，崩土變成烟霧，也漸漸清爽起來，却看清峯腳徑口，橫七豎八鮮血淋漓，被石子壓死了好幾個村婆壯漢，有一隻巨犬，奔避不迭，也被石塊打得半死不活，倒在榛棘叢中，馬上佳人看得死了這許多人，柳眉倒豎，杏眼圓睜，鏗的一聲，掣劍在手，一馬當先，直趨窄徑，不料同時窄徑深暗處，又是一聲怪吼，突然現出一個身長丈餘通體雪白的大怪物來，遠望見那

怪物頭如巴斗，長髮披肩，兩隻碧熒熒怪眼，宛如兩盞明燈，青光遠射，襯着血盆大嘴，齧牙一笑，奇兇極醜，竟高視闊步，走將出來，這般村婆壯漢，看到這樣奇形怪物，只嚇得望後倒躲，幾十頭獵犬，幾匹駿馬，也嚇得骨軟筋酥，動彈不得，那馬上佳人一看情形不對，慌指揮四個女郎，同自己一一躍離雕鞍，跳在地上，一面口中命四女郎約束村婆壯漢，退向原進洞口，一面早已把背上飛刀拔在手內，一看怪物却也狡猾，踱到山徑路口，便岸然立定，爲嶮自固，只兩隻碧綠怪眼，睽睽注着嚇軟的犬馬，裂嘴傻笑，腥涎四垂，形狀非常難看，佳人恨極，一聲嬌喝，窺準怪物腹胸，颯的一飛刀，擲將過去，那知怪物真夠兇惡，它也不識飛刀是何物，只伸出巨靈般的茸茸毛爪，向空一抓，便把一把飛刀抓住，佳人大驚，慌一退步，使出全副本領，把背上十幾把飛刀，左右開弓，連珠併發，向怪物上下要害猛擲，不料怪物連連怪吼，兩隻雪白毛手，一陣亂抓，竟被它一連抓住幾把，有幾把明明中在身上，無奈毛厚皮堅，竟一齊滑落，難傷分毫，最奇那怪物還善於模仿，它看得對方把一把把爭光耀目的東西，流星似的擲將過來，非常好玩，竟也投桃報李，把手上抓的飛刀，照樣還擲過來，它這樣一還擲，雖沒有準頭，可是力大勁足，颯颯有聲，萬一被它擲中，立時一個透明窟窿，幸那佳人功夫不弱，使展蹤躍巧小功夫，一一用手接住，本來背上飛刀一齊發罄，萬不料怪物會還發過來

，趁此隨接隨發，總想制住怪物，誰知你接得快，發得快，它也兩爪不停，接着便發，這樣一來一往，一個佳人，一個怪物，在那窮山荒谷中，耍起飛刀來，而且屢來屢疾，宛如兩串銀梭，半空交織，倒是絕世難逢的奇景，非但後面村婆壯漢看得目瞪口呆，連崖上游一瓢紉蘭也看得幾乎喝起采來，紉蘭仔細觀察，佳人已有點身法散亂，應接不暇起來，意欲下去助他一臂，却看不出那怪物究係何種怪物，恰好游一瓢已明白夫人意思，回頭悄悄囑咐道，那怪物是積年人熊一類，力大無窮，比獅象還兇猛百倍，祇可智取，不能力敵，兩人說話之間，那位佳人已像力盡神疲，步步往後倒退，那怪物却一聲大吼，蹣跚而出，一出峯前，便先把相近的一匹駿馬攬于手中，兩爪左右一分，立刻鮮血淋漓，撕成兩片，張開血盆大口，一陣大嚼，嚙嚙有聲，剎時把一匹千里良駒，連鞍代骨吃在肚內，一抹血嘴，昂首怪叫，長毛飛立，便向那佳人追來，那般人嚇得抱頭亂竄，沒命的望洞內鑽去，那佳人同四個女郎也心胆俱裂，勇氣全無，只想尋路逃命，偏偏洞小人多，被那般村婆壯漢爭先一擠，急切難以入洞，想飛上危崖棧道，怎奈距離尚遠，怪物業已舞爪追來，正危急間，忽聽得一陣風響，半崖上飄然飛下兩個人來，一落地，現出丰姿絕世的一男一女，正擋住怪物來路，那兩人一落地，竟赤手空拳迎上前去，怪物看見有人送上口來，一陣噉噉怪笑，兩手亂舞，便來擁抱，一男一女未等毛爪近身

，霍的左右一分，一矮身，各人捱住一隻毛腿，齊喝一聲倒下，只聽得訇然一聲巨響，怪物四爪臨空，倒在地，怪物一倒，兩人早已遠遠跳開，那怪物這一跌，跌得不輕，身體又笨重異常，扎手舞了好半晌，才一骨碌滾過身來，一跳而起，全身一抖，振天動地的一聲大吼，野性勃發，把身邊壘大石，手拋足跌，滿天飛舞，有幾塊磨盤巨石反跌下來，打在怪物自己頭上，益發震得它怒火十丈，連連怪吼，竟把大小石塊送在嘴上，亂咬亂啃，經它巉巉獠牙一啃，立時粉碎，愈嚼愈怒，亂蹦亂跳，沙石飛揚，立的所在跳成坑穴，兀自無休無息，跳蕩不止，這時一男一女早又飛上岩腰，含笑靜觀，一面向那佳人揮手示意，叫她們遠遠避開，免被飛石擊傷，那怪物自己跳盪得炊許時光，似乎也有倦意，漸漸兩眼惺忪，蹲在坑穴內休息起來。

第三回

海市昏樓。扶餘通秘道。
荒島絕壑。妮嬃作元戎。

這時岩腰上一男一女，却又倏然飄飄的又飛下身來，各人檢起地上石塊，雨點般向怪物擲去，經這樣一撩撥，怪物又蹶然跳起，發起威來，此時身邊石塊已被他拋盡，却向地皮出氣，四爪齊施，把斗大土塊，四面亂拋，霎時被它刨成極深極大的一個陷坑，這樣長大的怪物，竟隱在坑中看不見了，而且坑內漸漸土塊不飛，鼾聲大起，原來怪物這番

真個力盡精疲，竟倦極而眠了，這一幕怪劇，只把那佳人同尚未鑽進洞內一般人，各各看得莫名其妙，那一男一女却緩步走向坑邊，點首微笑，然後走近前來，佳人慌檢衿施禮，殷殷致謝，並展問邦族，紉蘭看那佳人年紀不過二十左右，生的眼眸皓齒，體態輕盈，煞是可愛，便說明自己同游一瓢姓名，夫婦游歷到此，偶然遇着怪物，很是危險，所以相助一臂，那佳人一聽紉蘭說出夫妻二人姓名，似乎一愣，一對水汪汪的杏眼，轉了幾轉，頓時滿臉春風，向二人謝了又謝，說了許多佩服仰慕的話，紉蘭聽她一副嬌滴滴的喉嚨，並非福建本地鷓舌之音，竟是江浙口音，便拉着她的手，轉問她姓氏和此地情形，同那怪物緣由，那佳人含笑說道，賤妾復姓司徒，小字筠孃，祖籍揚州，世代經營海外商業，薄有資產，到先父手上，看到此地是緊要海口，可以屯積貨物，地形也着實不錯，便利用這百筭巖深邃峻險，把周圍幾座山岡圈買下來，築起碉堡房屋，作個出口屯貨之所，不幸父母在數年前相繼去世，只剩賤妾兄妹兩人，繼續先父商業，索興移家至此，以便就近管理經商海舶，這幾天家兄同拙夫有事遠出，只留賤妾一人料理諸務，不料家兄出門的第二天，就是前天，忽然管事人來報，說是鎖龍峽糧食庫突然失去了一好幾十包白米，連四個看守糧食庫的人都失蹤了，却見峽口有一堆白骨，同幾件號衣幾雙破鞋，零零落落丟在獨松崖下面，筠孃邊說邊向怪物出現的那條窄徑一指道，這條山

徑本是礪後秘道，進去非常曲折，可以通到礪內，俺們糧食庫就在其中，兩位下來的這座危岩，就叫獨松崖，當時賤妾一聽管事人報告，就知道此地出了猛獸，可是從先父手內直到現在，因為這峽內都是怪石，樹木不生，四面又是幾十丈的峭壁，連飛鳥都不敢飛下來，走獸益難存活，所以俺們出去打獵，總不到這地方來，那糧食庫還是先父親手建築的，藏進去各種糧食，從來也不去細細點查，那失去幾十担白米，因為要運到武夷山去，特地裝好麻袋，放在庫門口，所以一看就知道失去，照這樣情形，庫內各種積糧，恐怕失掉不止這一點呢，前天聽到報告後，立刻率人從礪後尋來，誰知這怪物也有點機謀，不知何時，它搬運許多碌礪般大石，把通礪內的一條秘道，給堵死了，賤妾一看秘道堵死，就想到這怪物非同小可，不能不慎重一點，又想幸而秘道堵死，否則這怪物竄進礪內，老少幾百口人，豈不盡遭毒手，到了今天率領多人，決意把這怪物除掉，那料這怪物竟這樣厲害，週身刀槍不入，傷了這許多人，如果沒有兩位相助，如何制得住它，兩位這樣驚人本領，實在令人感激又佩服，但是這怪物究係何種獸類，還要請兩位賜教一二，以啓茅塞，這一來，紉蘭倒答不出所以然來，慌向游一瓢以目示意，游一瓢自從同筠孃覲面以後，始終沒有開過口，這時正暗自琢磨筠孃自稱經商的來歷，有點可疑，忽見紉蘭被人難倒，要自己解圍，微微笑道，這種怪物，愚夫婦也是第一次見到，

據俺猜想，就是古人所說「木石之怪罔兩」的一類，後人因為古人有一怪字，便把它當作妖怪一類，其實便是人能知狻狻一類猛獸的變種，凡是這一類猛獸，兇猛果然兇猛到極點，可是性喜熟睡，一經睡熟，輕易不能醒轉，雲貴一帶，獵取人能猩猩一類的東西，法子甚巧，有時故意把上好的酒，擺在它出來的路口，讓它盡量吃醉，格外容易睡熟，便生擒活捉過來，愚夫婦初見這怪物，一時也想不透是何種猛獸，不過看它形狀，宛似積年人熊，又看得諸位危機一髮，祇可仿照獵熊法子，試他一試，故意撩撥得它怒性勃發，讓它自己倦極而睡，便可無事了，這也是誤打誤撞，那能算得本領呢，但是這類猛獸，都產在邊塞苗疆一帶，想他雖在深山密谷，若是內地，怎會生此猛獸，這倒有點不解哩，筠孃聽了游一瓢這番話，沉思了半晌，點頭道，游先生的話一點不錯，此刻賤妾被游先生一提，想起幼年的事來了，先父生平沒有所好，只愛養猴子玩，因為足跡遍海外，各處搜羅來異樣猿猴實在不少，有一年從外國攜回來一個全體白毛猴兒，形狀也不過像三歲小孩那麼大，還記得先父說，這猴兒與衆不同，究竟屬於何種，要養大以後才能分別，第二年先父過去，這白毛猴兒忽然在先父死後，掙斷鎖鍊，逃得無影無踪，當時也不在心上，此刻想起來，也許這怪物就是逸去的白毛猴兒哩，游一瓢隨口答道，也許是的，心裏却暗想這怪物養得這麼大，當然是糧食庫裏的積糧吃大的，但是吃了這

許多年，被怪物吃的糧食也不在少處，怎的一點不知道，直到現在才發現出來，這樣就可想到這峽內糧食庫積糧之多，非同小可，一個漂海商人，又非經紀米商，屯積這許糧食，有何用處，還定要藏在這樣深密峻險處所，爲何主意，又據她說的所失去的幾十包白米，原想運往武夷山的，但武夷山非賣買之地，老遠運去這許多米，又是甚麼意思，這幾層可疑地方，游一瓢暗自在肚內轉了一轉，益發瞧料幾分了，却向筠娘說道，現在怪物睡在坑內，一時不易醒覺，趁此可以設法處置，愚夫婦尙要赶路，就此拜別，改日尊夫令兄歸來，再來登門拜謁便了，筠孃一聽兩人要走，慌一把拉住紉蘭道，兩位且請少留，聽賤妾奉告一言，此地雖是福建省管轄地面，俺這自成村落的百笏巖，也可算得一個化外扶餘，輕易不同外人來往，也沒有佳賓貴客戾止，何況您兩位神仙般的人物，英雄般的本領，越發如空谷足音了，不要說承兩位今天救危除怪，一番恩德，就算沒有這層，既蒙駕臨，總算有緣，豈容不盡地主之誼，何況日已沉西，沿海一帶，並無宿處，怎好敢忍心教兩位露宿海濱呢，拙夫回家兄不久便回，倘然能够會着兩位，不知怎樣欽佩高興哩，務請不要見外，暫在敝處盤桓幾時，讓賤妾也可稍盡寸心，待賤妾把這怪物料理清楚，立刻陪兩位到敝堡內賞鑒一下，務請兩位賞個面子俯允罷，這一番話，說得深情款款，面面俱圓，頭一個紉蘭就願意了，嘴裏回答怎好叨擾，眼珠却向游一瓢飄

去，恰好游一瓢面子上雖做出立刻要走的樣子，心裏却巴不得想進礮去，好探個着落，就此趁波收帆，略微謙遜幾句，便答應下來，那知筠孃挽留他們，也非好意，祇有叙蘭却是實心眼兒，還把筠孃看得十分投契哩，當下筠孃聽得兩人應允暫留，喜形於面，却向游一瓢道，這怪物雖然睡在深坑內，週身刀槍不入，一時要制死它，却也不易，不如就在這坑內，把它活埋罷，游一瓢微笑道，活埋也不容易，土石拋下去，就把它撼醒了，一撼醒，就能跳出土坑，非但活埋不成，又要費一番手脚，才得制住它，俺留神看它時時用毛手遮掩臍眼，臍上毛也不多，定是它的制命之處，用寶劍對準臍眼刺進去，定可成功，筠孃一聽，便把手上寶劍一橫，金蓮一點，縱向坑邊，四個俊俏女郎也跟了過去，到了坑邊，低頭一看，那怪物在坑底縮成一團，抱頭大睡，既然縮成一團，肚臍決不外露，何能下手刺入，弄得筠孃沒做理會的，心想人家把怪物制住，我們依然不能制它死命，未免太讓人家看不起，柳眉一挑，不管刺得進刺不進，提起寶劍，單臂攢勁，用盡平生之力，窺準怪物腦袋猛的刺下，喝一聲着，說時遲，那時快，一聲着方出口，只聽得啊啣……啊啣……卜通……幾聲，一個嬌伶伶的身軀滾落坑內去了，你猜這幾聲怪響是何緣故，原來筠孃尋不着怪物肚臍，又恨又愧，猛可裏用劍向下一刺，那知怪物頭皮比鐵還硬，寶劍刺在頭上，吶嘆一聲，竟從怪物頭頂滑向身

後，這樣一滑，筠孃上本身本來探着，用力又猛，一失手，身子往前一衝，失了重心，一個收腳不住，嘴上啊啞一聲，接着卜通一聲響，整個身子掉下坑內，那怪物經她猛力一刺，雖未刺進，却也覺着頭上一陣劇痛，嚇得它驚醒過來，未及睜眼，便拚命一蹶，蹶出坑來，這樣一個跌下，一個蹶上，來了個鳩雀換巢，這當口，立在坑邊的四個俊俏女郎，嚇得魂靈飛越，大聲嬌喊起來，却見颯颯飛來兩條人影，比鳥還疾，一落地，正在怪物左右，祇在怪物面前一幌，便又蹶了開去，怪物被兩人這樣一撩撥，大吼一聲，飛步便追，怪物一離坑邊，坑內颯的一聲，蹶上一個人來，四個女郎驚魂乍定，一看筠孃蹶上坑來，已是髻落髮散，泥土滿身，兀自面紅氣喘，心頭亂跳，四個女郎慌趨前代她盤髮拂土，一個又跳向坑內拾起寶劍，交還與她，筠孃略按心神，抬頭一看，只見游一瓢紐蘭兩人，已把怪物引到那面峯腳下一塊平地上面，兩人在怪物前後左右，蹶躍如飛，宛如穿花蛺蝶，那怪物連聲怪吼，伸開兩隻大毛手，團團亂轉，宛如小孩捉迷藏一般，只撈不着兩人身子，猛見游一瓢身形一矮，貼地如流，待怪物神注紐蘭之際，猛一進步，駢指如戟，向怪物脛眼點去，驀地一聲慘叫，接着震天價一聲響，倒下一堵山牆似的，怪物已扎手舞腳的倒在地下，掙扎不起來，紐蘭過去，提起蓮翹，又向肚上一蹶，怪物經她一蹶，突然一蹶幾丈高，落下來，一聲慘叫，便直挺挺死在地上，筠孃又驚又

喜，帶着四個女郎，奔近前去一看，怪物臍上激箭似的射出一股飛血來，齒牙外露，巨眼暴突，眼角口邊，都沁沁流出血來，比活時還可怕，筠孃慌舉手向那洞口一招，村婆壯漢連那逃出洞口去的，一齊飛跑過來，筠孃立時派了一撥人，把峯脚下幾具人屍犬屍合怪物屍首，一齊抬出洞去埋葬，留下一撥人，作爲先隊，向重門疊戶的窄徑進去，筠孃帶着四個女郎，同游一瓢，隨隨後走入窄徑，游一瓢邊走邊留神，窄徑座落，都是幾十丈的峭壁，抬頭一望，只露崖頂一線天光，却又曲折異常，宛如走進八陣圖中，一高一低，走了半晌，忽地豁然發朗，露出一片廣場，廣場周圍，依然危崖環抱，寸草不生，却在四圍崖腳，鑿成蜂窩般的石室，一望過去不下百餘間，每一石室，都按着一寸厚的木板門，門上編着東西南北天地元黃的號數，筠孃指着石室笑道，這就是先父手造的倉庫，游一瓢暗想，這樣天造地設的處所，就藏着千軍萬馬，也未始不可，說話之間，已穿過廣場，又走入一條長長的黑暗窄徑，兩面依然是危崖峭壁，却比進來的窄徑，寬了幾倍，遠遠就聽到先隊的一撥村婆壯漢，呼噪着搬運怪物堵塞的山石，許久，才把石頭搬盡，天光射入，露出路口，似乎是個喇叭形，越走越寬，游一瓢夫婦跟着筠孃走完山徑，一出路口，水聲潺潺，一片溪水阻在眼前，溪那面兩峯並峙，形如兩面大旗，中間一條坦道，也築着一座扼道礮樓同堡前相仿，游一瓢正暗想當前數丈多闊的一條山溪

，溪上並無橋梁，這般人如何進出，筠孃已邁動金蓮，直趨溪邊，從腰上解下一支銀角，嗚嗚的吹了幾聲，那邊礪樓上人影一幌，也吹了幾聲畫角，遙遙相和，角聲未絕，便聽得溪中嘩喇喇山響，夾着轆轤聲，霎時從溪底絞起一座飛橋來，舖在水上，宛似臥龍，仔細一看，原來用最粗毛竹鐵索穿成的，一般村婆壯漢，早已一陣風似的，牽着鷹犬馬匹渡了過去，筠孃同游一瓢夫婦也款步渡過，走入兩峯之間，回頭一看，那座飛橋早已沉入水底，無影無蹤了，游一瓢暗暗點頭，也不多問，漸漸走近礪樓，猛聽得又是一陣畫角，幾聲吆喝，礪門大開，湧出無數壯漢，回到礪的先隊，肅然站住，分立兩旁，筠孃從百笏巖走入窄道，早已棄馬步行，此刻却向左右略一示意，便牽過三匹駿馬，筠孃同紉蘭游一瓢道，進礪以後，地面平坦，到舍下還有幾里路程，請上鞍代步罷，夫婦二人也不謙遜，三匹馬撥刺刺跑進礪中，礪內丹楓浴日，蒼松夾道，一派清幽之象，峯迴路轉，屋脊如鱗，也有市鎮，也有桑麻，路上來來往往，不論男女老幼，一律包頭紮腿，短衣佩刀，可算得一個武裝桃源，三人迤邐行來，走上一條鋪沙坦道，兩旁千陌縱橫，四面峯巒環抱，坦道盡處，矗立着一座青石牌樓，走近牌樓，抬頭一看，中間鑿着六個斗方大字，「魚亮大王故里」，游一瓢吃了一驚，暗想當年魚亮大王是個名振朝野的俠盜，人人傳說他的巢穴築在海底，官廳因此奈何他不得，怎的此地算他故里，忖度

之間，已越過牌樓，馬前景象又變，一座奇峯，高聳雲霄，峯腰森森松林之間，露出一層層重樓傑閣，輝煌映日，富麗非凡，正想啓問，筠孃韁絲一帶，已向峯腳轉去，兩人跟着又走了半里光景，忽然現出一所大廈，粉牆百仍密息簇黎，中間一座門樓，也是金碧輝煌，景象萬千，門樓下面，開着兩扇鐵葉大門，左右排列着十幾個跨刀大漢，筠孃一到門口，一躍下騎，後面跟着的村婆，慌趨前替游一瓢叔蘭扣住馬環，恭請下馬，筠孃在先領導，肅客人門，兩旁跨刀大漢個個垂手唱喏，游一瓢夫婦走進門來，便是一條長長甬道，甬道盡處，一所巍巍高廈，却把牕戶關得嚴絲密縫，筠孃不向大廈走去，走到甬道中間，一轉身，步入右邊一座垂花門內，兩人隨後跟入，却是一個射圃，穿過射圃，假山玲瓏，游廊曲折，並到一所水榭，才打起軟簾，揖客人座，游一瓢略一打量室內，周鼎商彝，奇珍寶器，羅列滿目，沒有一件不值連城，就是地氈窗衣，也是飾玉綴珠，錦綉奪目，兩人暗暗驚奇，這擋口，筠孃却告罪進內更衣去了，另有幾個垂髮美婢，獻上香茗細點，悄然侍立，兩人四面賞鑒了一回，正想講幾句話，忽又珊珊走入兩個雜婢，手執紗燈，請游一瓢夫婦入室叙話，這時天已昏黑，內外點起珠燈寶蠟，明如白晝，兩人隨着雜婢走至一處，却是一所十錦排牕的抱廈，畫簷雕欄，映着五色角燈，益彰奇態異常，抬頭一看，筠孃已非馬上裝束，換着輕裾長袖，翠羽明亮，攜着一位雪

膚花貌嬌艷絕倫的女郎，佇立階前恭迎佳客，身後粉白黛綠的侍從，不計其數，游一瓢尚未登階，已聞得異香觸鼻，如入花國，在紉蘭原也是玉貌佳人，但十餘年隱居以後，早已屏却鉛華，不御錦繡，此刻到了這等處所，自覺夫婦二人，宛如野鶴閒雲，格格不入，可是主人情重，又與筠孃契合無間，便也坦然登階，謙讓入室，那知一到室內，寶篆凝香，畫屏障月，早已羅列綺筵，肅客入席，夫婦二人也無從遜謝，只好隨遇而安，大家安席停當，筠孃敬過一巡酒，才指着同席女郎說道，這位是先父義女，賤妾的閨伴，複姓上官，小字湘魂，年才十九，却學得一手簪花妙格，練得一身上乘劍術，賤妾欽仰兩位，所以請俺這位義妹作個陪客，湘魂聽她這樣一介紹，滿面嬌羞，輕輕啐道，座上兩位是絕世英雄，俺們正好求教一二，怎的自吹自打起來，豈不令妹羞愧無地，紉蘭細看湘魂神態，雖然比筠孃嬌麗，但眉目之間，帶幾分妖艷，只略爲稱揚幾句，便同筠孃暢談起來，筠孃有問必答，口似懸河，一路豪爽之概，却正投紉蘭脾胃，他們兩人這樣一暢談，把游一瓢生生冷擱一邊，弄得眼觀鼻，鼻觀心，心裏却暗暗自打主意，偏偏那位湘魂不甘寂寞，找出一番求教武功的話來，向游一瓢殷殷攀談，游一瓢照着孔子有教無類誨人不倦的古訓，也只可問一句答一句，席酒間四個人談了兩對，紉蘭忽然想起路上看到的牌樓，便問筠孃道，石牌樓勒着魚亮大王故里，想必這百笏嚴是當年魚亮大

王的巢穴了，筠孃秋波一轉，微微笑道，兩位是義氣深重的大豪傑，賤妾不妨從實告訴，不瞞兩位說，魚壳大王便是賤妾的先父，也是湘魂妹子的義父，緞蘭游一瓢齊聲道，怪不得兩位武學高強，原來淵源有自，最難得這奇險絕幽的百笏巖，便藏千軍萬馬也無人知道，不料令尊升天以後，被兩位一整理，倒成爲世外桃源了，令兄想也了不得的本領，還有尊夫，定也是一位英雄，可惜遠出，不能一會，筠孃慌接口道，家兄同拙夫，早已棄武從商，一點防身微技，怎當得兩位誇獎，游一瓢又聽她說到商業上去，心裏暗暗好笑，心想大盜子女，會變計學商，倒是奇聞，况滿室奇珍異寶，富埒王侯，不做強盜，也可吃着不盡，居然還要屯積居奇，同市僧爭利，愈不能不令人無疑了，緞蘭同筠孃說得投機，却理會不到這些地方，四人談談說說，席酒吃完，已經起更，筠孃却留住緞蘭在自己臥室聯床共宿，送游一瓢到外邊一間書室安息，游一瓢走進書室，把伺候人等打發出去，自己掩門盤膝靜坐了一回，忽的一運氣把室內幾盞明燈吹息，放下帳幔，假作安睡樣子，却躡足走近牕口，向外探看，只見牕外一帶萬字走廊，掛着幾十盞垂蘇八角風燈，照見廊外一層層的玲瓏假山，種着幾株桃花，天上一鈎寒月，籠罩着飛樓傑閣，恍疑廣寒自居，游一瓢無心賞景，一看四面無人，推開一扇牕戶，飛身而出，蹤上假山頂上，四面一看，進門擋口見到那座宮殿式的大廈，獸環高聳，便在走廊左首，雙

足一點，飛到廊頂，一墊足，又從廊頂使了一手燕子鑽雲，向那座大廈屋頂飛去，立定身，四下一望，好大的一所房屋，樓臺亭榭，不計其數，原來這所房屋，整個建築在一座高峯山腰之中，從山腰直達山頂，都啣接着一層層的重樓密室，却把一條山溪引入，作爲池沼，十丈高的粉牆，齊山根圍住，宛如玉盤圍腰，游一瓢正在細細打量，忽聽鸞鈴響處，大門口一陣呼喝，擁進許多高大漢子，有幾個揚着火把，其餘抗的抬的，搬進許多箱籠物件，最後大踏步走進兩個偉岸丈夫，一色紅呢風兜風笠，因在夜間，距離又遠，細看不清面貌，這一般人從甬道直趨大廈，只聽得下面呀的一聲門響，那般人直進大廈去了，游一瓢回頭向內室望去，正看到許多鴉鬢，提着宮燈，擁着兩個佳人，飛步而來，似乎就是筠孃和湘魂，却見她們從一條鵝卵石徑，向大廈裏面進去了，游一瓢一想，進來兩個偉岸丈夫，定是筠孃的哥子同丈夫回來了，怎的不進內室，反而筠孃同湘魂一齊出來，也到下面大廈內呢，難道已知內室有女客留宿麼，心想跳下去暗暗探看一番，却因廈前後有人絡繹來往，倒有點不下去，半晌，又見筠孃湘魂手挽手的率領着一般丫頭，仍回內室而去，來往的婢僕們，也各自散去，大廈前邊，依然靜寂無聲，却未見筠孃的哥子同丈夫出來，游一瓢看得疑惑，兩臂一振從七八丈高的畫簷上，飄落大廈後身，側耳一聽，屋內一點聲音沒有，只從櫳格孔內射出幾縷淡黃燈光，幾扇紅漆貼

金的落地屏門，早已緊閉，當中門環上還加上一具黃澄澄的頭號大銅鎖，游一瓢看到這具銅鎖，却詫異起來，明明她的哥子同丈夫在內，怎麼鎖了起來，游一瓢把大廈四面踏勘了一遍，益發稱奇不止，原來這所大廈週圍十餘丈，宛如一顆方印，與別房並不相接，左右兩面，也無側門，最奇後面加鎖還不算，前面也照樣一具銅鎖鎖着，不由游一瓢不滿腹狐疑起來，回頭一看大門門樓上，似乎有守夜的更卒，慌又繞到屋後，抬頭仔細一看，八扇落地屏門上面，還有一排雕花排牕，頓時計上心來，一個旱地拔葱，直向廊簷大花板頂蹤去，左臂一舉，兩指一鉗，便把整個身子吊在上面，騰出右手，輕輕把一扇小牕推開，探頭一看，厦內空洞無物，只中間設着一坐佛龕，面前從樑上吊下一盞鑿金嵌寶纓絡繽紛長明燈，放出一道淡淡的黃光，照出四根蟠龍舞鳳的通天大柱，除此之外，並無別物，游一瓢看得吃了一驚，明明看見她的哥子同丈夫，還有抗抬籠箱的一般人走到此間，怎會無蹤無影，心想橫豎屋內無人，何妨進去踏勘一番，主意打定，兩足一起，便穿進牕內，一提氣背脊貼壁，順勢而下，一落地，脚尖點地，鸞行鶴伏，把屋內四角勘了一遍，却看不出甚麼機關，再走到中央，借着中間那盞長明燈光，向佛龕望去，龕內供着一塊二龍搶珠雕金硃漆牌位，寫着魚壳大王神位，神位前香爐燭台之類，色色講究，但是偌大一所敞廳，除了佛龕長明燈之外，別無餘物，格外顯得深奧空闊，

而且那兩個偉岸丈夫同許多大漢進來以後，何以絕無蹤跡呢，游一瓢一個人靜靜的思索了一回，兀自想不出所以然來，偶一抬頭，看到中間四支抱柱，粗大異常，大約兩個人還抱不過來，心想這樣木料，倒也不易尋覓，如果梓楠一類，却值不貲，無意之間，用手指輕輕彈了幾下，發出橐橐之聲，似乎柱心中空，猛然大悟，知道柱中定有機關，地下定有密室隧道，回來的一般漢子，定是綠林脚色，或者分藏廳便在地下，而且柱上蟠龍舞鳳定藏着啓閉機關，正想伸手到雕刻的龍上摸索，蓦地聽得身後屋角落裏撲哧一聲，笑了出來，這一下，真把游一瓢嚇得不輕，一顆心幾乎跳出腔子來，照說像游一瓢這種人，藝高膽大，氣定功深，何至於嚇得如是，其實不然，俗語說做賊心虛，這句話包蘊很深的道理，無論做賊如何强悍，事主如何軟弱，做賊的總存着幾分心虛，事主夢裏說句夢話，或者打個呵欠，往往把賊嚇跑，因為心虛，就是理虧，理虧的人，總是提心弔膽，容易受驚，從做賊推想到做人，都是一條理，像游一瓢原沒有把這般人放在眼裏，可是自己在礪內做客，人家誠惶誠恐的待以上賓之禮，只因一念好奇，半夜三更翻牆跳屋的來偷窺人家秘密，雖自問並非做賊，可是一經被人發覺，舉動上便欠光明，理路上便說不過去，滿讓人家是盜穴賊窟，吹縐春水，干我屁事，所以游一瓢伸手摸索龍頭當口，萬不料屋角裏存着人，而且撲哧的笑了出來，未免嚇了一大跳，慌縮手轉身一看

，不覺又把智勇無雙的游一瓢看呆了，你道爲何，原來屋角的人，並非別人，便是同席吃酒般般求教的上官湘魂，這時裝束大異，脂粉不施，蛾眉淡掃，益顯得肌裏瑩澈，綽約如仙，一道光可鑑人的青絲，只鬆鬆的挽了個麻姑髻，身上穿着薄薄的一套銀灰素緞緊身密扣夜行衣，下面穿着一雙窄窄的鹿皮挖雲小蠻靴，胸前斜繫着百股五色絲縷，打了一個蝴蝶雙飛結，背住一把七寶攢嵌三尺有餘的劍鞘，劍斂上一掛杏黃垂穗，跟着下面一雙小蠻靴，一幌一幌走近前來，長眉一展，眼波欲活，喜孜孜的悄悄說道，游先生興致不淺，俺的幸福也不淺，突如其來的說了這兩句，兩隻秋水如神的妙目，注着游一瓢面上，又嫣然起來，游一瓢起初有點心裏不安，看得湘魂並無惡意，略自放心，但聽她說了這兩句，一時楞楞的摸不着頭腦，却暗想孤男寡女，深夜相處暗室，實在不妙，一時却又難以脫身，轉念憑自己這身功夫，怎麼她跟蹤進來，竟會不覺，湘魂看他神情不屬，早已雪亮瓠犀微露，低聲笑道，游先生不必多疑，俺本來秉一片至誠，想來拜師的，不料走下內室台階，遠遠望見這外面廊頂上掛着一個人，一轉眼，已飛入上面小廳內，俺起初不知是游先生，心想這人本領實在了不得，決定他們外面露了馬脚，有人聘請能人跟蹤進來，索取財寶的，慌回轉寢室，穿好夜行衣服，帶好兵器，開了側面機關，悄悄進來一看，却是游先生，便放心了，看您似乎知道底下有地室，四處搜索不出，

摸到柱上，柱內無非按着地室千斤閘的幾支鐵鍊罷了，湘魂說到此處，差不多已把礪內實情和盤托出，游一瓢猜想的一點不錯，不用問，此地主人當然承着魚壳大王的衣鉢了，游一瓢索性也把在百笏巖制住怪物時候，就疑心不是巨商行徑，進巖來步步留神，格外明亮，一時好奇，到此參觀一下，照江湖規例，暗地窺探，實在不應該的，祇有請上官小姐包涵一下，說罷便深深一躬，湘魂慌退在一邊，連連搖手道，游先生千萬不要多禮，俺也是寄寓在此，就是此地主人，對於游先生怎敢開罪，換了一個人，俺也不敢對游先生細說此中秘密的了，這層請你千萬不要掛在心上，倒是俺有一樁心願，務請游先生俯允才好，游一瓢慌問何事見教，如能爲力，自應效勞，湘魂抿嘴一笑道，效勞是不敢當的，這事在游先生又是綽綽有餘的，俺不是說過想來拜師的話麼，這且慢題，現在先把俺的身世稟告一番，游一瓢聽她有拜師之意，而且想長談起來，萬一被人撞見，豈非瓜田李下，難脫嫌疑，正想設法脫身，那知湘魂櫻口一張，已詞鋒汨汨而出，她說自己父親母親是魚壳大王生前的大臂膀，却死在魚壳大王以前，那時湘魂祇九歲，魚壳大王感念舊交，收爲義女，撫如己出，從小同筠孃友愛異常，等到魚壳大王一死，所有部下，由他大兒子卽筠孃的哥哥，繼承父志，統率所部，人人稱他爲飛龍島主，因爲從此處霞浦十餘里海面上有一座絕大的海島，叫做飛龍島，島內有一條極長的隧道，從海底

直通到此處，這條地道還是當年臺灣鄭芝龍進窺中原時候，秘密建築，後來魚壳大王佔據飛龍島，作為基業，大興土木，發現這條海底隧道，探出一直通到此處百笏巖，又看得百笏巖是個形勢極好的通陸要口，索興從新修砌一番，乘便把百笏巖也整理一下，建築起許多房屋碉堡，作為飛龍島第二根據地，有家眷的部屬，分了一半到百笏巖駐守起來，表面上一樣種田捉魚，是個安善良民，一經魚壳大王傳令下來，便集成一枝精兵，直到現在飛龍島主手上，還是如此，好在飛龍島孤懸海外，百笏巖也幽險深藏，輕易沒有外人涉足，官廳只求無事，益發不敢打草驚蛇，十幾年來，倒是一帆風順，但是這位飛龍島主，野心極大，比魚壳大王還兇狠十倍，結交了許多海陸各路英雄，遇着機會，想效法鄭芝龍大做一番事業，但據俺愚見，滿清已根深蒂固，人心又耽於安逸，恐怕難以動搖，萬一中道崩潰，連這點先人根基都難保全了，而且飛龍還存着非分之想，時時對俺露出輕薄之態，俺又是寄人籬下，別無骨肉，又恨自己武藝淺薄，難以保全自身，時時心裏存了不安的念頭，却又不便說出口來，今天難得義姊邀兩位到此，席上恭聆高論，心裏已佩服得無可言喻，臨睡時節，又從尊夫人口中，得知先生是個絕世奇人，便是尊夫人本領，也是先生教誨出來的，益發令俺心折，便存了拜師之念，又恐怕兩位明晨就要別去，急得俺連夜偷偷出來，拜求先生，可憐俺一個寄身盜窟的孤女，念俺一片

至誠的心腸，收留俺一個不才的弟子罷，說罷，不問游一瓢應允不應允，便盈盈的拜了下去，游一瓢起初聽她說出飛龍島主預備大舉的話，很是留神，後來湘魂又說出婉轉求師的一番苦志，正在暗自盤算，不料她說出便做，竟插燭似的拜了下去，也不知那裏來的一付急淚，竟跪在地抽抽抑抑的哭得像帶雨梨花，大有不允不起之勢，那知游一瓢面色一整，並不避開，祇悄聲說道，姑娘有志上進，想拜俺爲師，也未始不可，不過要傳授俺內功正宗，却須慎重將事，此刻姑娘且請回房，明天再作計議便了，這一來，湘魂已聽出口風是願意收留這個弟子，不過拜師不能如此草草罷了，在湘魂想不到游一瓢竟毫無退却，一口應允，倒出本人意料之外，而且詞嚴義正，已大有嚴師口吻，趕慌收淚立起，又拜了一拜道，謝老師培植盛情，明天千萬請老師暫留幾天，待弟子誠心求教，游一瓢微笑道，明天且同此地主人見面再說，湘魂聽了這句話，低頭沉思了片晌，便欣然走向屋角，只看他伸手在壁上一按，沙沙幾聲微響，屋角陡然露出二尺寬一人高的窟窿，射進天上霜月之光，湘魂悄聲道，老師隨弟子來，說罷，便翩然走出，游一瓢跟着步走出壁洞外面，細細審視，原來做成活槽，砌成一入高的假壁，機關一按，便弔了上去，湘魂在外面又尋着機關一按，假壁弔下，依然整堵牆壁，毫無痕跡可尋，游一瓢走出大廈外，湘魂又殷殷懇求再三，然後冉冉向內室而去，游一瓢也回轉書室安睡，你道

游一瓢被湘魂這樣一懇求，爲何便爽快快快的應允下來，原來游一瓢聽得魚壳大王兒子飛龍島主，有恢復中原之志，却與自己素志相合，又喜百笏巖飛龍島都是天然極好形勢，便存了搜羅之意，至於湘魂不贊成飛龍島主行爲，恐怕事敗玉石俱焚，又存着厭惡飛龍行爲不正，想學成進退自如的本領，作個明哲保身，倒也不可厚非，又喜他秀外慧中，大可造就，此行本想收幾個得意徒弟，暫在此地勾留幾天，指導他一番，也未始不可，不過自己從未收過女弟子，一時却又不便應允，想同紉蘭商量一下，由紉蘭代收在門下，也同自己一樣，那知這一來，竟入了她們的圈套，弄得夫妻反目，還蒙了不白之冤，真應了三十年老娘，倒繃孩兒那句俗語了，當晚一宿無話，第二天游一瓢起來，猛見窗外彤雲密布，大有雪意，書室外面伺候的婢僕，聽得貴客下床，慌不迭進來伺候，游一瓢盥洗方畢，筠孃已打發人請到內室叙話，一到內室，紉蘭同筠孃湘魂正促膝深談，一見游一瓢進來，都盈盈起立相迎，筠孃首先開口道，昨天賤妾初見老師，謊說寒舍是經商人家，實有欺騙長者之罪，昨晚已由俺義妹據實稟告，尙乞老師恕罪，游一瓢口上不免謙虛一番，心裏却想到昨晚的事，定是湘魂已先向她們說明了，大約拜師的事也同我們這一位商妥了，所以左一個老師右一個老師了，不禁向紉蘭一看，微微一笑，紉蘭笑道，師傅何等尊嚴，怎的深夜暗自窺探人家秘密呢，說罷，四人同聲大笑，在這一

笑聲中，彼此揖讓就座，幾個俊婢，早已川流不息的獻上參湯燕羹，充作早點，湘魂親自檢了兩盃玫瑰銀耳湯，分獻游一瓢、紉蘭兩人，實行其有酒食先生饌的古訓，紉蘭慌笑道，湘魂妹子這樣客氣，實在於心不安，湘魂方要開口，筠孃搶着說道，今天就要實行拜師，師父師母都應一般尊重，怎的說出不安話來，非但湘魂妹子全仗兩位教訓，便是賤妾，從旁也可叨教不少哩，紉蘭笑道，你這張利嘴，俺實在說不過，俺也不爲虛套，便向游一瓢道，說起拜師的話，今天湘魂妹子起個大早，跑到俺們房間，把昨晚面求老師的事，一五一十的告訴咱們，求俺留你在這兒盤桓幾時，把內功正宗指點她一番，筠妹也極力慫恿，求俺替你應允下來，還把湘魂妹子一樁可欽可佩的事，說與俺聽，說起這樁事，實也難得，說到此處，湘魂似乎嬌羞不勝，連連以目示意，阻止紉蘭，紉蘭微笑道，這樣光明正大的事，何必害羞，游一瓢慌問何事，筠孃接口道，湘魂妹子的父母，都喪在一個南洋海盜手上，湘妹立志報仇，苦心從先父練習武功，那時此地尚未開闢，都在海中飛龍島居住，練武當口，同先父許多門弟子一塊練習，有時跟先父到各處歷練江湖上的智識，他們魚龍混雜的合在一處，湘妹堅貞不拔，爲日後表明心跡起見，當着先父同大衆的面，在臂上點了一粒守宮砂，不幸先父半途棄養，湘妹功夫雖已不弱，自己總嫌未臻上乘，前去報仇，尙無十分把握，時常暗暗哭泣，昨天看見兩位下降，喜

得什麼似的，恐怕兩位越宿即行，暗地同賤妾商量一下，恐不及待，便深夜來拜老師了，請老師可憐她一番苦心，勉爲俯允罷，游一瓢聽了這番話，不禁點頭道，這樣說來，她是一位貞烈孝女，難得難得，紉蘭也接口道，俺從小就聽得貞節女子點守宮砂的故事，却未親眼目睹，今早湘魂妹子進來，筠妹講起這樁事來，強把她左袖擡起，果然雪白的藕臂上，點着綠豆大血也似的一粒硃砂痣，令人又愛又敬，老實說俺早已替你這女弟子收下了，紉蘭這樣一說，筠孃趁此笑道，檢日不如撞日，湘妹快快實行拜師罷，湘魂被她一提醒，飛也似的走過來，向游一瓢面前恭恭敬敬的拜了下去，這樣八下裏一擠，游一瓢也弄得難以推却，祇好立在一邊，半禮相還，湘魂拜了四拜，立起身來，又朝紉蘭照樣拜了四拜。還嬌滴滴的叫了一聲師母，把紉蘭喜歡得合不攏嘴，在昨晚席上，紉蘭看得湘魂艷面之中，帶着幾分妖媚，尙有點不大許可，被筠孃三寸不爛之舌，說得湘魂如何貞烈，又親自驗了守宮砂，頓時眼光改變，親熱起來，此刻拜了師母，自然格外憐愛了。

第四回

華銓四照。玉女舞梨花。
蓮漏三更。佳人進醇酒。

當下湘魂拜師已畢，筠孃又輕啓朱唇道，昨晚家兄同拙夫回來，因爲夜深不敢驚動老師

，又因飛龍島上發生一樁極要緊的事，不能不立刻去料理，也許從島上漂海遠行一趟，一時暫難返家，只囑賤妾款留兩位，多盤桓幾時，便是湘妹拜師的事，也同家兄說明，家兄高興得了不得，豈囑賤妾不得稍有怠慢，海上事務一了，還想趕回來求教哩，游一瓢笑道，愚夫婦四海浪遊，不慣拘束，諸位這樣優待，反而於心不安，好在令義妹天姿夙慧，自幼經令尊一番陶鑄，對於內功早有根底，再略爲指點，便可登堂入室，無須愚夫婦久留此地，二日內把內功要訣解說一番，儘可按訣練習，此後應該指點時候，愚夫婦自爲登門拜謁的，湘魂一聽師父祇允一二日担擱，秋波向筠孃一溜，笑道，這樣殘年歲迫，師父何必僕僕道途，在這兒過了年去，弟子也可稍盡寸心，說到此處，抬頭向外一望，拍手笑道，好了，現在可以留住師父了，一邊說，一邊向簾外亂指，大家向外一看，原來天上已降下雪來，鵝毛般的雪花，滿天飛舞，愈下愈緊，對面屋脊上已皚然一白，筠孃笑道，雨雪天留客，兩位看在老天面上，還可得多留幾天了，此地一帶，又是山路，一下雪滿地濘泥，兩位何苦跋涉泥塗，游一瓢靛蘭同時微微一笑，靛蘭却開口道，兩位盛情難却，勾留幾天，再看天色行事罷，筠孃湘魂大喜，立時命人抬進一座鑾金雕銀的炭盆，滲上沉速檀降之類，滿室生春，異香襲座，其實福建地近南洋，雖然嚴寒下雪，屋內並不十分寒冷，游一瓢夫婦內功精湛，寒暑不侵，雲遊各處，無非一領裋衫

，此刻筠孃命人設起炭盆以後，談談說說，時已近午，又指揮俊婢，擺起盛筵，席間游一瓢問起筠孃丈夫姓名，同武學派別，筠孃面上遲疑了半晌，笑了一笑，才答言道，拙夫姓蕭，字鵬飛，也是先父的門下，論到功夫，還趕不上湘妹哩，湘魂啐了一口道，有你這賢內助，功夫還會錯麼，說罷，彼此一笑，游一瓢夫婦也不在意，湘魂却又說道，師父從昨天駕臨，直到此刻，弟子留神師父師母飲食之間，祇檢水菓清淡一類的東西，師父連這類東西，也略嘗輒止，竟有神仙不食人間烟火之概，大約兩位老人家，對於服氣導引之術，必有心得，所以能夠駐顏不老，緜蘭笑道，你師父整個月不進飲食，祇吃點泉水松仁，就可充飢，俺可不成，但看到厚味高梁之品，便覺格格難以下咽，大約生成薄福罷了，據你師父說，服氣導引，並不是難學的事，也並不是學道求仙，才服氣導引，古人說食肉若鄙，未能遠謀，佛家說錦綉敗身，高梁敗胃，孔氏又說蔬食淡水，樂在其中，這都是養生要旨，我們練內功的尤須把五臟六腑，表裏清明，方寸朗澈，然後再吐故納新，內視反聽，方可達到金剛不壞之身，浩氣長存之體，有一次你師父走到一所荒郊古廟，廟中寺僧却是個殺人不眨眼的強盜，以爲你師父是個趕考士子，定必有點油水，故意殷情款留，把蒙汗藥下在茶水當中，送與你師父解渴，這點技術，怎瞞得你師父過去，却故作不知，坦然把一碗清茶，渴得點滴無存，那強盜和尚，滿以爲着了他

道兒，拍着手喊道，倒也，倒也，那知你師父哈哈大笑道，禿驢休得張狂，還你一碗茶便是，說畢，舉起右手，向面前空碗內一指，便見中指指甲縫內，飛出一道急水，直注碗內，須臾空碗內依然是滿滿的一碗清茶，還是熱氣騰騰的，這一來，把那盜僧嚇得魂靈出竅，以爲碰着仙怪，拔腿便跑，你師父看他這樣狗一般的人，不值得理會，也就一笑而出，後來俺問你師父這是甚麼功夫，他說內功練到通體清明，無論何種毒物邪氣，決難侵入，一點蒙汗藥，算得甚麼，那時故意吸入口內，却用丹田元氣，把他通入皮膚，聚在中指，然後一洩而出，緞蘭說罷，筠孃湘魂滿面驚疑，面面厮看，半晌，筠孃才說道，先嚴對於內功奧妙，曾也講解過，却未聽到有這樣神通，俺湘魂妹子真是福氣，竟拜着神仙師傅了，游一瓢笑道，世人都羨慕神仙，俺却没有見神仙是甚麼樣子，俺只曉神仙人人可做，人人都自己忽略做神仙的道理罷了，閑話少說，湘魂既然問道於盲，俺祇可做個識途老馬，昨晚看她背着一把長劍，又聽蕭夫人（卽筠孃）說她擅於此道，可否即席求教一下呢，湘魂聽得他要他舞劍，知是考察她功夫深淺的意思，一時却不便回答，只把眼望着筠孃，筠孃抿嘴笑道，不要害臊，快結束登場罷，可是此地過窄，不如移席到環翠軒去，那邊又幽靜，又寬敞，又可賞雪賞梅，定能合兩位意思的，筠孃說罷，簾外早已奔進幾個俊婢領命而去，筠孃湘魂同游一瓢夫婦，也一齊離席，走出堂外，筠

孃當先領路，從內室走廊左轉，走入一座船廳，下面泉流淙淙，如鳴環佩，穿過船廳，又渡過一座朱欄小橋，橋那面一條小徑，兩旁堆雪盈尺，中間却已掃出一條雪徑，走完這條雪徑，便見玲瓏剔透的假山，左穿右曲，壘出龍蟠鳳舞之形，被雪一罩，晶瑩奪目，宛如築脂刻玉，走近假山，一派幽馨，襲人衣袂，原來一入假山叢中，紅梅爭放，別有洞天，幾百株鐵幹老梅之中，擁着一所廠軒，額題環翠，幾個俊婢，早已肅立簾側，掀起氈簾，相將而入，趨進一看，一座五開間的廠軒，四圍滿是落地排窗，嵌着四方大玻璃，雪光映照，一室通明，最有趣四圍近牕梅花，橫枝屈幹，含蕊吐鬚，一枝枝竊聽似笑，低亞黛妍，遠看去貼在玻牕外面的梅花，異形殊態，又像天然畫圖，各具章法，游一瓢看得雅興大發，連連喝采，筠孃却已執壺肅立，請夫婦二人就席，游一瓢緞蘭回頭一看，軒中靠南牕處，又設起一席精緻小席，却留出一大片地方，預備湘魂舞劍，兩人略一謙遜，款步入座，却不見湘魂蹤影，正想啓問，一個垂髮女郎，趨至筠孃身邊，低低說幾句，便悄然出去，筠孃一笑，只顧殷情勸酒，一忽兒，那個垂髮女郎雙手捧着一把寶劍進來，却聽得簾外鶯聲嚶嚶一陣笑語聲，笑聲未絕，猩簾一湧，幕地眼前一亮，宛似擁進一朵紅雲，急看時，原來湘魂披了一件猩猩紅呢雪氅，一進門，幾個春風俏步，便來筵前，格格笑道，弟子來遲一步，尙乞恕罪，緞蘭向未答話，筠孃大笑道，你

師父點的紅綫盜盒，怎麼扮起昭君出塞呢，游一瓢紐蘭看她這樣裝束，不禁也笑了，湘魂猛的兩臂一揚，便把外面雪氈卸了下來，早有俊婢接過一邊，却露出一身湖色緊身密扣短衣褲，繫着一條香色綉花汗巾，指着筠孃道，你這油嘴薄舌，且慢得意，俺獻過醜，你也逃不了，筠孃舌頭一吐，笑道，我的好妹妹，我這點醜功夫，在獨松崖早已獻過了，如果再叫我來一遍，你師父師母的幾顆門牙，保管掉落得一顆不剩，這又何苦來呢，游一瓢紐蘭大笑，湘魂賭氣不答她，一扭身，從垂髻鴉環手中，錚的一聲，抽出寶劍，便見一道寒光，照耀滿座，紐蘭喝一聲好劍，便見湘魂抱劍向上一躬身，嬌滴滴喊了一聲弟子獻醜了，語音正絕，嬌軀向後一退，滴溜溜一轉身，頓時銀光遍體，紫電飛空，滿身劍花錯落，那還分得出劍影人影，愈舞愈急，滿室劍光，忽東忽西，忽聚忽散，翩若驚鳳，宛如游龍，舞到後來，一團電光，滾來滾去，宛如水銀瀉地花雨繽紛，四面簾櫳，都颯颯作響，遠遠站立的幾個俊婢，被劍風逼得衣袂飄舉，雙眼直睜，忽聽得嗤的一聲嬌笑，倏已風定聲寂，湘魂已盈盈揮劍，早立席前，好不從容得意，只兩個梨渦中微現出紅暈，益顯得嬌酥欲滴，紐蘭慌走下席來，親自斟了一小盃酒，遞向湘魂手中，笑道，這八八六十四手的萬花劍，舞得渾脫瀏亮，真不容易，不是舞得妙麼，可是俺還要罰你一盃，此言一出，非但湘魂直瞪杏眼，不解所云，連玲瓏剔透的筠孃，也如丈

二和尚摸不着頭腦，祇游一瓢點頭微笑，湘魂把一盃酒接在手中，笑道，弟子舞得不好，當然應該罰的，紉蘭笑道，正惟其舞得好，才罰你這盃酒，你乾了這盃酒，我告訴你，湘魂滿肚委曲的把一盃酒一口氣喝畢，却拉着紉蘭道，師母你快告訴我，弟子可糊塗死了，紉蘭笑了一笑，說道，我們要看的，是你平日的真功夫，此刻你要的萬花劍，是舞劍不是擊劍，舞劍不是真功夫，湘魂急問道，舞劍擊劍，還有分別嗎，舞劍不是真功夫麼，紉蘭笑道，你聽我說，我從前也同你一樣，後來跟了你師父才明白的，舞劍是古人筵席歌場作樂娛賓用的，雖然也有許多身法解數，無非圖個好看，不切實用，像古時公孫大娘舞劍器，便是舞劍最好的人，至於擊劍，古法久已失傳，知道的人很少，幾個擊劍名家，無非從單刀七首的練法脫化出來，並非真真劍法，差不多都把舞劍擊劍混而爲一，此刻你練的八八六十四手萬花劍，其實就是一套八卦刀的解數，加了許多花着數，又經你分花拂柳的一練，便成爲舞劍不是擊劍了，你虛心求師，俺才故意嘔你一句，叫你喝一盃罰酒，其實你這副身手，確已出類拔萃，前途正未可限量呢，這一番話，說得湘魂啞口無言，宛似兜頭澆了一百冷水，連筠孃暗暗心驚，却聽湘魂說道，弟子明白了，師母是循循善誘的美意，這樣說起來，師母的劍法定必與衆不同，弟子斗胆，想請師母賜教一二，一言未畢，筠孃纖掌一拍道，一夕話勝讀十年書，今天叨湘妹的光，又

可開眼了，說罷，倏的立起身，執起玉壺，在紉蘭面前斟了一盃酒，笑道，且請師母澆澆手，紉蘭且不飲酒，先把湘魂手上寶劍接過，用手指彈了一彈，鏗然發聲，清越異常，細看劍脊兩面都刻了一個篆字，合成「麗珠」兩字，想是劍名了，紉蘭把劍送與游一瓢手內道，此劍確是上品，可惜剛多柔少，游一瓢略一拂視，仍舊送還紉蘭，笑道，且莫談劍，既然作法自斃，高談舞劍擊劍之分，當然沒法推却的了，紉蘭微微一笑，提劍離席，慢慢移步到湘魂舞劍所在，離席約有兩丈許光景，便卓然立定，這時非但湘魂筠嬈四隻妙目，水汪汪的早已注定了紉蘭全身，就是玻璃牕外，也擠滿了油頭粉面的侍女，都聽得消息，趕來張望，那知紉蘭抱劍立定以後，並未亮開架式，只閉目凝神，兀立不動，呆若木雞，足足耗了半刻時光，湘魂筠嬈看得有點詫異，暗暗抿嘴匿笑，猛見劍光電也似的一閃，紉蘭鳳目一睜，直注劍鋒，略一盤旋，便覺劍尖似山，劍光似練，直盪出四圍丈許遠近，但看她幾個招式以後，一招慢似一招，到後來徐徐的東一指西一點，迂緩得異乎尋常，好像手上挽着千百斤力量的東西，湘魂筠嬈知道這種劍法定有無窮奧妙，可是表面上看去，實在平淡無奇，暗想平日自己練的，同耳聞目見的各派武術招數，都是迅速無比，講究各爭先着，以快勝人，照這樣慢騰騰的，不要說進擊敵人，就是招架封閉也是不易，正在暗地疑惑，游一瓢在座上立起身來，把席上幾碟瓜子杏仁青

豆之類併在一處，悄悄對湘魂說了幾句，湘魂立時喜上眉梢，隨手向左右侍立的幾個丫環，招到身邊，低低吩咐一番，又向筠孃耳邊說了幾句，湘魂筠孃同幾個丫環立時各人在席上抓了一把瓜子杏仁，四面溜開，把紉蘭圍在中間，紉蘭一面舞劍，一面早已看清衆人舉動，越發把劍舞得慢而又慢，變招換式，總不離原立方寸之地，筠孃看得有隙可乘，先自一聲咳嗽，一遞暗號，四圍的人倏的一齊把滿握瓜子杏仁，遠遠向紉蘭撒去，不料衆人一撒手，猛聽得沙沙一陣怪響，夾着嘩嘩幾聲，聲音未絕，紉蘭已抱劍在胸，亭亭立在中央，游一瓢却呵呵大笑起來，湘魂筠孃一看四圍地上，頓時花容失色，心頭亂跳，勉強鎮定心神，一齊向紉蘭施禮道，師母真非常人可及，原來衆人把瓜子杏仁撒手時，滿以爲紉蘭舞劍招式如此迂緩，瓜子杏仁又是這樣渺小的東西，豈有撒不進去之理，湘魂筠孃尤其惡作劇，暗使金錢鏢的手法，用足了勁撒去，想把瓜子杏仁貼在紉蘭面上，料她無法躲避，那知撒出去的杏仁青豆瓜子，在紉蘭周圍一丈以外，整整在地上布成一個大圈，圈內半粒也尋不出來，非但如此，衆人仔細一看，有幾粒瓜子反擊過來，竟生生嵌在四面牆格上面，湘魂筠孃鬢邊衣襟上，也貼着好幾粒，最好笑有幾個俊俏一鵝環，幾張滴粉搓酥的臉蛋上，也嵌了一二粒，所以沙沙聲中還夾着嘩嘩之聲，雖然小的一粒瓜子，反激過來，嵌在吹彈得破的面孔上，却也隱隱生痛，啞吧吃黃連，又驚

又羞，只好各人偷偷去掉，掩面而出，尤其是湘魂筠孃總算上了游一瓢的當，却兀自想不出所以然來，笑在面上，恨在心頭，假作欽佩恭維神氣，依然擁着紉蘭入席，收回麗珠劍，殷情進酒，便向紉蘭請教道，弟子們用刀劍一類兵刃，舞到酣處，潑水難入，或者也能辦到，但總要舞得剽疾如風，才可擋住潑水，像此刻師母舞得四平八穩慢慢練來，劍光並不繚繞，竟將四圍微小的瓜子杏仁，一粒不剩的搥出一丈開外，而且反激過去的力量還非常洪大，弟子們實在想不出其中所以然來，再說師母這趟劍的招式，初看似乎是太極玄門劍法，仔細留神，又覺不像，益發難測高深，還乞兩位老人家不吝賜教，以啓茅塞，紉蘭微笑道，俺練是練過了，要俺說出其中妙理，倒有點爲難，俺這笨嘴笨舌，就勉強說了出來，也說不到筋節上去，不如請你師父說罷，游一瓢笑道，這趟劍你們既然看出是太極玄門的招數，何以又疑惑不決呢，大約因爲這趟劍人人練的時候，都以快捷爲主，又加了許多花着兒，便與原傳的古法相差之毫厘謬以千里了，其實太極玄門，專講究以靜制動，恰恰與近人練習的手法相反，其中功用妙理，也相差天淵，現在最簡明的道理說來，諸位就可明白，武功一道，無論練拳練劍，以及練一切短兵刃，都有一定的階段，就是熟中生巧，由巧入神，八個字，比如兩位說的刀劍練到純熟可以潑水不入，這便是由熟生巧，又如達摩祖師面壁九年，聽床下蟻鬪，宛如雷轟，紀昌視蝨

，像車輪一般大，這便是由巧入神，練功夫到了由熟生巧的階段，還是手眼身法步的鍛練功夫，只可稱謂外功，到了由巧入神，便可視於無形，聽於無聲，非從練神練氣入手，難以達此神化境界，這便是內功，練內功的功候，非到爐火純青，却難運用如意，像你師母不徐不疾當住四面亂飛的瓜子杏仁，就從練神練氣得來，神之所往，氣必隨之，其中有不可思議的力量，如用言語來解釋，反覺落於言詮，像古籍所載聲屬蒼冥，手破崖壁，口吐碧火，舌絳青煙，種種奇幻的事跡，並非妄談，內功到神化絕頂之際，確有這奇技，當住一點瓜子杏仁算得了甚麼呢，這一番話，湘魂筠孃聽得聞所未聞，兀自疑信參半，緜蘭看她們面上神氣，暗暗好笑，一時高興，便笑說道，俺這點微末功夫，無非內功的膚廓，現在俺再用一點小巧法子，來證明你師父所說視於無形，聽於無聲兩句話，俺們都到軒外雪地上去，你們兩位招集五六位會打暗器的人來，俺立在雪地中央，再舞一回劍，你們躲在四面假山背後，乘俺不防時，一齊向俺打來，這不比撒瓜子杏仁能看清，你門動手，且看俺如何應付，也可以博諸位一笑，筠孃湘魂聽得大喜，暗想咱們止苦無法擺佈，這一來你們自投羅網，難道你們皮肉還厚似那獨松崖怪物嗎，原來筠孃湘魂最精於各種歹毒的暗器，連手下不少俊婢都個個擅長此道，筠孃用的是見血封喉十二把飛刀，湘魂用的是鳩羽梅花箭，這種暗器，形如鋼針，針尾附着鳩羽，毒烈無比

，一發就是九支，專找人身致命五穴，專破金鐘罩鐵布衫，比筠娘飛刀還要厲害十倍，她們兩人對於游一瓢夫婦種種做作，原是一派虛情假意，下文自有表明，此刻兩人聽得紐蘭自願一試，叫她們用各種暗器攢擊，不覺喜形於色，一齊離座，去召集會打暗器的人，筠娘却又故意說道，你老人家雖是藝高胆大，但俺們暗器與衆不同，不比瓜子杏仁毫無危險，俺們怎敢亂發呢，這幾句話非常歹毒，意在反激，又明知自己各種暗器大半用毒藥煉製的，一着身上，就得廢命，故意先埋一句根，萬一紐蘭受傷，只可認命，那知紐蘭微微一笑道，你幾把毒藥飛刀，俺已見過，你放心好了，筠娘面孔一紅，勉強笑了一笑，便向湘魂一使眼色，一同飛步進內預備暗器去了，筠娘湘魂這一番舉動，未免略露馬脚，紐蘭是個好好先生，尙未覺察，游一瓢却已有點疑惑，一看室內祇幾個雛婢遠遠侍立，便悄悄向紐蘭道，我看此地終非善地，我們雖不怕他們，也應當心一二，紐蘭却不以為然，笑道，你忒也多疑了，彼此無怨無仇，決不致另生枝節，何況才拜老師難道便學逢蒙射羿嗎，游一瓢本來毫無成見，無非看得筠娘湘魂詞色之間有異，略存猜疑，經紐蘭一說，也就坦然，一忽兒筠娘獨自進室，指着右面窗外笑向紐蘭道，佈置好了，請師母在窗外一片雪地上賜教罷，說了這句，便飄身而出，紐蘭倏的抬身而起，游一瓢悄悄在紐蘭耳邊說了幾句，也一同離席，紐蘭一伸手把桌上麗珠劍提在手內，輕移

蓮步，走近右首窗口，向外一看，左右盡是高高低低的假山，中間長方形一塊雪地，約有四五丈開闊，四圍都是梅花，攔着朱紅短欄，似乎這塊雪地，是春秋蹴鞠之所，游一瓢立在背後，指着對面幾間精室道，那面就是我昨晚寄宿之地，紉蘭却向中間雪地一指道，你看雪面上新印着無數蓮瓣，兩面假山背後埋伏的人真也不少呢，說畢，舉劍撥開中間一扇窗戶，微一退後，一個春燕穿簾，早已連人帶劍，從窗孔直飛落雪地中央，復又退後幾步，背窗而立，這樣後顧無憂，只要留神左右，對面幾間精舍，中間還隔了一條花籬，似乎沒有埋伏，這時室內游一瓢却隨意抓了一點杏仁，很幽閑的憑窗旁觀，且看她們做出甚麼把戲來，只見紉蘭按劍高聲說道，諸位留神，俺要練劍了，說罷，隱隱聽得兩面假山背後一陣噉噉，同假山上積雪落地聲音，却無一人答話，紉蘭料得埋伏停當，却也未敢大意，慌凝神壹志，目照全局，先自不疾不徐的練了一套秘傳玉女梨花劍，這套劍法，與室內所練大不相同，一舉足一投手，便覺劍光繚繞，有風颯然，舞到沉酣淋漓之際，萬點銀星，從劍端飛舞而出，又像萬朵梨花，從空撒下，遍體籠罩，餘勢所及，遠近梅枝都隨風顫動，把枝上凝雪梅花，震得紛紛飛舞，盤旋天空，一時紅的梅花，白的雪花，銀的劍花，滿空交織，幻成異彩，等到這套劍練畢，一片潔白雪地，落紅點點，奇香撲鼻，紉蘭自己也得得意忘形，只顧偷看滿地落梅，不料驀地嗤嗤幾聲，兩

面幾道白光閃電似的射來，紉蘭也吃了一驚，一矮身，慌舉劍一撩，使個盤花蓋頂，便見劍上火花亂射，叮噹一陣交響，兩把柳葉飛刀幾支藍瑩瑩的鋼鏢，一齊打落雪地，紉蘭笑叱道，好一個刁鑽婢子，有本領盡量施展出來罷，邊說邊把一把麗珠劍，澈上澈下舞得密不通風，那知這幾樣暗器發出以後，又復寂然，紉蘭心想自己丈夫暗暗叮囑的話，果然不錯，這般刁婢果然想用以逸待勞的毒着兒，也罷，俺就漏幾手給你們瞧瞧，主意打定，頓時劍法大變，使出夫妻獨出心裁的奇門劍法，遠看去，東一點，西一指，慢不經意，比先頭室內太極玄門劍還要來得迂緩，這一來，果然左右暗器，頓時乘隙而進，發如飛蝗，最厲害的要算湘魂鳩羽梅花箭，箭形既小，通體純黑，無光無聲，驟如急雨，其餘飛刀飛彈以及各式飛鏢同時像雨點般攢擊過來，換一個人怕不被她們射成刺蝟一般，說也奇怪，紉蘭並不用劍或擋或格，却把一柄麗珠劍滴溜滴溜舞成一個大圈，宛如一道白虹，旋轉不已，一個亭亭倩影，就卓立在虹圈中央，並不移動半步，兩面射來暗器，也聽不出被劍格激聲音，只看這無數暗器，飛近虹圈，便如泥牛入海，踪影全無，半晌，兩面暗器越來越少，似已發盡，却聽得兩面假山背後，齊嬌聲驚呼，霎時湧出許多穿襟短衣粉白黛綠的俊俏女郎，左一隊領頭的是湘魂，右一隊領頭的是筠孃，都有點花容失色，香汗透額，一齊驚呼道，師母真是絕世無雙的天人，俺們從此拜服了，這時，

紉蘭已在牕前春風滿面收劍卓立，衆人却看她劍尖上結成黑黢黢的一個大球，細看時，原來各人二次發出的各種暗器，像磁石吸針般，一支不剩都吸在劍尖上，紉蘭微一吐氣，嘩啦啦一陣怪響，劍尖上吸住的各種暗器，頓時都跌落地上，堆在一起，看得衆人目瞪口呆，做聲不得，紉蘭一笑，正想移步進室，猛聽得對面花籬外霹靂般一聲巨喝道，且看我的，喝聲未絕，倏見兩條黑影，比電還疾，直向紉蘭左右太陽穴射來，這一下突如其來，出紉蘭意料之外，一時不及運氣收吸，正想伸手接住，猛覺自己左右耳邊，嗤的一聲，飛過兩粒東西，接着面前叮噹一聲怪響，飛來兩個黑影往下一落，正落在自己腳邊，慌撿起一看，却是一對奇形飛鏢，鏢尖銳利如針，尾後附着兩片極薄的蝶形銅翅，迎風自屈從頭到尾，不到三寸，紉蘭竟不識此鏢何名，抬頭向籬外一望，並無動靜，想已逃走，筠孃在旁却怒容滿面，向對面高聲喝道，何人大胆，敢向內室放鏢，等俺哥哥回來，定要查究重責，游一瓢憑腮探身笑道，不必動怒，想係令兄手下好漢，一時技癢，聊作遊戲，何必追究，能夠用這蝴蝶鏢，功夫也是不弱哩，筠孃頓改笑容道，家兄好客，外面閒漢甚多，不知那一個冒失鬼，看得俺們練鏢，也來獻醜，但師母並不揮劍，也不動手，兩隻蝴蝶鏢到了面前，竟會自己跌落，這樣功夫，比吸住俺們暗器還來得駭人呢，游一瓢微笑不答，紉蘭却已知自己丈夫暗地相助，本想說明，轉念這兩隻蝴蝶

鏢來得非常刁惡，而且湘魂筠孃的歹毒暗器，兩面夾攻，專找自己致命所在，未免令人可疑，當時不露聲色，依舊談笑自若，一同回進軒內，重行洗杯更酌，席間筠孃湘魂把游一瓢、紉蘭兩人恭維得無孔不入，益發趨奉殷勤，親暱異常，紉蘭被她們二人米湯一灌，一點疑心，又搬到爪哇國去了，獨有游一瓢益發證明自己所疑有因，但看不出筠孃湘魂居心不善的原因所在，這時沒有真憑實據，倒也不易確定，而且筠孃的丈夫和哥哥，究是何種人物，通飛龍島的地道，同島內如何景象，總想探個實在，才能安心，有了這幾層原因，游一瓢依舊不動聲色，同湘魂筠孃極力周旋，一面周旋，一面暗自打了一個主意，等到席散，紉蘭又被她們二人擁入內室，自己仍回那間書室，苦於無法同紉蘭說明，只好自己見機行事，這天晚上，掌燈以後，忽然幾個鴉環在室內添了幾盞珠燈，耀如白晝，獸爐上加了許多異香，芬芳撲鼻，游一瓢正在詫異，又湧進幾個健僕，擺上幾色精緻珍肴，兩壺美酒，却擺設兩副杯箸，游一瓢益發奇怪，心想今宵何以移席到此，却只兩副杯箸呢，正在疑惑，忽聽得室外蓮步細碎而至，室內幾個健僕聞聲慌急趨出，一忽兒，兩個俊婢紗燈前導，擁着湘魂進來，遍體珠光寶氣，妖艷絕倫，神態却端莊矜持，不苟言笑，一進室內，即肅容斂衽道：「今夕碣內幾個酷愛武功的閨秀，聞得師母大名，齊來進見，筠姊設席款待，師母自然首座，却不便請師父同席，又恐怕師父一人枯

寂，特命弟子出來侍奉，弟子也趁此可以即席求教，說罷，容端視肅的敬了滿滿一大杯酒，便執壺肅立一旁，游一瓢被她這樣一來，倒難以婉却，一想師弟名分所關，也無須過於拘執，便笑道，既然如此，你是代作主人，也應坐下，立在旁邊，俺如何吃得下酒去，湘魂聞言暗喜，便告罪坐在下席相陪，這時室內寶燈四徹，畫燭高燒，幾個俏麗鴉環，分立兩旁，珍饈紛陳，華裝侍坐，一派雍容華貴氣象，那有盜窟氣味，游一瓢對於這種景象，雖然毫末在意，恰有一樣東西，投其所好，原來游一瓢生平最愛的是杯中物，却非旨酒佳釀不入口，沒有好酒，情願點滴不沾，如有難得美酒，定必興會淋漓，杯到酒乾，雖然如是，却不易沉醉，生平也沒有碰到海量敵手，初到礪中，在內室環翠軒飲了兩場，因酒味平平，一嘗即止，那知筠孃湘魂已從緞蘭口中，探出游一瓢生平所好，立時暗地想了一個妙計，當夜撒起天羅地網來，恰好魚壳大王生前也酷嗜此物，地窖裏尙深藏着十幾罈世間難得的佳釀，有一罈叫做「鬱金香」，色如琥珀，液如瓊漿，外帶清醇芬馥，融血調神，確是名貴珍品，筠孃特地親自把這罈酒取了出來，灌了滿滿四大壺，又暗地放入秘製奇藥，然後在湘魂耳邊密授方略，叮囑一番，自己却又召集礪中許多能說善道的婦女，把緞蘭絆住，一面由湘魂帶了幾壺「鬱金香」，到外邊書室來，按照筠孃密計，一步步搬演起來，古人說得好「君子可欺以其方」，湘魂這樣循規蹈矩

的一做作，游一瓢饒煞機靈，也落圈套，此時看得面前一杯珀精玉液似的美酒，略一沾唇，便覺生平嚐過許多佳釀，都趕不上這鬱金香，又經湘魂掣花妙舌，旁敲側擊，把此酒好處說得天花亂墜，游一瓢不知不覺，酒到杯乾，一大壺酒足夠十幾斤，片時早已灌入游一瓢肚中，湘魂却一點沒有沾唇，暗窺游一瓢神色，依然從容自若，毫無醉意，不禁暗暗納罕，慌又把第二壺奉上席來，流水般斟向游一瓢杯中，兩人談談說說，第二壺又復告罄，游一瓢仍舊毫無動靜，未免暗暗着急起來，這當口筠孃雖然身在內室，一顆心却惦记着他們二人身上，身邊幾個心腹，早已川流不息把書室情形暗暗遞消息，外面湘魂一着急，筠孃早已命人添上兩壺酒來，游一瓢笑道，這樣美酒，被俺一人糟塌，未免可惜，湘魂抿嘴笑道，自從俺義父去世，便沒有配吃這酒的人，幸而師父光降，此酒得逢知音，否則不知埋沒到何年何月呢，這幾句話，說得絲絲入扣，其甜如蜜，游一瓢也被她拍得身心俱暢，放懷高飲，却見湘魂毫未沾唇，不覺笑道，主人點滴不入，未免使客難以爲情，湘魂慌笑道，此酒力量不小，像弟子量窄，實在不敢入口，既然老師賜飲，弟子當另易薄酒奉陪，說畢，命侍立鴉鬟換了一小壺百花釀，斟了一小杯，慢慢陪着，這樣又耗了許久，暗窺游一瓢兩頰起了兩朵紅雲，益見丰儀明澈，秀逸絕塵，湘魂看了幾眼，情不自禁的心中一動，暗想天地間竟有這樣人物，如照紉蘭所說，他已年

邁花甲，怎能豐嫩像二十許人，難道竟是神仙謫世不成，便是紐蘭也是少艾光景，毫無徐娘半老之態，這一對美滿姻緣，湘魂自己一陣胡想，倒有點春上眉梢，心頭鹿撞了，游一瓢却一邊淺斟低酌，一邊口講指劃，說些武功精奧，湘魂那有心思聽這些話，只暗暗着急，疑心酒力藥力不濟事，下手不得，又隔了片時，已吃到第四壺上，才覺游一瓢兩眼微微惺忪，似有半醉光景，却未現出放浪之態，湘魂沒法，只好流水價一杯杯斟上去，游一瓢來者不拒，一口氣又喝了十幾杯下去，半晌，猛見游一瓢微一皺眉，却又呵呵大笑道，可惜，可惜，這樣好酒，只讓俺一人獨酌，偏又在此地飲此好酒，未免負此佳釀了，說了這句，却又低低笑吟道，「千杯不辭醉，臣是酒中仙」，又吟道，「我醉欲眠君且去」，吟罷，笑嘻嘻眯着眼，向湘魂直瞧，湘魂大喜，以為藥力發作，時機已至，慌向左右一使眼色，幾個俊婢，立時退出室外，向內飛遞消息，湘魂倏的立了起來，輕移蓮步，趨近游一瓢身邊，把一張春風俏面，貼在耳邊，悄悄媚語道，老師醉了，弟子伏侍老師安睡罷，耳邊嬌音未絕，游一瓢驀地雙目一張，神光四射，右臂一舉，駢指如戟，只向湘魂肩窩一點，湘魂喊聲不好，已躲閃不及，霎時全身麻木，植立不動，游一瓢呵呵大笑而起，戟指叱道，妖婢不知羞，竟敢在俺面前使這樣詭計，叱聲未絕，窗外颼颼幾聲，飛進兩支鏢來，直射前胸，游一瓢迎上一步，兩手一起，便把兩支鏢接

在手上，仔細一看，又是兩隻蝴蝶鏢。

第五回

璇閣佳人。醜膠佈巧計。
草堂逸士。蟻陣闖奇兵。

上回所說的游一瓢夫婦，在百笏巖被筠孃湘魂般情款留，暗地裏却又千方百計佈成陷阱，最後竟想盡法子，在酒中下毒藥，使出美人計來，究竟她們對於游一瓢夫婦有何深仇，要這樣費神勞力的撒開天羅地網呢，你道爲何，原來筠孃的丈夫，並非別人，就是張長公的愛徒艾天翮，也就是游一瓢的情敵，經在下這樣一點明，看官們把上面層層的線索，回想一下，就可恍然了，艾天翮敵不過游一瓢，在揚州開元寺率領死黨逃走以後，一時奈何游一瓢不得，又打聽出張長公死後緞蘭失蹤，想必跟着游一瓢走了，這口氣隱忍在心，一面極力擴張鐵扇幫的勢力，大本營仍設在福建武夷山上，恰好魚壳大王兒子飛龍島主慕名拜山，兩人志同道合，深相結納，索興把自己妹子筠孃許配與艾天翮，飛龍島百笏巖也作爲鐵扇幫的近海巢穴，所以游一瓢夫婦初見筠孃，在鎖龍峽糧食庫擋口，筠孃說過失去十幾担白米，要想運到武夷山去的一句話，游一瓢當時就有點疑心了，而筠孃在獨松崖初見游一瓢互通姓名時節，便眼珠一轉，神情一愕，也是因爲游一瓢三個字，常聽丈夫說起，是他的對頭冤家，其中情節，艾天翮也不瞞她，把開元寺一幕恥

辱，細細說過，萬不料隔了許多年，會被她碰見，而且奴蘭也在，竊孃又是一個心狠手辣機巧百出的女子，在獨松崖把救命之恩攔在一邊，想顯點手段替丈夫報復已往的一場天字第一號恥辱，眼珠一轉，計上心來，把游一瓢夫婦款留廂內，又教丈夫哥子一齊迴避，讓她獨顯奇謀，那知游一瓢夫婦武功絕頂，略顯身手，便把她們嚇倒，想用蒙汗藥的老法子，也是不成，無可奈何，才借重這位義妹湘魂來做香餌，用出美人計來，至於竊孃對於游一瓢夫婦所說百笏巖種種情形，和湘魂的身世，倒是真話，祇報說自己的丈夫姓名叫作蕭鵬飛，却是艾天翻化名，其實蕭鵬飛三個字，顧名思義，明明藏着艾天翻三字，不過游一瓢究非神仙，一時怎能料到呢，這幾層一經點明，便可通體透澈，現再接說當晚書齋游一瓢雖然貪飲幾杯，因內功純熟，一時不易醉倒，却也沒有料到酒中還加入秘製毒藥，只冷眼看湘魂突然把一本正經的面孔收起，向左右亂使眼色，便知其中別有詭計，故作醉酒神氣，果然湘魂單刀直入，立時耳鬢厮磨，色授魂與起來，游一瓢這一氣非同小可，趁勢駢指，向湘魂昏眩穴點去，湘魂頓失知覺，游一瓢點過以後，正想計較，不防窗外還有伏兵，飛進兩隻蝴蝶鏢來，這點技藝，豈在心上，雙手一起，早已接在手內，却聽得窗外一人狂聲狂氣的大喊道，大胆狂徒，咱們好心款待，竟敢恃強調戲閨秀，須知俺飛龍島主不是好惹的，這一報名，室內游一瓢呵呵大笑道，幸會

，幸會；原來一派謊言，你並不遠行，既然你是此地主人，倒不能不會你一會，語音未絕，早已帶着兩支飛鏢穿窗而出，一看窗外人影俱無，却又聽得對面屋脊上有人大笑道：「人人說你本領蓋世無雙，在俺看來也不過爾爾，游一瓢人還未看清，那人身子一幌，又復不見，游一瓢也不回言，縱上對面屋脊，四面一瞧，只見遠遠一個魁梧黑大漢，橫着一把爛銀似的長劍，立在大門門樓挑角上，游一瓢一笑，兩臂一振，飛過幾重屋脊，直上門樓，仔細向那黑大漢一看，虎頭燕頤，河目海口，短髯如戟，頗頗威風，這時黑大漢却提劍向游一瓢拱手道：「公如有胆，請隨俺遠行幾步，下走有言奉告，游一瓢冷笑一聲，道：「你就十面埋伏，何足懼哉，語音未絕，那黑大漢哈哈一聲狂笑，身子一轉，翩然飛落門外一長身，向上一招手，便邁開虎步，向東馳去，游一瓢藝高胆大，毫不思索，也飄落門外，飛步追去，前面黑大漢腳下雖也來得，怎及得游一瓢飛騰的捷速，翻過一座山嶺，早已趕上黑大漢，一回頭，看見游一瓢已在身後，慌立定身，撲翻虎軀納頭便拜，這一來倒出意料之外，游一瓢慌伸手扶起道：「島主何必多禮，黑大漢立起身，把劍還匣，哈哈大笑道：「實不相瞞，俺非飛龍島主，乃湖南醴陵縣縣令甘瘋子是也，這一句話，游一瓢越發茫然，一個七品縣令，怎的扮作飛簷走壁脚色，投在這個強盜巢內，豈不是千古奇聞麼，甘瘋子笑道：「說來話長，當容慢慢稟告，只是今日白天無意間，

看到尊夫人劍術神奇，偶然飛鏢獻醜，已是欽佩萬分，又從礪中聽得先生比尊夫人還遠勝十倍，苦於內外相隔，無法拜見，祇可等到上燈時節，偷偷到書齋窺探先生在與不在，再定行止，恰巧從窗孔一看，正逢先生同一女郎對酌，却非尊夫人相貌，不敢冒然晉謁，後見那同席女郎自稱弟子，先生口中滔滔不絕闡發武功秘奧，沒有一句不是取精用宏，道人所未道，又喜先生海量，投俺所好，惹俺心癢難熬，倘無女郎在座，定欲冒昧闖席，作個不速之客，但細看女郎對於先生講解武功，似乎神情不屬，後來索興神情大變，把初入席時一番恭敬態度，一掃而空，前後截然不同，俺正看得驚異，猛見先生不棄暗室，醉而不醉，竟忍心把女郎點穴制住，這種舉動，雖古聖先賢也無以復加，一發令下走五體投地，心裏一轉念，像先生這樣人傑，豈可失之交臂，却恐其中耳目衆多，自己要事尚未探着眉目，不便洩露行藏，故意使個狡猾，引先生出來，一傾仰慕之忱，尙乞恕其不恭之罪，說罷，又一躬到地，游一瓢這才領悟，却縉眉道，足下這樣一來，誤事却不小哩，黑大漢慌問何故，游一瓢道，俺夫婦偶然勾留礪內，原是好奇之心，一到礪內，已看出此地大非善地，尤其女主人殷情留客，在在都非真情，果然今晚那自稱弟子的女郎，用出下流妖婦手段來，雖未知她們用意所在，總是不利於俺夫婦的主意，此刻那女郎一番舉動，大約也是有人主使，雖然被俺點住，但賤內還在內室，不知底蘊

，也許賤內被她們詭計蒙住，俺急須回去同賤內會面，把她們詭計點破，設法制住她們，問明是何用心，然後見機行事，不料被足下無端引到此地，那書室內點住的女郎，想已被人發覺，情形定必大變，賤內雖然防身有餘，應變之才却非擅長，現在閒話少說，俺就此別過，赶回去一看情形再說，甘瘋子一聽其中有許多糾葛，自恨做事魯莽，大聲道，該死，該死，不瞞先生，下走棄掉七品前程，遠道到此，也是爲暗探盜窟假扮前來，到此祇有二日，設法投入礪內，尙以爲礪中是山鄉土豪，現在聽先生所說，此中大有線索，既然如此，願跟先生一同回去，略盡犬馬微勞，以贖誤事之愆，游一瓢看他一臉正氣，吐屬不凡，倒也相信得過，兩人便一齊回轉礪來，不料走不到一箭路程，忽聽得游一瓢立定身，頓足驚呼道，不好，可惡，可惡，甘瘋子慌立住問道，怎的，怎的，游一瓢恨恨道，俺中了這厮詭計了，祇怪俺一時不該貪杯，又仗着自己內功，不懼她們在酒內暗使蒙汗等藥，那知她們竟有這樣奇藥，使俺防不勝防，而且此刻俺雖覺着胸中受毒，同其他毒藥大不相同，究不知她們用的何種毒物，這便如何是好，這樣一說，甘瘋子大驚失色，慌扶住游一瓢問道，先生覺着如何，游一瓢搖首不答，募地一矮身，盤膝坐在地上，兩手握固，閉自凝神，自己暗暗用起內功，藉着全身功力氣勁，把酒力毒力逼聚在一處，不令發散開來，甘瘋子雖無此等大功夫，揣摩舉動，也明白一二，不敢驚

擾，只按劍卓立一旁，盡保護之責，這樣耗了半個時辰，才見他慢慢起立，搖頭道，厲害，厲害，如果換了別人，怕不立時亂性胡爲，性命喪掉，現在俺運用全身罡氣，封閉重要穴道，把誤吃的毒藥逼聚一起，不易化散，然這樣祇可救急一時，過了五六個時辰，就不易封閉了，現在顧不得回碓處理盜窟，祇可先急急尋覓高明醫生治毒要緊，但此地左近都是沿海荒山，那裏找得名醫出來，如向遠處求醫，賤內還在碓中，不知如何結局，這一下倒把俺制住了，游一瓢這樣的人，此刻也沒法擺佈，一味長吁短歎起來，甘瘋子聽得其中細情，知道自己一逞高興，誤了人家大事，心裏比游一瓢還要慌張，急得背着手在地上來回躡着，猛然兩手一拍，大聲道，先生休急，俺有主意了，俺想尊夫人一身絕技，雖然獨處虎穴，儘可安然脫身，最要緊先設法解救先生誤飲毒物，此刻俺想起距此百餘里有座鴛鴦峯，隱居着一位振世奇人，此人姓錢名江，字東平，原係浙東人氏，因爲恃才傲物，得罪當地巨室，避居於此，年紀尙青，却無書不讀，凡諸子百家，六韜七略，以及壬遁奇門，無一不精，尤其精於歧黃，善治百毒，平日隱居深山，全憑奇妙醫道，供給高騰薪火，下走與此人頗具交誼，此番改裝到此，也是承他指點而來，先生尙能屈駕，才能手到病除，如果先生運氣以後不便急行，下走情願背負而往，說罷，竟蹲下身去，催游一瓢伏上身去，游一瓢看他一臉誠懇之態度，外帶着一味豪爽率真

，不覺暗暗點頭，却笑道，承蒙足下指到名醫，心感之至，俺如自料難以支持，自應從權，現開路程不遠，却可無慮，事不宜遲，就此煩君領導便了，甘瘋子知他胸有成竹，便一矮身，施展陸地飛行，當先馳去，兩人一先一後，眨眨眼已越過兩座高岡，甘瘋子自仗飛行功夫，素來高人一等，此刻同游一瓢一先一後趕了一程，便覺游一瓢本領實異尋常，非同小可，自己無論如何快法，游一瓢如影隨形，總是不即不離的跟着，而且舉步安詳，行所無事，像平常緩步一般，現且不提兩人赶路，且把百笏巖紐蘭那面情形補叙明白，免得讀者懸念，當那甘瘋子在書齋牕外冒名誘走游一瓢之後，不到一刻功夫，牕外却飛進一個大漢進去，生得濃眉大目，廣額隆準，襯着一張漆黑同字臉，倒也威風凜凜，穿着一身玄緞夜行衣，倒提一支核桃粗的鋼胎金皮竹節單鞭，一進門，猛見湘魂閉着眼，筆直的立在桌後，俏面上還存着無邊春意，席上杯箸楚楚，餘酒猶溫，却並無一人侍候，那大漢脫口問道，湘妹，這是怎麼一回事，你們行的好計策，那厮又上那兒去了呢，問了一遍，湘魂兀自閉着眼，立得絃風不動，那大漢低喊道，咦，這又奇了，說了這句，趨近湘魂身邊仔細一看，驚呼道，可了不得，着了人家道兒了，慌一伸手，想用點穴解救法，把她拍醒，一轉念，又縮住手，沉思了半晌，暗地扮了一個鬼臉，自言自語道，這了頭平日鬼靈精似的，撩得俺上了火時，偏又躲躲閃閃不肯上俺的鈎，恨

得俺牙癢癢地奈何她不得，此刻誤打誤撞，撞在俺手內，倒是個難得機會，趁她人事不知，俺何不如此如此，來個移花接木，了却一樁心願，就是將來被她明白過來，生米煮成熟飯，不怕她不乖乖的順從俺，自己愈想愈對，頓時眉飛色舞，醜態百出，伸着蘿蔔粗的黑毛指頭，輕輕向湘魂芳頰上一彈，笑道，我的小寶貝，今天須償了俺五百年風流孽怨，說了這句，把湘魂攔腰一抱，走向床邊，輕輕放下，然後把門關好，又把室內燈火一齊熄滅，竟爲所欲爲起來，可憐湘魂做夢也想不到仍舊落在飛龍島主手中，此時人事不知，枉有一身功夫，竟一絲抵抗不得，最巧不過，筠孃這條妙計，害不了游一瓢，却害了湘魂便宜了自己哥哥，當她在內室初得到湘魂暗遞消息，已知游一瓢着了道兒，慌吩咐伺候書室的人，一齊迴避，讓湘魂獨自施展錦囊妙計，在筠孃本意無非教湘魂用點手段，多灌點酒，使游一瓢飽吃秘製毒藥，明知這種毒藥，善迷人性，毒性一發作，就是大羅神似也要癱軟如泥，游一瓢雖內功精通，也抵不住這種毒藥，那時湘魂人不知鬼不覺把游一瓢任意一捆，推入大廳地道，就算大功告成了，那知游一瓢不比等閒，五臟六腑宛似鐵壁銅牆，藥性還未發作，已被他覷破詭計，反到把湘魂制住，又被甘瘋子無端的向外一誘，飛龍島主無端的向內一闖，局面立時大變，而且這樣李代桃僵的變化，因爲書室內外的人已奉命迴避，也沒有被人覺察，筠孃在內室，一面應酬席面，一面暗

暗得意，還以為大功告成哩，待了一忽兒，筠孃不放心，向緞蘭同幾個女客托詞告個方便，偷偷飛步趕向外邊，溜到書室門外，悄悄從門縫向內一瞧，滿目漆黑，看不出室內情形，却有幾陣風狂雨驟之聲，送入耳來，聽得又驚又羞，面紅耳赤，暗地啐了一口，急急回身便走，走離書室，心頭兀自突突亂跳，金蓮向地一頓，恨恨道：「該死該死，湘魂這妮子，平日對俺哥哥何等貞烈，怎的今天碰着游一瓢真個做了出來。就是游一瓢這匹夫，假裝着道貌儼然，原來也是紙做的老虎，但是這樣一來，章法大變，教俺如何着手呢，心裏這一打算，脚步就放慢只顧打她的主意，猛然一轉念，心裏一驚，低低喊道：「不好，俺這藥並非媚藥，一吃下去四肢如泥，怎的還能如是。湘魂既肯從他，難又保不變了心，也許她已和盤托出，竟沒有灌下藥去。同游一瓢走上一條路，這便如何是好，一霎時心裏便像轉轉一般，立定身，沈思了片時，猛然計上心來，自言自語道：「我何不將計就計，一網打盡，主意打定，慌兩步併作一步，走進內室，假做無事人一般，談笑入席，恰好這擋口已是酒闌席散，幾個女客紛紛告辭，正中筠孃心懷，送客以後，即對緞蘭笑道：「俺們筵席已散，外面師徒二人，定然細細講解內功奧妙。談得津津有味，所以此刻還未散席，俺們何妨偷偷掩去，竊聽他們講些甚麼，俺也可得些益處。緞蘭不防她另有深意，便欣然相從，手挽手的向書齋走來，將近書齋，筠孃故作吃驚道：「咦，窗內

怎的熄了燈光，難道老師已高臥不成，紉蘭抬頭一看，果然室內墨黑，也以爲異，恰好身後幾個鴉環掌燈趕來侍候，其中有一個垂髻的雛婢，原是侍候湘魂的，筠孃故意問她道，你們小姐回去沒有，那雛婢愕了一愕，答道，俺小姐陪老師飲酒，打發俺回內室等候，此刻內堂席散，尙未見小姐進來，所以又跟姐姐們出來探看，筠孃聽了道番言語，默不則聲，紉蘭尙不在意，一齊走到書齋門口，紉蘭見門關着，輕輕叩了幾下，裏面寂然無聲，忍不住高聲問道，你已睡下嗎，連問數聲，無人答應，心裏有些詫異起來，筠孃却從旁說道，老師也許醉了，不必驚動，俺們找湘魂去，不知她跑到那兒去了，紉蘭猶疑道，俺外子不致醉得如此，也許室內無人，到外面遊覽去了，筠孃道，人如出外，不致從內關門呀，又有一個年紀大的鴉環搶着說道，室內酒席還未撤去，婢子們也未見有人出來，這人說了這幾句話，餘人都衆口同聲說未見有人出來，這一來，紉蘭也不禁驚疑起來，從一個鴉環手內提過一盞紗燈，纔向窗口，看見一扇窗虛掩着，一推窗，提燈向內一照，並無人影，中間桌上，兀自擺着上下兩副杯箸，肴饌也整整齊齊擺了一桌，此時身後筠孃，已命一個鴉環跳進窗去，從內開門出來，筠孃却止住衆人立在門外，祇同紉蘭各提了一盞紗燈走了進去，紉蘭首先走向床前，舉燈一照，驀地一驚，只見床內湘魂臉如朝霞，沉沉酣睡，枕邊拖着烏雲似的散髮，幾支鳳釵也掉在枕頭底下，兩隻

雪白藕臂，軟綿綿的露在被外，上身只穿着緊身小衣，胸襟微敞，熱香四溢，自胸以下，却蓋着棉被，被外亂堆着湘魂外面着的衫裙，這一番景象，把紉蘭看得心中突突亂跳，自己丈夫又不見面，不知向何處，竟猜不出是何緣故，猛然心裏一轉念，急提燈向湘魂兩臂仔細一檢視，頓時滿腹狐疑，怔怔的立在床邊，開口不得。原來昨天早晨親見湘魂臂上有一粒鮮明的守宮砂，此刻已泯然無跡了。這擋口筠孃已把室內燈燭點得雪亮，四面一看，瞥見窗口几上擱着一條玄縐腰巾，認得是自己哥子束腰的物件，頓時料着幾分，慌伸手拿來，藏在懷內，一回頭，看見紉蘭呆立在床前，明知床內大有把戲，故意慢慢的走近床前，一眼看湘魂這樣神情，游一瓢已蹤影全無。也吃了一驚，慌向紉蘭問道，游老師怎的不在室內，倒是她睡在此地呢，紉蘭默然不答，兩眼直注在湘魂面上，看了半晌，忽向筠孃說道，她無故這樣渴睡，大有可疑，說畢，駢起右指，直向湘魂脇下點了幾點，猛聽得湘魂一聲嬌喊，蹶然立起，瞪着一對杏眼，怔怔的望着筠孃紉蘭兩人，髻髻在夢裏一般，筠孃向床邊一坐，握着湘魂手道，好妹子，你告訴我，怎的竟在此地渴睡，你老師又到何處去了，湘魂聽這句話，如夢方覺，一看紉蘭兩隻精光炯炯的眼釘住了她，面孔一紅，喘喘着答不出話來，心裏一急，猛的把下身裏着的棉被一掀，想跳下床來，那知不掀棉被還好，一掀棉被時，才覺得自己下體一絲不掛，白羊似的裹在被中

，湘魂這一驚非同小可，幾乎魂都冒掉，慌不迭重新把被蓋嚴，前後情形一想，頓時兩行急淚直掛下來，紉蘭筠孃也不防有此一着，各人心中都像十七八個吊桶，來回上下，弄得說也說不出話來，在湘魂此時已覺得身體異樣，被人佔了便宜去，把前後情形一想，明明是游一瓢把自己點穴強姦，平心而論，原是自己湊上去的，也怨不得別人，只恨筠孃想得好計，使俺吃這啞吧虧，還當着紉蘭的面敗露出來，除了痛哭還有何法，在筠孃七竅靈瓏的心中，把前後情形一琢磨已有點疑心到自己哥子身上，但此時正好將計就計，一股腦兒推在游一瓢身上，却暫不開口，且看紉蘭如何說法，其實這時最難受是紉蘭了，第一湘魂這樣狠狠情形，明明是被人點了穴道，在不知不覺中受了蹂躪，而且初看湘魂的昏睡情態，明明點的是昏眩穴，想到游一瓢平時出手點人，往往點的是昏眩穴，室內又無別人，當然是他點的，既然是他把他點翻，以後情節，不是還有那一個，但夫妻做了許多年深知丈夫品性，決不能做出這樣下流事來，就使酒醉，也是不致如此，這樣兩重心理一交戰，弄得紉蘭如醉如癡，最難過自己丈夫踪影全無，此刻設法對證，祇希望立時丈夫回來，可以當面證明，否則竟像畏罪逃避了，可憐紉蘭又急又恨，紉蘭呆了半天，才開口道，這事實實在太蹊蹺了，橫豎俺外子總要回來，不難問個水落石出，筠孃冷笑了一聲，也不必問游先生，湘魂妹子肚內當然明白的，說了這句，頓了一頓，慌又改

變口音。用福建鴉舌之音，噦哩咕嚕的向湘魂說了幾句，湘魂也用福建土音回答了幾句，原來筠孃看見了自己哥子腰巾落在室內，事有可疑。欺紉蘭不懂他們鄉談，先向湘魂問了明白再談，那知湘魂一口咬定是游一瓢，又聽得游一瓢走得不知去向，一發毫無疑議，這時紉蘭却不慣看他們鬼祟形狀，憤然說道，這樁事俺丈夫自然受了嫌疑，但俺信得及丈夫決不能做出這樣事來。湘魂妹子。事已如此，也勿用掩飾，究竟你們在此吃酒，怎會一個不見，一個被人點穴，你快對我說，湘魂大哭，指着紉蘭喝道，你丈夫做得好事，你還在俺們面前假充正經，接着邊哭邊說，却把自己一番詭計瞞起，祇說游一瓢乘醉調戲，抗拒不從，竟被他點穴强奸，說罷，尋死覓活，在床上亂撞亂滾，索興大鬧起來，這一來，面孔業已撕破，門外丫環們已聞聲擠滿室內，弄得紉蘭無言可答，慚愧得要死，鬧了半天，游一瓢却依然踪影全無，筠孃祇在一旁冷笑，間或說出一言半句，像箭也似的刺入紉蘭心內，把紉蘭一顆芳心激成粉碎，由羞變恨，由恨變怒，竟也相信游一瓢一時酒醉色迷，做出這種事來，事後懊悔，顧不得妻子，先自逃出硯外去了，越想越對，越對越恨，把一腔怨恨，都種在游一瓢一人身上了，金蓮一頓，地磚粉碎，咬着牙道，此刻俺丈夫沒有見面，無話可說，俺就在此處待他一宵，如果俺丈夫到明天還不轉來，俺也認定是他做的，俺自己問心無愧，但也無法彌補此種缺恨，話雖如是，俺也有相當

辦法，如果游一瓢真個羞愧潛逃，或者見面以後，無法證明這事真相，洗不了他嫌疑，俺立誓從今天起，同他一刀兩斷。湘魂妹子願意跟他作爲夫婦也好，不作夫婦設法報仇也好，與俺無涉，俺權借貴地等他一宵，如他到天明尙不回來，俺從此誓不與他見面，斷絕夫妻之情，獨自尋覓棲隱之所。以了餘年，說畢鐵青着面孔，走向牕口椅上一坐，兩行清淚，不由的直掛下來，心中這份難過，也就不提哩。筠孃看他這樣一來，却暗暗歡喜，巴不能使他夫妻拆散，替自己丈夫出口怨氣，竟扳着面孔，全然不睬，這時湘魂已含羞穿好衣服，由貼身了頭服伺下床。筠孃忽然在湘魂耳邊噤咕了一陣，不由分說拉着湘魂，牽着一般丫頭，大刺刺的一轟而出，連正眼也不看紉蘭一看，霎時靜悄悄的只剩紉蘭一人冰在書室之內，紉蘭有生以來，那受過這樣羞辱，一人呆坐，悲憤填胸，幾乎要失聲痛哭起來，一肚皮怨氣，都種在游一瓢身上，倘然這時游一瓢果真回來，紉蘭定必同他拚命，那知紉蘭恹恹惶惶坐等到天光大亮，紅日高升，游一瓢還是毫無消息，這一來紉蘭一發心腸冰冷，怨氣冲天，最可恨自從筠孃湘魂進去以後，鬼也不見一個，這樣奚落，比打還兇，紉蘭只恨丈夫變心，自己命苦，如何發作得來，牙根一咬，金蓮一頓，飛出牕外，竄上屋面，獨自走得不知去向，這邊情形如是，那邊游一瓢同甘瘋子當夜一路躡行，不到兩個時辰，已趕到鴛鴦峯境界，只見高峯插雲，山徑封雪，鷄犬無

聲，村舍不見，這時離天明還有不少時候，借着雪光走上峯腰，游一瓢問道，此處並無人烟，未知貴友高隱之處尚有多遠，甘瘋子道，鴛鴦峯山脈四布，周圍有五六十里廣寬，此處尚非主峯，須盤過山腰，再走一程才到，當下甘瘋子在前，游一瓢在後，越溪渡澗，又走了四五里山路，溪澗盡處，一望盡是竹林，被積雪壓得折腰低頭，穿過竹塢，才見迎面現出百丈奇峯，巉巖獨立，四圍高高低低的山巒，朝揖拱衛，氣象萬千，主峯山脚，茅屋鱗接，場圃棋布，不下百餘戶人家，山腰松林之內，隱隱露出一抹紅牆，料是山中古寺，山腰以上，雲烟明滅，夜色淒迷，宛然與天相接，看不出峯巒景象，甘瘋子指向山腰笑道，敝友就寄跡在山腰寺內，俺們從村舍中直上山腰可也，兩人走近山脚，尋着上山路徑，來到山寺門口，抬頭一看，寺宇並不宏壯，兩扇破寺門廠着，門額上題着華嚴古刹四個字，金漆已剝落，只存模糊字樣，門內一片雪地，矗立着幾株寒瘦可憐的古柏，襯着東倒西歪的三間大殿，中間一尊如來大佛，已昂頭在屋脊之上，殿上不堪景象可想而知，兩人一聲不響，進門直趨大殿，好在殿門只存半扇，直進無阻，一進殿門，盡是鳥糞穢氣，四面空洞，一無所有，只中間佛龕面前一具生根石香爐，還存着半樵燒不盡的香頭，想是山脚下村民求過佛的，甘瘋子滿不理會，領着游一瓢繞向佛龕背後，龕後也開着一重門，兩人越門而出，却見一重峭壁，象屏風般擋住門前，沿壁走去，忽然山

壁中裂，露出一條窄窄石徑，因兩面壁高天黑，走上石徑，昏然不辨東西，幸而游一瓢眼神充足，黑夜可以辨物，倒不致東碰西撞，甘瘋子兩手摸索，宛如瞽者一般，反是游一瓢領着他向前走去，幸而路徑不過幾丈光景，一忽兒窄徑走盡，忽聽得頭上風濤澎湃，宛如千軍萬馬，一片喊殺之聲，兩人慌回頭向上一望，原來山腰口天生一座孤立峭壁，中間裂出一條窄徑，壁上密布虬松，山風振蕩，發出奇音。游一瓢笑道，這樣天造地設的門戶，足爲高士生色，游一瓢抬頭貪看，移時，回轉身來，忽不見甘瘋子蹤影，向前一看，只見松林底下，蓋着五六間乾淨草廬，廬外編着一道竹籬，籬外松林底下，疊着東一堆西一塚高低不一的鵝卵石，一個人影急匆匆在松林石子堆內穿來穿去，忙得足不停趾，却愈走愈急，發瘋價亂繞，仔細一看，那人便是甘瘋子，游一瓢看得奇怪，正想走進松林去喚他，猛然四面一看，石子堆的步位，恍然大悟，呵呵笑道，怪道他繞不出去，原來這位高士還精於奇門陣法哩，說罷，改變路向，從斜刺裏緩步跨入松林，只幾轉，便到甘瘋子身邊，笑道，甘兄隨我來，又幾轉，便到籬外，甘瘋子笑道，俺也略知諸葛武侯八陣圖遺法，只不懂變化生尅之道，俺未進松林遠看這幾堆溪石，已知敵友故意擺的陣圖，想姑且一試，那知竟難破他，先生安然進出，想必精於此道了，游一瓢微笑着，這幾堆石子並非八陣圖，是一種奇門小法，愚弄小盜賊則可，若要談到行軍佈陣，是

用不着的，這且不題，此時這位貴友想是高臥，如逕往扣門，未免不情，不如俺們在籬外坐候天明，再進謁不遲，甘瘋子大笑道，先生何必太謙，像先生這樣人傑，肯枉駕到此，是他所求不到的，何況先生本人急於解毒呢，說罷，兩人走進籬門，直趨草堂，游一瓢借着對山雪光，一看堂內空無所有，只中間設着一張鏡面青石方桌，地上擱着四個石鼓墩，兩面側屋垂着草簾。甘瘋子大喊，錢兄快起，佳客到了，一聲喊罷，左面側屋草簾一掀，燭光一閃，鑽出一個披髮小童來，兩隻骨碌碌小眼珠，朝兩人看了半天，啞的一聲，又鑽了進去，半晌，秉着一支粗燭走進草堂，把手上燭台放在石桌上，又向兩人打量了一回，忽然兩手亂舞，口中唧唧啞啞的嚷了一陣，兩人知是啞吧，甘瘋子大聲道，你只通知主人去便了，一語未畢，右首側屋內有人問道，是甘兄嗎，蚤夜到此必有急事，請稍待，小弟就出來，甘瘋子外面答言道，雁蕩游一瓢先生在此，一語方出，便聽得右屋床響，一忽兒，一人揚簾而出，便向游一瓢兜頭一揖，肅然起敬道，久慕盛名，無緣拜謁，不意雪夜光降，榮幸之至，游一瓢一面謙遜應禮，一面打量錢東平，却是個二十有餘三十不足的少年，體貌清癯，長眉通爪，穿着一身大布之衣，頗有瀟灑出塵之概，錢東平又向甘瘋子寒暄幾句，便請兩人到自己臥室叙話，主客走進臥室，室內一床二几，近牕設着一張琴台，上面橫着一張焦尾古琴，一具博山香鼎，壁上懸着幾具藥

囊，一口寶劍，幾帙書籍，却疊在壁孔內，真可算得虛室生白，一塵不染，几上兩支素燭，發出寒光，照得四壁格外古香古色，當下錢東平請游一瓢甘瘋子分坐竹椅上，自己走向室外，從草堂內撥進一個石鼓來，擺在下首坐下相陪，看去一個石鼓，也不下二三百斤，看不出他一個瘦弱書生，竟能隨意撥來，便知他也具身手。此時啞童已捧進幾杯香茗獻上，錢東平笑道，蕭齋無長物，惟有新烹山泉，聊供清談，但未知甘兄偕游公光降，有何賜諭，甘瘋子性急，便把百筩巖誤飲毒物，令自己介紹到來原因，說了一遍，錢東平聽罷，吃了一驚，慌秉燭向游一瓢面上細細察看，却看不出受毒形象，游一瓢說道，普通毒物俺一嘗便知，即誤吃下去，也有法可治，此番發作極慢，雖用內功把毒物逼聚，不致立時蔓延筋絡。但已覺胸中有物蠕蠕而動，究未知用的甚麼毒藥，祇好請錢兄設法消解，可是深夜驚擾，心實不安，錢東平慌搖手道，先生海內宗風，得瞻斗山，已是萬幸，何以謙折乃爾，照先生所說胸中蠕動形狀，晚生已略有把握，一診脈候便知，說罷，便把游一瓢兩手寸關尺細細診過，吃驚道，先生真非常人，即照脈象推測，先生遐齡，已逾期頤上壽，而非度依然如三十許人，足見道法通玄，內功妙用，游一瓢笑道，錢兄果然高明，診脈能測壽算，非精於太素脈者不能，但俺誤飲的究係何毒，足下能推測一二否，錢東平道，如果普通人受毒，面色脈象一診便知，無奈先生是個金剛不壞之體，又用功夫逼聚

毒物，外表依然如常，毫無受毒之象，然先生說出中胸蠕動，晚生已可推想而知，因為福建沿海不法之徒，向有放蠱害人之事，蠱有多種，大都五毒虫製煉而成，散則佈於四肢，不散時仍結成毒虫，放的那一種蠱，結的便是那一種虫，先生誤飲的毒藥定是這種蠱藥無疑，凡蠱藥無色無臭，所以極難辨別，幸而是先生，換了別人，早已不治了，現在毋庸晚生設法，先生祇要運用丹田真火，把它化煉消滅，然後運氣吐出，便可無事，這種法子，別人無此功力，先生定能辦到，如用藥物引誘而出，反而損傷元氣，未知先生以為然否，游一瓢點頭道，高見甚是，但俺運用這樣功夫，須要靜坐內視，按週天之數，經過三十六個時辰，方能圓功，又需一間適宜靜室，沒有外物打擾方可，錢東平大笑道，這到不難，蝸廬雖小，人跡罕至，先生權在此屈居幾日便了，游一瓢猶豫半晌，甘瘋子接口道，游先生夫人尚在盜窟，恐難耽擱，錢東平驚異道，不知先生與魚壳大王後人有何仇怨，致下此毒手，又尊闖為何也陷盜窟呢，游一瓢便把夫婦雲游到百笏巖，無意之間，碰見筠孃，同湘魂拜師種種經過，說了一遍，至於她們為甚這樣用盡心計，連自己也推究不出，錢東平側着頭思索了一回，也想不出所以然來，甘瘋子却記罷着游一瓢肚內的毒物，催着錢東平立時佈置一間靜室起來，復勸游一瓢切勿牽慮，一心運用功夫消解毒物，等天亮日出，由俺再回去探聽一個看落，便知內中詳情，尊夫人情形也可探

明報告，游一瓢大喜，拱手稱謝，錢東平指揮啞童將左首側屋打掃乾淨，請游一瓢進去，游一瓢一看房中設着一個大蒲團，四壁潔白，頗爲合用，一想自己治毒要緊，祇可把別事暫放一邊，當下向錢東平甘瘋子遜謝幾句，就坐向蒲團，凝神屏慮，用起功夫來，錢東平甘瘋子退出室外談了一回，天已發曉，甘瘋子又動身赴百笏巖去了，到了晚上，匆匆轉來，已探得一點消息，却因游一瓢坐功還未圓滿，不敢驚動，祇同錢東平在別室談心，到了第三大清早，才見游一瓢緩步而出，手內托着一件東西，向錢東平笑道，這種蠱藥，未知何人開始，想出這樣毒法來，你想這樣毒物，在人肚內作起祟來，如何當得，兩人急向前一看，原來游一瓢手內托着一條五寸長烏焦乾癯的蜈蚣，兩人看得駭然，游一瓢笑道，萬想不到俺也上了這大當，所以古人說，「吉凶悔吝生乎動」，一點不錯，俺仗着不怕蒙汗等藥，略一大意，便誤了事，現在諸事不說，毒物已消，就此趕去，探個實在便了，錢東平笑道，先生毋須勞駕，甘兄早已探明來了，甘瘋子搶說道，昨天俺趕到百笏巖，只見礪門大開，任人出入，進去一看，偌大一所房屋，一人也無，前後門口貼着飛龍島的封條，轉向礪內幾個老農夫探聽，說是飛龍島主，和他妹丈艾天翻，領着一家眷盡數遷入飛龍島去了，游一瓢猛聽艾天翻三個字，把前後情形一回想，恍然大悟，未待甘瘋子說下去，慌頓足道，不好，拙荆孤掌難鳴，被俺耽誤幾天，難保不落圈套，

他們既已遷入飛龍島，俺急須向島趕去，一探着落，說畢，便匆匆欲行，甘瘋子慌攔住道，先生休急，俺尚有消息探得在此，據幾個礪中人傳說，飛龍島主突然遷移，全因那晚先後跑掉神通廣大的一男一女，雖不知其中詳情，據那礪中人猜想，大約飛龍島主得罪了這一男一女，自知不敵，所以當夜從地道避入島內，這樣說來，他們口中說的一男一女，定是先生同尊夫人了，也許尊夫人等候先生不至，先行離開是非之地，或竟先回雁蕩去了，先生何必急急首途，俺們二人難得奉教，不忍便離，好歹請先生屈留幾天，俾得稍聆教訓，啓迪茅衷，甘瘋子說罷，錢東平也殷殷款留，誠敬之忱，現於詞色，游一瓢一想，緜蘭功夫雖遠遜自己，對付礪中人綽綽有餘，也許久等無聊，先回雁蕩，又看得錢甘二人資質不凡，誠恪可感，便也應允下來，甘錢二人大喜，便朝朝侍奉，執弟子禮，無論武功文事，以及三教九流。游一瓢每一指陳奧義，二人均聞所未聞，無不心悅誠服，這樣又耽擱了兩天，這天晚上，游一瓢獨自躡登寺後峭壁，檢了一株虬松，坐向枝上，賞玩一輪皓月，偶然一低頭，忽見下面壁縫狹道內，走出一個光頭和尚，背着一柄雨傘，傘上拴着一個包裹，急急匆匆直向草廬走去，一顆晶晶的光頭，左旋右轉，直入奇門石陣，便像走熟了一般，一轉瞬間，已見他隱入籬內，游一瓢看他步趨如風，便知也是行家，料是錢甘方外之友，也不在意，自己玩個盡興，便飛身下壁，向草堂回來，方進

籬門忽聽草堂中甘瘋子大喊道，這一枝奇兵出其不意，可以反客爲主了，又聽得有一個聲若洪鐘徐徐笑道，奇兵何足爲奇，俺這八千子弟個個訓練有素，銳氣甚旺，大可直搗中堅，雖十面埋伏，何足懼哉，游一瓢聽得詫異，疑是下棋，却又不像，立定身，側耳聽了半晌，裏面三人一遞一答，都是調度軍旅衝鋒陷陣之事，好像在這小小草堂內，有千軍萬馬對壘一般，游一瓢越聽越奇，不知他們搗甚麼鬼，一時好奇，且不進去，一擦衣，兩腳輕輕一點，飛上草堂屋脊，真像四兩棉花一般，毫無聲息，一伏身，撥開屋頂草瓦，從一線椽縫內仔細向下一瞧，不禁暗暗稱奇，原來草堂中石桌上圍坐着三個人，錢東平同一個方面大耳的青年和尚左右對坐，甘瘋子虎踞着上首，揎拳擲臂，向桌面上一路大喊大嚷的亂指，再看桌面上用白粉劃着一條條縱橫的線路，錢東平同和尚胸前都擺着一排光滑紅肉色的竹筒，兩面竹筒口，紛紛驅出無數螞蟻，錢東平的筒內，出來的是紅蟻，那和尚筒內，出來的是白蟻，兩邊出來的無數白蟻紅蟻，却像懂得人意一般，一隊隊都向桌上白粉線走去，竟無一個走向線外的，再一細看，桌上所畫的白線，兩邊不同，竟是行軍佈陣之法，那和尚擺的是四象兩儀陣，錢東平畫的是太乙無極陣，最奇兩邊白蟻紅蟻，一隊隊從每個竹筒出來，先後有序，進退有方，那處是中軍，那處是左右翼，以及遊擊哨探斥堠等等，無不按照線路分頭進軍，兩面螞蟻密層層的擺成陣勢

，何止十萬，眼看兩軍接觸，一場大戰起來，屋上游一瓢看得暗暗點頭，心想古人說十室之內必有忠信，十步之內必有芳草，不料在這等窮鄉僻壤，埋沒這等有才之輩，這樣驅蟻爲兵，比古人聚米之法，又高出一頭，肚內這樣一轉念，下面紅白蟻兵已兩軍接觸，認真鏖戰起來，雖無金鼓之音，却聽得那和尚同錢東平，各自用指把面前竹筒彈得卜卜山響，三人六隻眼，眼光霍霍都直注在桌面上，萬不料屋上還有一對慧眼，憑高觀戰哩，蟻兵鏖戰許久，和尚白蟻兵已被紅蟻壓迫得步步退後，兵也比紅蟻死得多，那和尚光頭上亮晶晶的汗珠，却一顆顆多了起來，急得從懷內又拿出一個大竹筒，拔去筒塞，把筒底一陣亂彈，霎時又奔出無數白蟻，直趨垓心，果然這枝生力軍一到，立時挽回頹勢，紅蟻乘勝追奔逐北，禁不住這枝生力軍一味野戰。紅蟻紛紛向後逃回，不料錢東平佈置得法，中間這枝蟻兵雖然先勝後敗，却尚有左右兩翼，起初並不加入，此時錢東平只輕輕向竹筒彈了兩下，左右兩翼，彷彿奉到軍令一般，立時二龍出水向左右桌邊兩條白線包抄過來，頓時變爲玉蟹舒鉗勢，把垓心一枝白蟻生力軍包圍住了，和尚大急，也把面前所有竹筒一陣亂敲，個個竹筒內又如飛的奔出許多白蟻兵，依照線路分八面趨向垓心，奪入重圍，這一來，兩下裏旗鼓相當，拚死肉搏，好一場大廝殺，雖是一頂小小石桌面，不亞如世界大戰場，兩面殺傷相當，兀自不分勝負，不料在這要緊關頭，上面

游一瓢看得心暢意酣。略一疎神。草泥殺殺的掉落下來。正落在桌面一片戰場上。宛如第三國際突然加入戰團。飛到無數飛機。拋下許多無情達姆彈。可憐這兩邊傀儡式的蟻兵，立時驚慌亂竄，錢東平同那和尚慌慌鳴金收軍，驅蟻入洞，仰頭一瞧，却無跡象。以爲草廬不結實，被風吹落，也是有的。正在檢點桌面兩軍死傷數目。猛見游一瓢呵呵大笑，走將進來，三人起立相迎。游一瓢笑道，諸位正在運籌決勝，被俺敗興，抱歉，抱歉，何妨重整軍威，再決雌雄呢，錢東平一怔，猛然覺悟道，原來游老師早已踞高臨下飽覽無遺了。晚生們無所事事，驅蟻消遣，不足當大雅之目，游一瓢微笑道，天下事無非如是，雄兵十萬，叱咤風雲，也無異一場蟻戰，現在諸位以此爲消遣之品，焉知將來不登壇拜帥，以萬民爲消遣呢，說猶未畢，那青年和尚合掌當胸道，錢檀樾胸羅韜略，學富五車，將來定可大展抱負，至於小僧是方外人，無此緣法，只可袖手作壁上觀了，游一瓢聽他音若洪鐘，吐語不俗，正想通問，錢東平已代紹介道，這位是天台龍湫僧，雲游過此，便道見訪，聽說先生在此，渴欲拜見，以慰生平，說畢，龍湫僧已拜倒在地，彼此謙遜一番，就在草堂落坐，游一瓢方坐下，談得沒有幾句話，錢東平甘瘋子龍湫僧忽又肅然起立，一齊向游一瓢拜了下去，游一瓢還禮不迭，慌問何故多禮，錢東平足恭答道，晚生三人契合爲友，平日彼此談論，都恨所學有限，志願尋一異人爲師，學

點救人渡世的真實本領，無奈蓄志已久，却未遇着機緣，天幸日前甘兄引吾師下降，在吾師靜坐之際，晚生與甘兄早已商量妥帖，不料這位龍湫僧也不期到來，彼此一說志同道合，便決計一同拜求老師收容，望乞老師垂憐晚生們一點真誠，俯允忝列門牆罷，說罷，三人長跪不起，靜待游一瓢答應下來，游一瓢聽罷，却並不答言，只昂頭思索了一回，微微笑道，且請起來，俺有話說，三人一同立起，分站左右，靜聆訓誨，游一瓢笑道，俺此番雲游，原有存衣鉢傳人之想，三位氣質雖各不同，却都是夙具慧根之人，萍蹤相聚，洵亦前緣，不過俺以前，未收過一個弟子，山嶺水涯，來去無定，此後你們既然從我，自應先擇一人跡罕至幽險高深之所，以便朝夕琢磨，但是俺內子是否已回雁蕩尚無把握，師徒相聚之所，一時也難尋適宜之處，有這幾層原因，諸位拜師之舉，似宜稍稍從緩，三人聽他說完，錢甘二人正在低頭沉思，龍湫僧突然朗聲說道，老師所慮，都易解決，弟子已從錢兄口中探得老師同師母素來隱居雁蕩最高峯雁湖之濱，却與弟子出家的靈巖寺相距不遠，雁蕩山周圍層巒疊嶂，幽谷古壑，遊覽不盡，幽深奇怪的洞府，也不知多少，真是洞天仙府，凡夫俗子輕易不能到的地方，老師此番定回雁蕩，弟子們何妨就跟隨老師一同前往，弟子們先在靈巖寺暫時寄跡，候老師同師母會面後，就請老師在雁蕩深處擇一相宜之所，然後通知弟子們伐木編葦，搭起幾所草廬來，使夠俺師

徒們朝夕盤桓了，倘然老師嫌蕩不妥，尚有相近天台，也是千古仙靈隱跡之處不難尋出一個好地方來，未知老師意下以爲何如，游一瓢本來最愛天台雁蕩兩處雄奇瑰麗，當下深以爲然，便允許俟擇好地點後，再擇日實行拜師，三人知己俯允，喜不自勝，却又聽得游一瓢向甘瘋子問道汝是湖南縣令，何以親自改裝探盜，直到福建沿海，而且又想棄官從師呢，甘瘋子大笑道，今天得蒙老師收列門牆，弟子宛如換了一個人，又如從火坑中跳到清涼世界，有生以來，此刻弟子算最得意最痛快了，說起弟子這個七品前程，真是可憐而又可笑，長夜無聊，老師不厭絮聒，且聽弟子從頭奉告便了。

第六回

偏邑屈奇才。折腰吏半生落拓。
荒山鬥怪獸。強項令千里馳驅。

當下甘瘋子擡着兩個指頭，說出一番話來，原來甘瘋子單名震，字霆生，祖籍湖南，却世居湖北孝感縣，以湖北籍登科甲，方弱冠，即以進士分發湖北，即用知縣，以善於治盜爲上峯器重，因甘瘋子姿稟異人，自幼喜練拳棒，從過不少名師，一面却又不廢詩書，過目成誦，少年出仕，文武全才自然出人頭地，却有一樁不合時宜，每逢酒醉，便要罵座，不問長官同寅，一經看不入眼，便瞪眼吹鬚，發言如雷，弄得滿座不歡，因此同

寅中都叫他甘瘋子，甘瘋子三字因此出了名，好像江湖上綽號一般。可是他做了幾任州縣，不要錢，不怕死，境內大小盜賊，被他治得望風而遁，刁頑的訟師劣紳也被他治得銷聲匿跡。有這幾樣難能可貴的幹才，雖然一肚皮不合時宜，倒也着實蒙幾個明理的上司青眼，無數百姓的愛戴，這年上司因為醴陵縣山深林密，時有劇盜據爲巢穴，搶案迭出，號稱難治，特地調他實授醴陵縣正堂，一般百姓，聽到他來上任，個個跪香迎接，上任這一天，着實風光異衆，幾個月下來，他一口劍，一張弓，一匹馬，帶了幾個幹練番役，把全境踏勘了一遍，撫的撫，剿的剿，頓時把境內劇盜，趕得一個不剩，上游也格外器重，一年以後，居然訟簡刑清，可以臥治了。甘瘋子每日無事，便同幾個幕僚，擊劍賦詩，飲酒作樂，那知有一天，突然在自己境內發生了一樁駭人聽聞的事，你道爲何，原來湖南郴州，桂陽州，同衡州府，每年彙解漕銀一次，這兩州一府每年所解漕銀，數在七八萬兩以上，解銀日期，總在入冬以後，解到長沙省城藩庫，必須經過醴陵縣境，七八萬兩庫平銀子，裝入銀鞘，分量真也不輕，每年由兩州一府，會派幾哨營兵，隨同押解委員，沿路護運，往年漕銀運到醴陵縣境，雖知已近省城，因為醴陵多盜，山林險惡，格外提心吊胆，却也從未出事，自從甘知縣到任，境內肅清，這次兩州一府漕銀到來，委員兵弁們放大了胆走去，以爲往年多盜尙未出事，今年甘知縣剿撫得力，益

發可以平安無事了，因此未免大意了一點。豈知無巧不成書，這一大意，便出了駭人聽聞的事來，這次漕銀七萬多兩，選了許多精壯夫長路挑解，前後護着五六十個帶月號勇，一個軍官騎馬領先，一個委員坐着長路轎子押後，一路大隊人馬，倒也威風十足。這天經過醴陵縣城，在城內打了尖，甘縣令要照例應酬一番，又加派幾個健役沿路照料，押銀委員酒醉飯飽，急想趕到省城，卸了干係，不敢停留，當天起行，大隊人馬來到距縣城五十餘里楓林山地面，天色已晚，那押解委員知道再過去是九龍山，便到瀏陽縣了，一路盡是山道，不在此息宿較為穩妥，就着隨行健役會同當地地保紳董，尋了一所人家的祠堂息馬，把銀鞘堆在祠堂院內，前後門設起守衛，權宿一宵，一個山村祠堂，擁進這一大隊人馬，又是皇家庫銀，何等重大，當然轟動當地，那押解委員又呼來叱去官派十足，山民無知，格外携男帶女，探頭探腦的來看熱鬧，直到祠內燈火通明，闢門大吉，才一轟而散，只有當地地保和幾個紳董，提心吊胆的一同陪着委員在祠內伺候，那知到了次日紅日高升，鄰近愚民又男男女女擁到祠堂門口來看熱鬧時，却見兩扇大門兀自關得嚴絲密縫，裏面也鴉雀無聲，好像人已走淨一般，其中有幾個略懂事的，覺得有點詫異，向衆人一說，頓時個個交頭接耳，議論紛紛，但誰也不敢去敲門探問。門口的人却愈聚愈多，又耽延了好半晌，日頭已照到祠門台基上，依然不見一個人出，連

地保紳董同縣裏健役都無影響，衆人中有地保紳董的家屬，忍耐不住，乍着胆檢着一處破牆缺口，跳上去向內一望，只聽他一聲怪喊，頓時跌下地來，衆人慌扶起來一問所以，這人嚇得面無人色說不出話來，只伸着一隻手望牆內亂指。有胆大的一齊跳上缺口向院內看去，只見院內一大堆銀鞘踪跡全無，却見許多號勇夾着民夫健役，橫七豎八在院內躺了一地，個個都挺得像死了一般，只有院內一株桂樹底下拴着一匹高頭大馬，倒很安詳的自顧自啃那庭草，這幾個人看得情形不對，知道出了大事，急忙向下而衆人一述所以，拚命的向內跳了進去，先把兩扇前門開了，讓衆人一湧而入，不料男女老少剛由嚷怪叫的湧進門來，院內橫七豎八躺着的號勇等人，已漸漸手脚舒展，呵欠連連，坐了起來，一張目，看見滿院圍住了各色的人，發聲喊，都一骨碌跳了起來，一看庭心銀鞘一個不見，大驚失色，有幾個跌跌衝衝趕入堂內，却見軍官同紳士們，也正被外面人聲驚醒，個個如夢方覺，張開眼來，也有躺在地上的，也有仰面坐在椅上的，也有半倚半躺斜伏在几上的，姿態不一，都你看我，我看你，說不出話來，這時醴陵縣的健役也醒了過來，定了一定神，明知失了事，非同兒戲，腦袋也許搬家，慌奔進堂內，四面一看，却獨不見委員老爺，衆人四下裏一找，却見他鑽在自己坐的轎內，頭鑽在轎底，屁股却蹶得半天高，露在外面，只瑟瑟的亂抖，兩手兀自死命攀住轎內墊子不放，衆人齊聲

大叫，又嚇得他往裏直鑽，一顆頭，碰得通通山響，健役們死活把他拉出轎來，那裏還有人樣，滿臉灰泥，額上一塊青一塊紫，滿是鵝卵般大泡，像活鬼一般，衆人扶住他，納在堂內中間椅上，兀自定着眼，透不過一口氣來，好容易捶背揉胸，把他收回了三魂六魄，才聽得他哇的一聲大哭道，今番我死了，接着頓足大哭起來，這一來，一發弄得衆人莫名其妙，最好笑看熱鬧的一般呆鳥，以爲直進無阻，越擁越多，裏三層外三層直擠到堂內來了，這時那個押解軍官，却是個老軍務，知道這場大亂子，沒法彌縫，正在眉頭百結，滿肚皮搜不出巧避的法子，一眼看見門內門外擁擠了這許多人，驀地計上心來，慌湊近委員身旁，附耳喊喳了一陣，倏地又飛步而出，向手下幾個哨長什長又低低囑咐幾句，一轉身又跑進堂內，他這樣一陣搗鬼，那委員彷彿吃下一貼定心藥，猛見他舉着馬蹄長袖，向面上一抹，霎時點淚俱無，鐵青着面孔，睜着兩隻黃眼珠，骨碌碌四下一轉，放開破竹喉嚨，大喊道，快把前後門看守起來，不准放走一人，下面兵弁壯役早已得過軍官知會，一聲吆喝，立時把前後門守得鐵桶相似，又把堂上堂下閑看的人，不論男婦老幼，一齊赶到院子角落裏圍禁起來，這般愛看熱鬧的呆鳥，此時懊悔不迭，只啼啼哭哭說成一片，却又聽得委員同軍官一聲聲傳地保，那知地保同縣裏幾個健役，早已如飛的奔向城內報告甘縣令去了，那堂內幾個紳董，哭喪着臉，躲在角落裏，只瑟

瑟的發抖，委員指着壁角落裏紳董厲聲喝道，你們做得好事，竟敢串通劇盜，故意把俺們誘到這祠堂內歇宿，暗地在茶水內下了蒙汗藥，把俺們兵役都蒙了過去，將皇上庫銀盜去，你們胆子真也不小，你們自以爲這條計策千妥萬妥，那知俺們辦這樣差使也不止一次，你們這樣無法無天的惡計，豈能瞞得住俺們，現在犯不着同你們多說，等甘知縣到來，把你們押解進省便了，此言一出，幾個紳董同院子裏圈禁的男女老少，個個嚇得魂飛天外，一齊叫起撞天屈來，正在弄得不可開交，門外鸞鈴響處，大門敲得一片震天價響，快開門來，委員聽得甘知縣到來大刺刺的並不動身，只吩咐小心開門，不准放脫一人，大門開處，甘瘋子揚鞭當先，身後跟着雄糾糾十幾名健役大踏步走了進來，一進堂內，那委員同軍官微一欠身，便發話道，貴治盜匪早告肅清，遐邇馳名，怎的七萬多兩庫銀，只在此地担擱了一宵，便一齊失去，這個干係，却在貴縣身上，一言未畢，院子內男女老幼大哭大喊，青天大老爺，快替小民作主呀，堂內角落裏幾個紳董，也戰戰兢兢的向甘知縣遙拜道，俺們好意來此，奉陪委員大人，不意委員大人牽誣串通盜賊，公祖明鑒萬里，快替治下昭雪罷，這一來，把一個智勇兼備的甘知縣，也嚇了一大跳，暗想七萬多兩銀鞘一夜功夫蹤影全無，決非平常強盜所能做的，偏偏又在自己境內，未出縣衙時，已據地保健役飛白，尙以爲不致一齊失去，一到此地，非俱全數被盜，委員

老奸巨猾，竟想吃住當地紳董百姓身上，明明故意如此，好把干係推到俺身上來，這樣一陣思索，尚未得到主意，那委員又開口道，昨晚到此駐宿，同茶水供給，都是這幾個紳董出的主意，兵役們走得口渴，吃下茶水不到一個時辰，都橫七豎八的躺在地上了，只有俺因在後面出恭，未吃茶水，等俺恭畢，一脚跨入堂後屏門，猛見個個東西歪，人事不知，驚惶之下，正想叫喚，猛見牆頭跳進四五個手持刀劍的大漢，嚇得俺三腳兩步，鑽進轎內躲避，已被他們看見，只覺屁股後面，被一個強盜手指一點，便也昏然動擅不得，直到此刻，他們醒轉，扶俺出來，却見滿院子站着不三不四的人，一查庫銀，一兩也無，察情度理，不是當地人民串通強盜，那有這樣湊巧，而且兵役們不喝紳董們供給的茶水，何致人事不知，這便是老大的憑證，甘知縣一面聽他絮聒，一面眼光如電，向幾個紳董同院子裏圈禁的百姓留神一看，便知都是安善良民，不等那委員再說下去，高聲說道，敝縣境內既然出了這樣大事，在甘某身上，好歹要找個水落石出，但是這幾位紳董同院子裏老少百姓，都係有家有業，清白良民，不必凌辱他們，憑甘某一人說話便了，說時濃眉直豎，虎目圓睜，把委員軍官嚇了一哆嗦，慌滿面生春連連拱手道，貴縣既然一力担当，最好沒有，可是事關庫銀，干係匪輕，全仗貴縣一力担認，能夠立時破案，追回庫銀，緝獲盜魁，果然大家無事，萬一銀盜兩無，省中耳目甚近，如何遮

掩得來，不但貴縣前程危險，就是兩州一府以及俺們上上下下都沒有活路，現在貴縣庇護這般匪類，俺們也不願多事，只要貴縣負責到底便了，說罷，一陣冷笑，再不開言，甘瘋子此時雖受了一肚皮悶氣，但知事體確是重大，一時不便發作，只得掉轉身，指揮帶來健役，先把圈禁百姓一齊釋放，紳董們也請他們依舊坐定，以備諮詢，押運軍役看得甘令威風凜凜，委員又不發言，不敢阻擋，只可把大門開放，讓這般老少男女，跌衝衝向門口湧去，一路齊聲喊着，甘青天公候萬代，紳董們也擁着甘瘋子連連叩謝，甘瘋子一蹶脚，大聲說道，到此地步，還要酸溜溜開此虛文，快去陪着押解委員，待俺親自踏勘一下，再從長計議，說罷，急急帶着幾個健役，把一所祠堂前後左右，細細勘了一遍，再轉身回到堂內坐下，向幾個紳董問道，自俺到任以來，早已把境內幾個出名盜魁，轟走遠颺，久已沒有盜案發生，何以在此一夜之間會失掉七萬多兩庫銀，這一大堆銀子，連同銀鞘，分量非輕，沒有大帮盜匪，不能運走，未知這幾天內，左近有無奇形異服的人，逗留此地，如諸位有落在眼中的，快快說與我聽，如照委員所說，諸位供給的茶水中下有蒙汗藥，俺踏勘時，已把隔夜剩餘的冷茶，仔細驗過，並無迹象，却已從祠旁破牆缺口底下，同後門台階旁，拾得幾股燒剩的薰香，昨夜合祠的人，定是受了薰香的毒，昏迷過去，可惜這位委員僥倖未曾薰着，却又嚇迷了心，只顧鑽在轎內，

沒有看清來盜幾人，以及面目服色，一發使俺難以下手了，那坐在上首的委員，聽得面孔一紅，正想開口掩飾，忽見紳董內一人說道，公祖大人此刻問晚生們有無見到異路人等，晚生却記起一樁事來，記得庫銀未到的前一天，晚生偶然同幾個親友在相近南山脚下一座村酒店小飲，這座酒店，正在一條四通八達的官道邊，往來商旅，非常之多，外省人經過的也有不少，當晚生走進村店，檢了一付臨街座頭，坐下未久，忽見官道上塵土起處，潑刺刺跑過一羣長行健騾，背上都駝着幾隻皮空袋，前後兩匹駿馬，騎着一黑一白的兩個英氣勃勃的壯漢，裝束英武，顧盼不羣，真不像騾販子模樣，一陣風似的便跑過去了，半晌，又有幾個兇險漢子，也騎着牲口趕去，是否同兩個騾販子一路，却不得而知，不過等晚生們飲罷出店，猛又聽見馬蹄聲響，兩匹馬如飛的跑到店門口，馬上兩個魁梧大漢，翻身下馬，挽臂而入，晚生回頭一看，原來進去兩漢，就是過去的騾販子，不知怎又翻回來吃酒了，那羣騾子又不知趕向何處去了，當時晚生無非看得兩個騾販子頗頗英武，多看了幾眼，也不想到旁的地方去，此刻承祖公一問，便覺這兩個騾販子有點可疑，後悔當時不會仔細留意了，又有一個面目蒼老的紳董接口道，果然可疑，便是晚生在昨天掌燈時，聽說委員大人到來，急急從寒舍趕來，經過對面山脚，隱隱聽得遠處山坳內騾鳴馬嘶，遠望夫山坳內現出烟火之光，當時也以爲左近獵戶們乘夜掘阱

陷獸，生火禦寒，並不起疑，這時回想，許是那話兒埋伏在山坳內，也未可知哩，甘瘋子聽罷，連連點頭道，兩位所說大有線索可尋，俺已想得計較在此，事不宜遲，急須返縣佈置一切，這事非俺親自出馬不可，另外多派幹役購覓眼線分途躡緝，一面先動公文上詳，自請處分，這是本縣分內應辦的事，至於委員如何善後，不敢代謀，本縣緝盜要緊，恕不奉陪了，說罷，向紳董們一使眼色，虛向委員一拱手，逕自率領一般健役匆匆翻身而出，紳董們也明白甘知縣意思，趕慌跟在身後走了出來，衆人一出祠堂，甘瘋子便揚鞭上馬，向紳董們吩咐道，諸位且請回去，委員們如果尙欲在此勾留，照舊供給，只差妥當的人接時送去，不必親身陪伴他們，免得再生枝節，說罷，絲鞭一揚，縱馬回衙去了，紳董們吃過委員苦頭，又有知縣吩咐，誰敢再去獻殷情，只把祠堂內委員一般軍弁夫役，生生攔在那兒，門口連一個鬼影都沒有了，委員也自知舉動未免魯莽一點，又看得甘縣令神威虎虎，不敢別生詭計，却又不敢到省去，當天想了個鬼主意，立時遣散民夫，率着軍弁悄悄的向舊途回去，報告兩州一府，設法到省城打點，把大半責任都推到甘知縣身上，不提，再說醴陵縣甘瘋子當天飛馬回衙，同幕賓略一商議，便召集城守捕廳快役人等，面授方略，立時分頭出發躡緝，自己回到內室，思索了一回，知道如果不能破案，非但前程難保，幾年聲名，也一敗塗地，平日得罪的人又多，清風兩袖，

也賠不起這筆鉅款，左想右想了一回，忽然哈哈大笑道，這點小小前程，也做不出什麼大事來，又無家小牽累，俺何不如此如此，豈不痛快煞人，當下意決，便振筆寫了一篇字，同一顆縣印一起密密封好，外面又題上一十日後拆看一五個字，交與幕賓收好，並不說明，只說自己親身訪緝去，幕賓們素知這位東家，到任以來，親身緝盜不止一次，也不疑心，讓他結束改裝，帶上硬弓，寶劍，碎銀，乾糧，騎上快馬，飛馳出城去了。甘瘋子出得城來，先向那兩個紳士所說酒店山坳兩處，細細踏勘一遍，山內果然蹄印雜沓，尚留火燎餘燼，酒店小二也說昨夜三更時分，過去大帮驛馬，駝着不少蔴袋，向南絕塵而去，甘瘋子聞言，知是盜匪無疑，跳上馬飛馬似的向南趕去，一路問明驛羣去向，晝夜趨行，不覺繞到湖南江西交界的羅霄山境，雖然一路問得一羣驛販過去路道，並未走錯，却因走的都是偏僻山道，翻山過嶺，非常難行，明知盜匪在前，一時總難追上，這天走入羅霄山，山勢嵯峨，人烟稀少，連日趕路，精神也有點不濟，祇得覓了一處寄宿之所，略事休息，隨意向山民打聽，知道穿過這座山峯，便可直到贛江，又探明果有一羣長行驛馬，也向贛江而去，甘瘋子打聽明白，安息一宵，次日一早上馬，宵行夜宿，一直趕到贛江邊，一看江邊人烟稠密，商賈茂盛，路旁也有幾處宿店，跳下馬來，一打聽地名，叫做樟樹鎮，於是牽馬入市，走進一家臨江酒舖，打了一壺酒幾樣菜，

且自寬懷獨酌，打量店堂內倒也寬綽整齊，吃酒各色人等倒也不少，忽見自己左首一桌上對坐着兩個兇臉漢子，吃得滿臉通紅，談得興高采烈，只見左首坐的兇漢，大拇指一豎，大聲說道，現在江湖上天字第一號人物，要算咱們老大，你想這票買賣做得何等乾淨，別人那有這樣手段，這樣魄力，就是咱們哥兒倆，也不含糊，長江上流沒有事便能，有事咱們老大也少不了咱們，此番咱們哥兒倆插了一條腿，白花花銀，香噴噴的酒，也夠咱們樂幾天哩，正說得口沫四噴，醉語模模，左首的漢子大嘴一裂，鼻孔一掀，冷笑道，替俺少胡吹罷，像咱們這樣碼子，替老大倒夜壺還趕不上哩，人家可憐咱們跟着跑了一趟腿，跟着騾子屁股出了點血汗，才賞了這點星星兒，可是過了江，人家體己人兒到了老家，大秤大碗的高樂，皇宮般的屋子高臥，那有俺的份兒，也想不到咱們兩條臭腿哩，你倒知足，俺可想着不是昧兒咧，兩人這樣一陣胡嚷，把甘瘋子聽得呆了，暗想這兩塊廢料定與那案有關，正在默默思索，忽見兩漢推桌而起，一路歪斜趨近酒櫃，從懷中掏出整錠銀子，嚙的一聲向天秤內丟去，大聲道，喂，大爺的銀子是黑的是白的，今天讓你們開開眼罷，說罷，兩人推推搡搡大笑而出，甘瘋子一見兩人出門，慌一躍而起，奔進櫃旁，劈手從店東手內奪過銀子一看，却見烙印處力跡縱橫，已看不清原來字號戳記，心裏一發瞧料幾分，急把銀子還與店東，笑問道，剛才付銀出去的二人是

何路道，那店東一見甘瘋子氣概，音若洪鐘，却摸不着是何路道，一時暗暗吧吧答不出話來，甘瘋子恨極，摸出一點散銀，匆匆付了酒飯錢，急慌搶出，解開馬韁，跳上鞍背，向兩頭一望，只見西頭遠遠人叢內，有兩人悠悠幌幌的擠去，料是那兩塊料，慌一拉絲繮趕去，苦於街狹人多，不便加鞭，只可跳下馬來，牽着走去，趕到市梢，却不見了兩人踪影，向前一看，路盡處一座山脚擋住，山脚下疏疏落落的排着幾所瓦房，只可騎上馬向前走去，抹過山脚一看，一面是江，一面是山坡，坡上築着一條長道，遠望去，一箭之路以外，有座當路涼亭，亭內影綽綽坐着兩人，彷彿便是酒店兇漢，大喜，兩面一望，別無人影，江面日落，只遠遠幾點帆影出沒波光嵐影之中，別無近岸船隻，正中心懷，慌加鞭趕到亭下，先從鞍後包裹內抽出寶劍，一躍下地，一聲大吼，宛如晴天起個焦雷，大踏步提劍趕將人去，這一下只嚇得亭內兩人，啊喲一聲，一齊矮了半截，連連叩頭道，下役們並不爲匪作歹，求太爺明鑒，可憐下役們奉太爺的命，拼命到四處探訪盜案，晝夜奔波，一刻也不敢偷閒躲懶，怎的提劍殺起下役們來呢，甘瘋子聞言大驚，喝聲抬起頭來，兩人一抬頭，甘瘋子停睛一看，那裏是酒店兇漢，原來這兩個人是醴陵縣有名的捕快頭兒，却不解他們沒有海捕公文，何以緝訪到隔省來，會在此地巧遇，正想啓問，那兩人已立起來垂手稟道，下役們奉太爺命在鄰近各縣訪了幾天，沒有線索

，回到衙門，報告太爺親身改裝出來，師爺們不放心，連夜叫下役兩人跟蹤前來，一路探問，知道太爺經過羅雲山，一直尋踪到此。果然破下役們尋到，師爺們因為省裏下來公事嚴厲得很，兩州一府又把干係一齊堆在太爺身上。風潮上面格外雷厲風行，將派委員下來摘印查辦。本縣紳士們却動了公憤，一齊聯名向省城控告押解委員自己疏忽虐待鄉紳，替太爺極力洗刷，所以叫下役們請太爺趕快回衙再說，甘瘋子聽罷，沉思了半晌，笑道，你們不知俺已探得盜匪去路，再趕一程，便可人贓並獲，失官事小，捕盜事大，俺不做官，也要把這般強盜處置一番，才平得心頭之恨，好在衙門內俺一沒有家小，二沒有虧累，這樣結果，俺早已料到。已把官印封好留下手諭交與師爺們收管，現在俺出來已十多天，他們定已拆開密封，照俺手諭辦理交代了。說罷，拿出五六兩碎銀賞與兩人道，你們忒也辛苦，好好回去。替我致意紳士們，說俺從此無意做官，失去庫銀一樁案子，俺好歹要弄個水落石出，憑我一人力量。定要同這般強盜決一雌雄，你們就把俺這番話轉告他們便了，兩人一聽，你看我我看看你的看了一回，沒法強他回去，只好叩謝一番，怏怏而返，這裏甘瘋子一人坐在亭內，癡癡的想了一回，覺得無官一身輕，從此海闊天空，脫然無累，倒比做官來得逍遙自然。又一轉念現在要探盜窟，也不必急急，先去找幾個生平好友叙叙契闊商量一番。探得了盜窟所在，再慢慢同他們算帳便了，

想起平生第一個好友是浙江歸寧縣錢東平，現聞隱居福建近海鴛鴦峯內，江西鄰近福建，何不棄了馬匹，單身訪他一下再說，主義打定，又從亭內出來，牽了坐馬，仍回到鎮內酒店，托店東把自己這匹馬賣了幾十兩銀子，即在店內寄宿一宵，次日便帶好寶劍，背上包裹，辭了店東，大踏步走出鎮來，剛走過路亭，驀見前面山坡上立着一個大漢，穿着一件玄緞羔皮長袍，歪戴一頂紅結小帽，敞着胸襟，提着鳥籠，噙着嘴，正在調弄籠內一隻八哥兒，甘瘋子從坡下經過，無意之間抬頭向他一瞧，似乎這人便是昨天自己追尋兩個兇漢之一，却因裝束與昨天不同，有點猶疑，不免多看了幾眼，不料坡上那人，看得甘瘋子向他直瞧，勃然發怒道，你不認識你的老子嗎，向老子直瞧怎麼，惹得老子性起，一個小指頭兒就把你擦在江心裏去，這一發話，不要緊，甘瘋子聽得口音，明明是昨天酒店內自吹自擂的那個醉漢，真所謂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哈哈一聲大笑，便向坡上趕來，那漢一見甘瘋子氣概威嚴，自己幾句話唬不倒人家，反惹得人家趕將上來，來者不善，善者不來，不禁心裏有點發毛，却還想充個硬漢，把鳥籠向地上一放，雙袖一擄，兇睛一閃，喝問道，難道你想太歲頭上動土嗎，小子且去鎖上打聽打聽俺九頭鳥王八爺的名頭，再來送死不遲，語音未絕，甘瘋子已立在面前笑道，何必打聽別人，只向你打聽便好，九頭鳥看得甘瘋子雖不動手，聲勢已足驚人，禁不住退

了兩步，兀自瞪着眼喝道，你向俺打聽甚事，甘瘋子冷笑一聲道，俺不打聽別事，只向你打聽醜陵縣七萬多兩庫銀一票買賣，你不是插了一條腿麼，一言未畢，九頭鳥嚇得一張豬肝臉，霎時變成白裏透青，連連向後倒躲，猛地一矮身，颼的一聲，從靴幫內拔出一柄尺許長牛耳尖刀，狂吼一聲，便向甘瘋子胸前刺來，甘瘋子喊聲來得好，一偏身，條地飛起一腿，只聽得撲的一聲響，跌個正着，那把明晃晃的牛耳尖刀，一道白光飛落坡下去了，九頭鳥喊聲不好，一轉身，向山上便跑，甘瘋子豈容他跑掉，一個箭步過去，把脖子一把抓住，順勢向地上一攢，一提足，便把他踏住，九頭鳥原是個鎮上地痞，身子早已被酒色淘虛，怎禁得甘瘋子神力，輕輕一攢，已是跌得發昏第十一章，此時胸脯貼地，背脊朝天，被甘瘋子一足踏住，不用使勁，早已兩眼上插，上氣不接下氣了，甘瘋子看他這樣不濟，放下踏住的脚，用脚尖只一撥，又把他像死屍般翻過身來，遲了半晌，才見他透過一口氣，掙命般爬起身來，向甘瘋子老母雞啄米似的叩着頭哀求道，老祖宗殺了俺，宛如踏死一個螞蟻，可憐俺還有八十歲的老母要俺養活，老祖宗赦了俺一條命，好比放生池裏放了個王八，這樣一面叩頭蟲價直扣響頭，一面亂七八糟的求饒，倒惹得甘瘋子真個發起怒來，大喝道，無恥狗才，少說廢話，要俺饒你狗命，快把醜陵縣案子從實招來，有半字虛言，立時砍下狗頭來，說罷，錚的一聲從身後拔出寶劍，

攔在九頭鳥頂上，只嚇得他三十六顆狗牙，捉對兒厮打起來，心裏一急，嘴上咕咕吧吧越說不出話來，甘瘋子用劍只向他頸上一貼，九頭鳥驟覺頸上一冷，驚得大喊道，小的說，小的說，老祖宗這傢伙動不得，甘瘋子喝聲快說，九頭鳥大哭道，說俺平日在樟樹鎮打降吃腥，不算冤枉，說俺做强盜打劫皇家庫銀，可屈死俺了，像俺這樣乏貨，那配做强盜，前幾天從福建來了一大帮客商，也不知他們做的甚麼買賣，一到樟樹鎮，就出重價雇了一批長路健驛，買了百多隻新的蓆袋，不到幾天，就從湖南趕着驛子又回到鎮上，俺看得驛子上蓆袋隻隻沉重非凡，知是金銀一類的東西，不該紅了眼，想訛點油水，糾集了幾個同類，去尋是非，那知那帮客商，非但江湖上門檻精而又精，而且個個手上厲害非凡，但俺們雖然碰了一鼻子灰，那帮客人却也講究面子，居然拿出百多兩碎銀，賞與俺們，算是遮羞錢，俺們得了一點油水，越看得這帮客商不是正路，暗暗設法一探聽，才知在武夷山鐵扇帮的好漢，俺們一聽是鐵扇帮，嚇得遠遠躲開，大氣也不敢出，幸而這般人在鎮上並不多留，贛江邊早已預備着十幾號大船，把驛子退回，改用水路運向福建去了，小的句句都是實話，如有半句虛言，定遭天雷擊頂，就是體陵一起案子，直到這幾天沸沸揚揚傳到鎮上，俺們才疑心到鐵扇帮去的，說罷，又連連叩頭不已，甘瘋子看他神情，知無虛話，却喜此番本擬到福建去訪友，這樣一來，不是一舉兩便嗎

，一看時光不早，趕路要緊，便喝道，像你這般狗才，也不足污我寶劍，權且寄下這顆狗頭，說罷，不再理會地上的九頭鳥，逕自匆匆趕下山坡來，在江邊覓了一隻長路搭客船隻，揚帆而進，從此甘瘋子或水或陸，宵行夜宿，一路游山玩水，又從江西繞到福建，講到這福建省，四周羣山環繞，奇山怪谷，層出不窮，沿海一帶，島嶼星布，山嶺重疊，格外來得雄奇秀麗，甘瘋子棄官雲游，到了福建，雖仍是游覽各處勝境，却一心想到鴛鴦嶺去訪好友錢東平，所以一入福建省境，便細細向人探明到福甯府的路程，慢慢走去，這天走人興化府永春州交界地方，萬山競秀，千壑爭奇，幾百里路高高低低，都是奇險絕幽的山道，幸而一路山林之內，都有一二所寺院可以寄宿，披霜戴月，飽看奇山，倒也胸襟瀟灑，一無牽掛，一天翻過重重高嶺，向前一望，十餘里外筆直的矗立着一座奇峯，左右羣山如屏，若奔若赴，峯頂烟雲明滅，變幻無方，最可愛嶺下夾道的丹楓，一片紅錦似的直鋪到前面峯脚，襯着蔚藍的天空，深碧的峯頭，以及白雲黃土，松壑鳴泉，宛如一幅工緻絕倫的青綠山水，甘瘋子痴痴的看了半天，真有飄飄欲仙之概，却記起昨晚山寺，從寺僧口內探明前面的奇峯，叫做天柱峯，是著名勝境，越過天柱峯，還有四壁嶺，大竹山，金籠障，一路都是名山古蹟，這幾處遊盡，便是沿海的長樂縣，連江縣，羅源縣，甯德縣，然後才到福安縣的鴛鴦嶺，算計還有好幾天路程，不敢再

事留連，只可奔下嶺來，一忽兒走到天柱峯下，抬頭一看，上面一片片白雲，像軋棉花一般從半腰裏骨都湧將起來，山脚巉巖巖裏，鑿着一條窄窄的石磴，穿着核桃粗的一條扶手鐵鍊，左盤右折，直穿入白雲深處，靜蕩蕩的絕無人影，甘瘋子只可從峯腳繞去，却看得雲光嵐影，毓秀鍾靈，不禁游興勃發，愛不忍去，決意直上峯巔玩個盡興，再從峯後尋路下去，主意打定，把身上整理俐落，繫好背上包裹，便躍上磴道，驚行鶴伏，攀扶而上，一個人循着窄窄磴道，盤來盤去，不一時已到峯腰，回頭向山脚一看，已不下二三十丈，山腰內地勢却尚平坦，滿是合抱長松，松藤上成千成萬的松鼠，東竄西跳，迸躍如飛，看見人來，也不逃避，走出松林，一條淺淺山澗阻住去路，幸得並不深闊，一躍而過，向溪澗上流尋去，却見一線銀瀑，從天飛下，走近一看，飛瀑從頂上一塊突出的嵯岬巖石邊，飛舞而下，遠看去那塊巖石，宛然一顆龍頭，張着大嘴，從龍嘴噴出一道飛泉出來，到得半腰，被松風迴環激盪，散成濛濛的水霧，被太陽側光反映，幻成五彩雲霞，變化不測，蔚爲奇觀，甘瘋子看得拍手驚呼，貪看多時，衣襟上都被飛瀑的水珠潤濕，向峯頂望去，兀自雲氣籠罩，知道這樣峻險，平日人跡定必罕至，也許上有仙靈窟宅，格外動了好奇之心，却被當前水霧迷漫，一時尋不着上山路徑，重又退後，向側面繞去，却見濕布後面一座十幾丈的峭壁，壁下亦有一條羊腸磴道，像螺旋盤

接到壁頂，當面看去，被飛瀑擋住，固然看不出，就是側面遠望，也一時難以覓着，因為這座峭壁並不截然如削，却係一層層危崖斷石，夾着虬松蒼柏，把一條羊腸磴道，隱在壁內，不逼近跟前，萬難找覓，甘瘋子走上這條磴道，可不比初上峯時一條磴道容易走，又陡又滑，一失足便可粉骨碎身，好容易走上壁頂，也覺腿軟腰酸，向下一望，一片雲海迷了路徑，連那條瀑布，也看不見影子了，却隱隱聽得泉聲淙淙，似在脚下，望上一看，距離最高峯頭還有二三十丈，一個人好像立在雲端裏一般，四圍遠眺，除近山一片雲海山外，遠處川流山脈星羅棋布，如在掌上，休息片時，仍欲尋路上去時，却無上去磴道，想前人鑿路探山，也只有鑿到峭壁上面爲止，祇可從包裹內拔出寶劍，斬荊披荊，當作柱杖，向前走去，那知這樣一走，才知這座天柱峯非但高出雲表，而且面積也非常廣闊，越走越深，迷了方向，走了半天，依然走不到峯頂，只見前後左右盡是奇形怪狀的巨石，和鬼氣森森的古木，這時已日影西斜，陽光斜照地上，佈滿了千奇百怪的木石陰影，好像前後左右，一時現出許多魍魎鬼怪，又加山高風寒，吹得樹木呼呼發嘯，格外荒寒蕭瑟，饒是甘瘋子胆大氣雄，也覺得毛骨森森，一想不好，天已不早，看來今天難已下山，早知峯頂並無出奇之處，何苦費此精神，事已如此，只可先覓個藏身宿夜之處，再作道理，正在這樣思索，忽聽得呼的一聲，從怪石縫內竄出幾隻灰色野兔

子，沒命的向身後跑去，接着又跑出一羣細腿長頸的驢子來，都箭也似的向山下逃去，甘瘋子以爲追那野兔，並不在意，依然向前走去，正穿過一片松林，忽見當前一塊潔白危石，約有兩三丈高，聳在當地，走近一看，下半截晶瑩光滑，渾如白玉，巨石邊幾株長松，下半截也光溜溜的不剩一片松皮，似乎附近有龐大野獸時常到此摩擦身體，細看松下果然落着許多黝黑堅銳的獸毛，却辨不出何種獸類，看松樹摩擦痕跡，估量獸身比人要高出一倍，甘瘋子格外提心弔胆，急於尋覓藏身處所，轉過這塊巨石，猛然一抬頭，幾乎嚇得心胆俱裂，只見前面露出一片茸茸草地，約七八畝地大小，草地盡處，危崖倒掛，佈滿籐蔓，崖上却有一個鬼怪似的巨人，半身探在崖外，一隻虬筋纏絡粗逾牛腰的巨臂，五指向上像欲攪月拿雲一般，深山孤客，見此怪物，那得不驚，但仔細定睛一看，不禁連連自啐，幾乎失笑，原來滿不相干，自己看見龐大獸跡以後，弄得草木皆兵，這時又日影沉西，危崖又在陰面，崖上一株千年枯樹，偏又生得古怪精靈。在這晚色蒼茫中，遠看去，真像巨人一般，甘瘋子雖然憑空吃了一驚，却在這樹上得了主意，慌提劍連竄帶跳越過草地，奔上崖頭，向這株怪樹打量一番，暗暗心喜，原來這株枯樹十人還抱不過來，樹身籐葛緊繞，葛蘿遍體，近根處却現出城門般的一個深洞，想是樹老中枯，照外面樹體這麼大，樹內的空洞，定必寬廣異常，望去黑黢黢的恐有毒蟒等類在

內巢穴，未敢進去，只攀籐扶葛爬上樹身，立在分叉處，一打量橫出崖面這枝巨幹，宛如一座橋樑，幹盡處，五枝分出，中如掌心，足容數人起臥，又喜枝上雖無一葉，糾結的籐蔓却像蛛網般結在頂上，宛如當空搭着一座大棚帳，甘瘋子大喜，又從幹上如飛的跳進枝條分出的掌窩內，脚下軟軟的襯着許多落葉，似乎有人鳥做過巢穴樣子，坐下來，舒適異常，從枝叉內探頭一看，離地足有十餘丈，距生根的危崖，也有五六丈，真是上不在天，下不在田，天造地設的一個安身處所，這時甘瘋子身安心穩，把背後包裹同手上長劍都擱在近身地方，從包裹內摸出乾糧來吃了一頓，却覺得喉嚨乾渴，四下裏一探，相近並無溪澗，記得那條飛瀑，在前山峭壁下面，路途甚遠，天又漸漸黑下，一輪明月却已升上山來，照得下面，一片枯草，像罩了一層濃霜，山前山後，許多異鳥，發出各種怪聲，非常難聽，不便再下樹去尋水喝，而且走了一天，好容易尋着棲身之所，也管不得山高地險，口渴身寒，只覺眼皮下垂，朦朧渴睡起來，不料睡夢未穩，耳邊廂猛聽得震天價一聲怪吼，驚得他跳起身四面一看，但見山風陡起，枝上倒垂的籐蘿，隨風亂舞，下面坪上一片枯草，也像波浪一般起伏不定，心想風從虎威，難道這聲怪吼便是虎嘯不成，說猶未了，崖頭樹根處嗚嗚之聲大作，聲如破鑼，震得耳邊嗡嗡不絕，急向崖上望去，却未見一獸，再細聽發聲所在，竟像從地中發出一聲，正在驚疑，又聽得

呼的一聲，從樹根大窟窿內，竄出一個龐然大物來，急定睛細看時，只見那東西身偉尾長，斑斕滿體，竟是一隻弔睛白額大虎，那虎一出洞，懶龍般的尾巴一陣搖擺，前爪一伸，後腰一躬，先伸了個懶腰，然後掉轉身，全身一抖弄，尾豎毛張，兩隻睜睜虎目閃閃放光，朝着樹洞伏地一聲大吼，頓時呼呼呼幾聲怪響，又接連竄出一隻大的兩隻小的來，一共大小四隻虎在崖上一陣盤旋，各自發一聲吼，向崖下奔去，甘瘋子雖在樹上，也看得心驚，暗自喊聲僥倖，萬一尋不着這安身處所，或者冒冒失失向那樹窟窿鑽去，豈不危險異常，照這樹窟窿內存得下四隻虎，想必大得異常，直通地穴，所以初聽虎吼，活像從地中發出來的一般，甘瘋子一面思索，一面兩隻眼珠，也跟着四隻虎跑下危崖，却見大小四隻虎，一到崖下草坪，宛如小孩子放學般一路歡舞迸跳，在草上亂蹦亂滾，此騰彼撲，忽而鬪在一處，忽而追馳逐北，繞坪疾駛，滿耳虎嘯之聲，在甘瘋子踞高臨下，彷彿看了場虎戲，正看得熱鬧，猛聽得草坪盡處，那塊晶瑩大石旁邊，呼呼一陣腥風起處，現出一個龐大異常的黑影來，甘瘋子尚未看清是甚麼東西，那草坪內四隻巨虎，已悄悄拖着尾巴聚在一起，四對碧閃閃的虎目，一齊注着那邊龐大的黑影，八條後腿却一步步向崖邊直退，甘瘋子吃了一驚，心想那黑影是什麼東西，連虎也有點害怕，再望那黑影已逐漸顯明，轉到那塊巨石前面來，同時黑影裏發出兩道碧綠光芒，像兩盞

明燈般，直射到崖腳，那東西又慢慢走離巨石，跨入草坪，一步步向那四隻老虎所在走來，到了草坪中間，全身湧現，甘瘋子借着月色定睛細看，見那東西統體烏油光黑，牛頭獅尾，長鬚披肩，自頭到尾，長約一丈有餘，高亦有八九尺，最奇一顆筩斗大牛頭，却只一角，從額上長出，二尺許長，角尖翹天，晶光奪目，立在草坪中間，兩道碧熒熒的眼光依然直注四虎，鼻子裏噓噓有聲，像蒸籠般冒出骨嘟嘟白氣，甘瘋子看了半晌，似乎就是「虎兇出柙」的兇牛，再看崖腳下四隻虎，個個尾巴直豎，前爪踞地，張開大口，露出滿嘴獠牙，似乎蓄勢待鬪樣子，兩邊這樣對峙了半晌，猛見那兇牛把頭向地一拱，震天價一聲怪吼，放開四隻鐵蹄，擂鼓般向崖腳奔來，這邊大的兩隻白額弔睛虎，首先一聲猛嘯，平地蹀起一丈多高，一左一右攔腰撲向前去，後面略小的兩隻虎，也接連幾蹀，竄到兇牛身邊，一個在前，一個在後，張開大嘴便咬，這樣四隻猛虎，四下裏把兇牛包圍，那兇牛猛襲過來，跑發了性，一時收不住腿，前後左右四隻虎又已撲上身來，說時遲，那時快，只見它一顆碩大無朋的怪頭，一俯一昂，當前的一隻虎，被它憑空掀起半天高，擦在一邊，同時四隻鐵蹄一陣盤旋，左右兩面同身後三隻虎，一齊擡開老遠，四隻虎在地上一陣翻滾，重又發起虎威，齊力撲上，這一來，四虎一兇，在草坪上來回馳逐，拼命狠鬪，只聽得吼聲動地，沙石飛揚，連當頭一輪明月，也似藏影匿

彩，黯淡無光，只把樹上甘瘋子看得駭然失色，胆子小一點的，怕不魂飛骨酥，跌落樹下，這樣足足鬪了半個時辰，眼看四隻虎合力奮鬪，還佔不到半點便宜，最可驚這幾隻銳利無比的虎爪，明明看得撲在兇牛身上，却難傷它分毫，想見兇牛遍身毛勁革堅，只看它把頭一低，身子一抖，近身的虎便跌出老遠，更可見力大無倫，正看得心驚目眩，忽見一虎狠命抓住兇牛鋼刀鬣，張口向頸項一路猛咬，後邊三隻虎也死命撲在身上，亂咬亂啃，不料那兇牛後腿一掀，向前一衝，便把附身三虎一齊甩落，前面那隻兀自抓住頸項死不放鬆，兇牛怒發，帶着掛在項上的虎，亂顛亂聳，繞坪奔去，被它甩開的三虎，在地上打了個滾，連聲怪吼，又向它屁股後面趕來，兇牛未待三虎近身，屹然立定身軀，把頭只一掄，尖銳的獨角一閃，立時聽得一聲慘叫，項上抓住的一隻虎，又被它頭鋒甩去丈餘高，直摔到崖腳亂石堆中，急看時，已是四脚朝天，一動不動，肚上一片白毛地方，像飛泉般射出一股血花來，想是被它那支獨角觥穿肚腹而死，兇牛觥死一虎，兩眼兇光遠射，鋼牙盡露，噴出許多白沫，格外顯得兇厲無比，把頭向後一看，頓時掉轉身軀，向追它的三虎直衝過去，那三虎看得夥伴死掉，似也氣餒，一齊掉轉身落荒而逃，兇牛格外氣餒十足，鼻子裏呼呼怪聲，放開鐵蹄，向後直追，這時樹上甘瘋子把困睡也嚇醒了，口渴也嚇忘了，却見得兇牛這樣兇狠，那三虎不免也要同歸於盡，恨不得

跳下去，一頓拳腳，把兇牛打死，但是四隻虎拼力尙鬪它不過，一個人如何有此力量，却想到此山有如此猛獸，明天自己下山，也是非常危險，猛然記起自己從縣衙出來原帶着彈弓，一路行來，藏在包裹內，自己這口鐵胎硬弓，發得又遠又準，力量也是不小，何妨取出來試它一試，僥倖把這兇猛兇牛除掉，豈不大妙，思想定當，慌伸手提過包裹，打開來取出彈弓，上好弓弦，又把滿滿一袋鐵彈，繫在腰上，順手又把包裹包好，身子移了一移，昂起身，半蹲半坐，向下面細瞧，那知他在上面解包裹取彈弓的一担攔，下面三虎中又死掉一虎，尙餘兩虎，似已精疲力盡，勇氣全無，正被兇牛追逐得無路可走，想逃上崖來，却又被兇牛在崖下堵住去路，甘瘋子雄心勃發，摸出一把彈子，扯起弓弦，覷得親切，輕輕喝着，只聽得兇牛身上卜卜幾聲，毫無動靜，原來兇牛遍體黑毛，非但光滑如油，而且根根鋼針一般又厚又密，彈子那裏打得進去，只一顆顆滑落地，甘瘋子不死心，用了十二分功勁，一陣連珠猛擊，雖是彈無虛發，無奈兇牛毛革實堅韌，連那虎牙虎爪急切裏尙難傷他，何況幾顆小小鐵彈，反而撩撥得它昂頭怒吼，兩眼兇光直射到樹上來，甘瘋子吃了一驚，急中生智，慌叩上彈子，用足功勁，窺準兇牛兩眼，大喝兩聲，着，着，事有湊巧，這時正值兇牛的頭上仰，又在崖下相隔不遠，兩隻閃閃放光鵝卵般的大眼，又易於覷準，上面喝着未絕，下面兩道綠光隨聲而滅，只聽

得崖下長長的一聲狂嘯，兇牛旋風般一陣亂轉，似乎雙眼睛瞎掉，痛楚非凡，却又野性勃發，亂抵亂蹴，鐵蹄起處，怪石飛空，如落冰雹，獨角所至，樹木飛拔，地陷成坑，這一來，頓時滿坪飛沙直捲，狂風怒號，連甘瘋子的大樹上，也振撼不已，嚇得鬪乏的兩虎，遠遠兒偎在一起，像貓兒一般，這樣奔騰了半刻光景，又見它嗚嗚幾聲猛吼，倏地頭角向地一伏，放開鐵蹄，箭也似的直向對面衝出，一忽兒，猛聽得天崩地裂價一聲巨震，那邊矗立的一塊晶瑩大石，嘩啦啦四分五裂的塌了下來，原來兇牛兩眼已瞎，只顧逞着野心，猛力衝去，竟不防碰在石上，把整塊石屏撞塌，這兇牛蠻力實在大得駭人，可是兇牛係血肉之軀，這樣一碰，也自腦漿迸裂，壓死在碎石底下了，甘瘋子遠在樹上，但見對面滿空石屑四飛，一時還看不出兇牛死與不死，却見坪角兩虎聳起身來，轟地發聲吼，連蹦帶跳撲向前去，虎爪齊舉，把塌下的來碎石塊一陣亂扒，便嚇然現出碩大無朋的兇牛倒臥在血泊之中，兩虎似也知道洩恨，頓時牙爪齊施，連毛帶肉一路大嚼，半晌，兩虎嘍嘴吮舌的回轉身，各自啣着死虎，拖上崖來，連死帶活，依然鑽入洞內，甘瘋子眼看兇牛已死，虎亦歸洞，人亦疲倦得不可言喻，料想自己所在，就是再有怪獸出來，也不致有礙，於是把彈弓扣在背上，寶劍繫在腰中，竟自抱膝睡熟，等到睜開眼來，紅日滿山，清霜遍體，一夜光陰，早已過去，回想夜裏光景，好像做了一場惡夢

立起身，向草坪那面一看，大吃一驚，再定睛細看時，只見那面無數碎石中間，另有小山似的一堆東西，金光閃閃，照人眼睛，看不清是何怪物，却不見兇牛屍骨何在，正詫異擋口，猛聽得頭上嗤嗤怪響，一抬頭，只見大樹直幹上蟠着一條錦鱗赤眼粗逾担桶巨蟒，下身緊纏枝梢，上身綵練般直掛下來，全身有十餘丈，正對着甘瘋子張着血盆大口，兩支火苗般舌信滿嘴游走，腥涎直滴，這一嚇非同小可，也顧不得離地高下，順手撈起包裹，一提氣湧身向崖下跳去，照說崖上跳到崖下，足有十幾丈高，却因橫出的枝幹，勢向下墜，比較崖面低了不少，甘瘋子又是善於輕身功夫，從枝杈上騰空般跳到草坪，幸喜不會損傷，也顧不得回頭再看，腳踏實地，便飛步向前奔去，這一跑正向那座金光閃閃的小山奔去，在樹上睡眼朦朧未及看清，忽遇當頭怪蟒，一時逃命要緊，未曾慮及此處，此時飛步奔來，值距不過五六丈路，已看清是大大小小千百條金光燦燦的怪蛇，蟠住兇牛屍首，蠕蠕而動，又把甘瘋子嚇得望後倒躲，回頭一看樹上，那條巨蟒已游身下來，甘瘋子急得滿身是汗，四面一瞧，看得前面草坪盡處，除出正面一堆怪蛇擋住走路，兩旁盡是劍林般的怪石，高高低低，犬牙相錯，實在不易下脚，可是逃命要緊，也顧不得許多，不管三七二十一，接連幾縱，奔近石林，檢着路爲方正一點的，便奮身跳上，不暇細看，兩臂一張，似飛鳥般從石尖上一塊塊縱了過去，好容易脚不停趾，繞過蛇堆，漫過石林，跳下地，透了口氣，便拔腿向山下飛跑，一口氣，從磴道盤下峭壁，又到了昨天留連的峯腰，那條飛瀑，兀自銀龍般飛舞不已，這時甘瘋子氣喘汗流，

喉中像火燒的一般，一見這瀑下淙淙清泉，格外鼻口生烟，慌慌爬在溪邊，用手掬着泉水，盡量喝了十幾口，才覺遍體清涼，驚魂安定，却已無心賞鑿銀瀑，也不敢再作直上峯巔之想，尋着下山磴道，急急走下山來，到了山脚，略自休息，吃點乾糧，便繞出天柱峯，奔向前程，一路探幽尋險之興，也減却不少，不日便到了福安縣鴛鴦峯，會着錢東平，兩人一叙契闊，甘瘋子便把失銀棄官的事，從頭至尾，說了一遍，錢東平說道，如果那批庫銀，果是鐵扇幫所爲，你倒來得湊巧，因爲鐵扇幫老巢雖在武夷山內，新近恰與飛龍島聯姻，姓艾的首領，常在島內留連，不大到武夷山去，而且霞浦百笏嚴，也是他們的聚會之所，霞浦距這裏甚近，甘兄想下偵探功夫，倒也容易入手，不過小弟隱居於此，絕不與聞外事，上面所說，都是道聽塗說，究竟其中真相如何，甘兄慢慢細探便了，甘瘋子聞言大喜，錢東平又代他畫策，喬裝一個江湖劇盜模樣，捏造了名姓來歷，假充慕名拜山，先投入百笏嚴磯內，然後見機行事，不料初到頭一天，還未見着飛龍島主，却巧遇上游一瓢了，以上便是甘瘋子對游一瓢說明自己的來踪去迹，話已表明，又應接說游一瓢師徒四人商量回到雁蕩的事，照錢東平意思，甘瘋子雖然棄官如遺，從師心切，可是七萬多兩庫銀一案，尙未探得水落石出，如果真是鐵扇幫所爲，豈不白白便宜他們，龍湫僧也主張好歹到飛龍島去偵探一下，有老師在此，怕他們怎的，游一瓢聽他們議論紛紛，微微笑道，如在庫銀本身上講，送進湖南藩庫，同搬入飛龍島盜穴，絲毫無異，現在世界，官盜有何分別，再說他目前已無職守，何苦爲不相干事操心，而

且飛龍島主同艾天翮已從海底地道，將百笏嚴全家遷入飛龍島，咱們一時也不易深入，至於俺這一擋事，却與飛龍島主無關，完全是艾天翮夫婦的詭計，其中原因複雜，你們尚未了解內中詳情，須待俺回到雁蕩，問明俺夫人才能決定主意，不如暫且丟開手，待你們自身功夫到了爐火純青地步，尙有比現在重要萬倍的大事，待俺們同心去做哩，三人一聽此言，便跟着游一瓢直赴雁蕩，先到靈岩寺住了一宵，次日一早又同上雁蕩峯頂雁湖湖畔，尋着游一瓢夫婦偕隱的舊廬，進去一看，却找不着緞蘭影子，草廬內也不像有人住着的樣子，游一瓢暗暗疑惑，猛一抬頭，見壁上釘着一張顏色褪舊的信箋，取下一瞧，吃了一驚，頓足道，豈有此理，相處這些年，難道連俺爲人還信不到底嗎，總是她涵養未到，不能明性見心，了澈真如，可是俺也有疎忽之咎，如果不誤中毒蠱，何致耽誤日子，以致錯過機會，不能摘奸發伏，當面解釋，說罷，長嘆一聲，把手上信箋交與三人同看，三人一看箋上寫着那晚百笏嚴緞蘭憤而出走的先後情節，後面另外一行，還題着一首，詩曰。

「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濁。清濁自殊途。一笑謝塵俗。」

「讀者注意」

本小說第五第六兩集格外警闢新奇現已排印不日即可出版以前千頭萬緒的故事都在最後第五第六兩集內逐步結束其筆力矯健結構嚴整早已有普遍的認識固毋庸代爲鼓吹也

總經理處啓

影攝劇排

須徵同意

版權所有

究必印翻

部說篇長裁別俠武

集四第吟龍嘯虎

錄琵琶銅板鐵名原

加另費郵

角九價售册每

著作人 紹興朱貞木

發行者 大昌書局

印刷者 天津東方印刷局

總出經版
售兼 天津大昌書局

(法租界三十號路效康里三十六號)

代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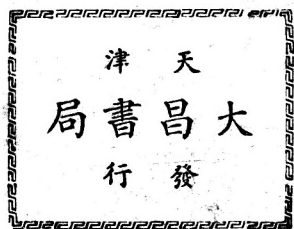
中華民國三十年六月出版

虎嘯龍吟

第六集

第五集

正印在刷中
每集實價九角



實價九角